

873.514 / 3015.2

新 中 學 文 庫

失 樂 園

密 爾 頓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世界文學名著

失樂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版

(82264)

世界文學名著
失樂園 一冊

Paradise Lost

定價國幣伍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John Milton

原著者 傅東華

上海河南中路

發行人 朱經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失樂園

卷一

提綱

此第一卷，欲將全書題旨，略略點明：首言人違帝命，因失樂園；次敘墮落主因，乃由撒但。復言撒但叛帝，陰結天使，助己作亂，遂觸帝怒，併逐出天，墮諸地獄。此事敘訖，突入中心，言撒但與徒，在地獄中，不勝悲苦。唯此地獄，非在「中土」，乃在冥區，名之「洪荒」，方爲至當。（緣當其時，天地

未分，縱已判分，未應蒙禍。）撒但於此，與其徒衆，並臥炎湖，經受雷擊，倉黃驚怖。歷許久時，方如暈蘇。乃見身畔，臥一天使，以品位言，居己之次，遂命醒覺，相對吁嗟。復命餘衆，亦皆覺醒。衆徒既起，紛紛紜紜，排列成陣；其間首領，後在迦南，與其隣境，並成偶像，奉祀爲神；茲據所稱，歷舉其名。繼敘撒但，對衆演說，藉慰衆心，言彼天庭，可望復得。末復告衆，昔有預言，更聞傳說，云有新世新物，不久將出。乃命諸靈，齊來會集，共證斯言，並商策略。彼時諸靈，與采蓬勃，衆手齊舉，有所建設。剎那之間，判

地摩寧，巍然崛起；諸魔巨頭，於茲會議。

在天的繆司，敢煩歌詠，

詠人間第一遭兒，違帝命，

都只爲偷嘗禁菓，招災皆，

伊甸園中住不成，

致落得人間有死難逃遁，

受盡了諸般不幸，

直待個偉人入世援拯，

方始得重登福境。

在天的繆司，您在那神祕的何烈山巔，西乃山

頂，

嘗感發當初那牧人，

使教導那天寵之民，

俾知天與地怎自洪荒分判成，

或若那郇山上，您更喜登臨，

下有西羅亞，傍廟長流溪水清，

我便向那裏呼告您尊神，

願尊神助成我這艱難歌詠，

原來我這歌辭意趣不平，

思飛越那愛奧尼山，高峻，

去追跡一段由情，

向未經鋪敘成文，謳吟成韻，

猶歎聖靈，您在諸殿裏，喜的是正直

純潔之心，

願您教訓，爲的您一切知情；

您自始（四）便在當場作見證，

您曾把巨翅兒振，

如鳩樣，覆翼那洪荒曠境，使它胎孕；

我心中蒙昧，願得您獨照光明，

我意趣卑低，願得您提挈引，

俾我這詩意旨臻高境，

庶可以發揚那無疆的造化功程，

使人間得把天心悟領。

請先言，——爲的天上事瞞不了您的眼，

地獄深淵，您也諸事都明見，——請先言：

想吾始祖（五）處境本安恬，

深得上天寵眷，

却緣何忽對造物主中途叛變？

他二人主宰人間，無稍缺欠，

却只因一事受拘牽，（六）

怎便違犯上帝的心願？

且說這不祥的叛變，

是誰人首先鼓煽？

却原來是那兇惡的蝮蛇施爲狡計，（七）

致使我人間之母受他欺，

溯根苗，都由仇恨起；

他彼時正爲驕橫，遭天逐斥，

率領着衆天使恣行無禮，

心欲得同僚戴己，

自謂與至尊（三）抗衡相匹，

遂敢覬覦神器，

作亂弄兵，橫行無忌，

却無如終不利。

那萬能之帝，乃使炎炎烈火熾，（二）

將他擲自蒼冥裏，

沉淪焚熾堪驚悸，

直落入沉淵無底，

在火裏，被金剛鎖鍊牢羈繫，

便算這膽敢向神挑戰的相當懲治。

計約人寰九日夜時間，

那魔和衆伴有力難施展，

只轉輾在那烈火的深淵，

縱然他是超凡質，也須瞑眩。

這刑罰，却使他蘊怒有加無減；

他一來痛惜歡娛失墜難回挽，

二則恨這無窮痛楚有如煎：

偶舉悲眸觀四面，

但覺得悽楚憂愁滿眼，

不期忿恨凶橫氣更添。

迨更極目光四眇，

則見那悲淒境地荒茫無際限。

四周遭，是個怕人的牢監，
宛似在洪爐裏烈火炎炎；
那火却無光燄，
只可辨黑茫茫一片，
徒教險象分明顯；
這是個悲愁境界，慘影沉懸，
安逸和平併難見；
希望盡人都及遍，
却只難期到此間；
但有的痛楚相連，無期得免，
那火有如洪水橫流泛，
無盡的硫磺燒焚不稍間。

這便是那無疆主宰爲叛徒設備的地點，
便是爲他們在洞冥中制定的牢監，
也便是專爲他們劃定的境限，
其距天光帝座，視天極距中心三倍遠，
其間凡事懸殊不似天。
彼時和他同墮的衆伴，
也都因那烈火的狂潮瞑眩，
他未幾便已察見；
其中便有個滾到身邊，
那魔也多能勇健，
比自己只差一間，
論罪惡也在伯仲之間。

日後那魔之名別西卜，

將在帕勒司廳（三三）地方重出現。

彼時那禍首凶元，

（因是撒但（三三）之名天上傳，）

便開始揚聲破岑寂，

對他同伴出狂言：——

「呀，却不道就是您！

這是何等的沉淪！

想您當日在那快樂光明境，

光輝周體軼羣倫，

怎而今便變得這般形景！

您和我同心同德結同盟，

共向那光榮路趁，

願同患難共冀大功成，

如今竟也和您遭同命；

且看您和我自何等高天下隕，

隕落得何等淵深：

今而後，方知他（三四）挾持雷霆，

確比你我都強甚；

又誰會料那刀兵這般凶狠？

只是我不因怕那刀兵，

也不因怕那多能的勝利者，逞怒忿，更施刑，

便爾從茲悔恨；

且我外表光輝雖滅褪，

却移不得我初衷堅定，
也改不得我那傲慢之心；
爲的我有功勳被貶損，
故縱他威能絕頂，
也要與一較輸贏，
因號召無數精靈，
咸舉刀兵，齊來力併，
原來都不喜他管領天庭，
却願奉我爲首領，
遂於天上郊原列戰陣，
向他那至上威權挑釁，
使得他寶座也遭撼震。

如今雖失利，有甚要緊？
尙未至全盤輸盡：
我尙有不撓意志，迫切仇心，
忿恨永難消，勇氣終難冷：
這四端，豈不是至難克勝？
他縱然震怒展威能，
終不能強奪我這光榮品性。
至若卑躬屈膝，向彼求恩，
竟對他權力如神畏敬，
那才真甘鄙賤，自沉淪；
原來他經我此次刀兵，
已深慮國本動搖，不無懷懷；

你我若竟此輸心，

將落個羞辱污名洗不淨；

一來爲，你我生來都有命，^(二五)

既具這神力神能，^(二六)

復稟這清真實素，^(二七) 斷難克勝；

二來爲，你我以此番失敗爲懲，

他日謀計加精，刀兵重整，大可望功成，

決要和我們那不解的大仇再一併，

非力服便教智勝——

他如今新得利，正大歡欣，

獨竊據那天庭之政。』

那背信的天魔語若斯，

實則心中痛欲死；

他口裏狂言大肆，

却覺異常失望，楚若酷刑施；

無何，他那狂妄的同儕答言如此：——

『啊啊大王，您是那得座精靈^(二八)的首領，

嘗統率諸撒拉弗作戰陣，

出此無畏的駭人行徑，

使上天無極的君王也大震，

把他的至上威權量秤，

將必因您欲顯本領，

抑係運命機緣造就成！

這不祥事，我已見分明，深悔恨，

只因這可悲的敗績，

遂教你我喪失了天庭，

又致這多能之衆也復遭殃墮隕，

想我輩神靈天質，

算淪亡，至此已經止境：

因我輩雖則光輝已滅盡，

雖則歡娛已湮滅在無窮苦境，

却仍有心意精神難可勝，

元氣也使須恢復無稍損。

只是我對我們的征服者，

如今不由得要信彼全能，

因若不然時，他怎能勝我等？

若還他保全你我的氣力精神，

只爲的要你我能將苦忍，

藉可以洩他的仇忿，

或又爲要把我們當作戰利品，

隨他使役作奴身，

或工作在這地獄火中心，

或奔走在那幽暗洪荒境——

若還恁地時，你我便待怎生？

因若這未損元神，無窮性命，

只留着受無窮的苦刑，

你我又何樂於完整？

於是那惡魔魁首急急將言應：——

「您這沉淪的基路冰，」

無論是行事熬刑，唯餒弱至堪憐憫：

只是這一點，您應深信——

行善事，決非是吾曹本分，

長作惡，乃你我唯一的歡欣，

因如此，方算是和他抗命。

他若還憑他的睿聖，

意欲從吾曹邪惡偏教善事成，

你我須便勞心，從中作梗，

必使善事中仍覓得爲惡的塗徑；

我倘還不錯忖，

這辦法，當能常使他煩惱焦心，

並使他思慮紛歧失準。

只是你看！那忿怒的勝利者，已把他的復仇使

者召返天門：

那迫擊我們的硫磺雨陣，

如今已失勁，業使天崖火浪平；

那雷霆，挾赤電奔馳怒震，

今亦殆已把箭竿用盡，

聽洪荒曠莽，已不開霹靂之聲。

這機會，殆由我們的仇敵藐不經心所造成，

或因他已平忿忿，

你我須不可讓他逃遁。

您不見那可怖的郊原曠境，

荒涼寂寞絕人行，

不見光明，但見有慘澹幽青微映？

你我須急跳出這火濤，向那荒原進；

到那裏且圖安息，若還有安息能尋；

然後把我們那受創的殘軍重整，

再商忖，今後應如何方能最痛敵人心，

應如何方可彌補自家的虧損，

並擬如何挽救這災情；

倘希望未盡，思如何謀取援軍，

倘希望已泯，思如何解危釋困。」

那撒但，和他身畔的同僚這般議論；

其時他昂頭出浪頂，

雙眸灼灼閃光明，

身伏在火浪之心，

龐然直挺，平浮數十尋，

恰便是神話書中所道稱，

和那布賴亞里阿(一)一樣容形，

或似那泰豐，昔日曾營巢在塔蘇斯之境，(二)

這都是泰坦的族類，地生的巨人，(三)

嘗與天上的育夫(四)鬪勝；

或又似利佛但(五)居在蒼溟，

乃上帝創造的最大生靈。

據海上人云，那海怪偶在挪威海上寢，

常有小舟舟長入夜迷途徑，

錯認做孤嶼亭在海中心，

便在他身旁穩風處維舟下棹，

將錨插入鱗中進，

眼巴巴直盼到天明。

彼時那巨魔被繫在炎湖，龐然直挺，

也正似這般形景。

他本來永不得昂頭再起身，

只因那主宰羣倫的天帝寬大爲心，

任他且把奸謀逞，

庶幾他爲禍他人，

終落得罪孽層層，刑罰更難逃遁，

並使他心下自分明，

知自己一切奸謀邪行，

只落得爲他所引誘之人，

博得無窮慈惠和憐憫，

却爲己停冤佇恨到終身。

那魔於是聳偉軀，擺脫炎湖，

攪得身邊火燄都斜注，

轉身時，暫屯出一片空虛處。(三)

然後張巨翼凌空高舉，

致使塵氛載重不勝苦。(三)

直待至脚登陸地方停駐；

那陸地，也經被火成焦土，

與湖中流火無殊，

故其色，有若地底狂風將山自只洛勒斯初拔

去，(三)

或拔自那震烈的挨得納(三)山緣如鋸，

原來那山中有燃料潛藏貯，

受風吹火着，勃然騰舉，

助風勢，落得煙臭中只剩一番焦土。(三)

他那不幸的雙腳，便在這其間踏履。

無何，他的至親伴侶，也隨他飛舉，

咸以得脫冥流自矜詡，

儼然以神明自居，

謂是氣力復元功乃舉，

却不道全出帝心容許。(三)

於是那墮落的大天使，(三)乃對他同僚發

語：

『這豈便是我們失去天庭換來的境土？

那天上光明爛如許，

怎換得這樣幽冥悽楚？

也罷，且由他去，

爲的如今他是天庭主，

欲有所爲，無不由他部署；

故不若離他遠處；

縱然他理性與你我無殊，

力量却超儔伍。

長別了，幸福的樂土，歡娛所永居！

福哉，恐怖福哉，冥府！

還有你，深沉的地獄，

且歡迎你的新主，——

我如今帶得個心來，

不因得地點時間改吾平素。

良以心是自家的宅宇，

它可以化地獄作天堂，

也可以化天堂作地獄。(四三)

我但得保吾舊故，

縱易地，又何殊？

且若只除那挾持雷霆的愧不如，

我又何嘗改變差毫許？(四四)

你我如今在此居，

至少得逍遙自主；

那萬能者造地獄，諒無可羨妬，(四五)

將不致把我們斥逐驅除：

故你我於茲掌主權，庶幾能鞏固；

若依我取去，以為縱在地獄，

這主權也值得我們霸據；

蓋與其服役在天庭，

不若掌權在地府。

只如今我們那些忠義友人，沉淪伴侶，

都尚在那迷惘的湖中不勝驚怖，

何不也招來一同居此無歡的宅宇？

寧不可部伍重興，兵戈再舉，

冀天庭已失的重新恢復，

免教重受沉淪苦？」

那撒但這般議論，

別西卜便將言應——

「您是那光明部隊的首領，

除却那全能神，曾無人得能制勝！

他們一經聽得您這聲音，

覺是憂危恐懼中得希望的最鮮明保證；——

原來您這聲音，他們危急之中常得聽，

每當那戰鋒吃緊，

這便是他們進攻的信令，——

故便須膽氣重張，精神再振，

縱如今身在那炎湖俯伏爬行，

也猶你我當初駭懼沉迷情景；

却也怪不得他們驚震，

爲的都經那無窮高處墮！」

他此言猶未竟，

那惡魔魁首，便已舉步向湖濱；

他將他的沉沉巨盾掠在背心，

那盾圓形重笨，乃是天中所鍊成。

當日那多斯加藝士居於阿諾境，^(四)

常自斐所勒^(三)山巔窺遠鏡，

觀察那黑點依稀的月輪，^(四)

冀察見山河新境；

那撒但肩頭的巨盾，

便也似這鏡裏團圓影。

他又挂長矛一柄，

即使那大船主伐作桅檣的挪威山上最高松

本，

比起它時，也只抵得一枝光景。

他彼時挂矛而行，

爲的是那方土地熱如焚，

故步履不若在天時穩。

他却能強熬忍，

終得達那炎炎烈海濱，

便揚聲呼喚着他的師羣。

那時諸天使盡已喪神魂，

堆積得密密層層，

好似那伏龍卜洛沙（28）溪裏秋葉落紛紛，

上有伊特魯立亞（29）的叢林蓋蔭；

或又似海上飄浮的菅草散紛紜，

值那武裝的奧賴溫使起狂風緊，（30）

激動了紅海之濱，登時巨浪興，

那時標賽立斯食言懷毒狠，（31）

正率領孟斐斯（32）的騎乘，

追逐那歌珊寄寓民，（33）

因悉被狂濤捲沒無遺蹟，

反使那逃民登彼岸，(五)

眼看着他們的飄浮尸體破車輪。

彼時那墮落沉淪的諸天使層層相枕，

也正似這般形景，

一個個身在那火浪浮沉，

驟遭此駭人變故，心下不勝驚。

那撒但高呼作大聲，

使地獄隆隆都震，

呼道：『你等衆王侯，諸戰士，盡皆是天國之英！

那天國本屬你等，

倘還因這番挫折，便驚惶至此形景，

從今後應難再進！

豈你等因戰伐辛勤，

故竟此暫休勞頓，

竟將此認做天庭，欲圖安寢？

抑作這頹唐形景，

便算屈服吾曹的敵人，

誓不敢和他再抗命？

殊不知他如今，

正遙望着你等撒拉弗和基路冰，

輾轉在狂潮滾，

干戈旗幟散落亂紛紛，

行見他那天兵疾迅，

見有這機隙可乘，

便要降落自天門，

將我等重行蹂躪，

或又使連環雷震，

將我等打入幽冥最下層。

故你等須速醒，須速興，

否則沉淪無止境！』

那衆天使聞言，一個個慙愧不勝，

便急忙都將羽翼振，

譬如人當值更偷寢，

適被上司撞見急抬身，

兀是惺忪未清醒。

那諸魔，也非不見所處是危境，

非不覺痛苦交侵，

故卽紛紛起應將軍命。

那時情景，就譬如昔時埃及國災禍來臨，

那暗蘭之子，手揮神杖海之濱，(卷五)

喚起漆黑如雲的蝗陣，

趁東風飛翔無定準，

使得那尼羅流域，法老國境，(卷五)

霎時間暗若夜冥冥；

那時衆惡魔羣起紛紜，

也得毋類此災蝗陣，

盡飛翔在那地獄頂，

上下四周俱有火燒焚，

直追他們的大蘇旦（毛）舉起長矛作號令，
爲他們指點途徑，

這才舒卷了翼兒平穩，

飛集那硫磺地境，

頓使個平原壓塞得不留分寸，

便是那北方蠻國號雄兵（美）

當驅策那冰天的子弟南侵，

勢如洪水奔流進，

直下那直布羅陀的海峽，

瀰漫在利比亞的沙漠無垠，

却也未見有這樣層層的密陣，

經過多惱來因兩河境。

彼時諸魔中各隊先鋒，各班首領，

忙都擁向他們的大司令——

一個個狀貌如神，殊比凡人勝，

盡都是尊嚴的君后，得座的精靈；（美）

却只因作亂謀奸背帝心，

天籍上業已不留名姓，

生命書（美）中已削名。

便是那夏娃的子孫，（美）也未把新名相贈，

直至因帝心容忍，

任他們且在凡塵混，

藉可以探試世人心，（美）

把誑言詐偽，誘得世人大半乖違造物神，

竟對他的光榮大不敬，

褻瀆做野獸之形，(六三)

並用輝煌儀注，將魔鬼禮拜作神明，——

直待這時辰，那諸惡魔方在人間得名姓，(六四)

都成了各般偶像，享受異端的禮敬。

繆司，請言這將來諸偶像之名：

當他們聽得那大帝(六五)一聲號令，

都自那烈火之牀夢醒，

一個個按序分倫，

撇下了那魚龍混雜羣，

追隨到那首領所在的不毛之境，

那時誰爲先導，誰是殿軍，

願得您詳言名姓。

原來這其間的諸首領，

後來都脫離地獄，作祟凡塵；

他們的座位，竟敢與帝座齊倫並等，

他們的廟祀，竟敢與神廟比宇連楹，

備受那四國萬邦的禮敬，

也不怕耶和華隆隆雷震，

自那二噤嚙啗搭座的郇山頂；(六六)

甚至把他們的神龕穢物，

直放入上帝的廟寢，

把褻瀆事污穢了禮筵潔聖，

又把他們的黑暗，去對抗上帝的光明。

就中第一個，摩洛爲名，(七)

乃是個可怖魔君，

身染着人類犧牲的血腥，

與夫父母哭兒的淚瀋；

每當那鼓發聲震，(八)

嬰兒們做了他那猙獰偶像犧牲品，

在火裏慘哭一聲聲，

做父母的竟無聞聽。

他受那亞捫 (九) 人的禮敬，

血食在拉巴的水城，(十)

以至亞珥哥伯巴珊，直達那亞嫩河濱。(十一)

他得此淫邪的地境，却是意猶未逞，

更憑他那欺人的本領，

誘惑了上智的所羅門，(十二)

竟爲他立廟建祠，在那蒙污的山頂，

與聖廟抗宇爭衡，

又把欣嫩 (十三) 的秀谷，封作他神聖之林，

因而那谷便有陀斐特之號，格很拿之稱，(十四)

意謂已變成地獄幽冥。

其次一魔名基抹，乃摩押的子孫所畏敬，(十五)

其祀地，自亞羅珥至尼波，直達亞巴琳山極南

的荒境；(十六)

復有那希實本，與何羅念，西宏所領，(十七)

在那息白馬 (十八) 曠谷之外，有葡萄常蔓生，

更管及以利亞利，直在那櫪青湖濱；^(六)

後來他又別名叫毘珥；^(七)

去蠱惑那以色列之民在什亭；

彼時以色列人方歸自尼羅境，

爲他建淫祠，崇禮敬，

致落得帝心震怒降誅刑。

他却仍未饜貪心，

直將他祀地推廣到那邪僻的山根；^(八)

與摩洛殺人的叢林相並，

遂致「凶惡」「貪婪」結了隣；^(九)

終至善良的約西亞，將他們驅入幽冥；^(十)

同時，白那古昔的伯拉河濱；^(十一)

迄埃及與敘利亞界河之境；^(十二)

其間處處方方祀僞神，

男的統名爲巴力；^(十三)

女的亞斯他錄是通稱。

原來天上精靈不拘性，

欲男欲女可隨心，

或且陰陽具一身；

爲的是，他們的本質柔軟輕清，

無待肢筋作膠筭，

自不若肉軀重笨，

也無須脆骨支撐；

他們都隨意爲形，

或濃或淡，或暗或明，
只看所作事情爲準，

利空中自在飛行。

都只因這班魔道，

那以色列的種姓，便棄了賦予生命的真神，

(六七)

冷落了他的聖潔祭壇，不勤禮敬，

却去膜拜那獸畜之形。

因此後來臨戰陣，

他們的頭顱，便也似膜拜時那般情景，

盡在那可賤的敵人矛下隕落不能伸。(六八)

與這諸魔一隊同行，

中有個名亞斯它勒，

斐尼基人則呼阿士塔提名；(六九)

那魔有天后之稱，(七〇)

首生雙角亭新月形；(七一)

那西頓 (七二) 地方的處女，每當月夜光明，

便對她的輝煌偶像頌歌行禮敬；

卽在那郇山地境，(七三)

也時聞頌彼的歌聲，

她有廟在那污邪山頂，

乃是個好色的君王 (七四) 所始經營，

那君王心地本聰明，

却因惑於那些妖像，(七五) 沉迷不醒，

竟不恤屈身恭自祀淫神。

繼來的名曰搭模斯，^(參)

一年一度受創在利巴嫩，

值夏日，阿多尼斯河水全殷，

相傳是那魔血染而成，

那敘利亞的婦女，都爲他悼傷運命，

盡把淫詞豔曲哭弔幽靈。

這傳說波及郇山地境，

女兒們也爲他洒熱淚，憑弔泣嚶嚶，

被以西結異象中見此形景，^(參)

深慨異端偶像污辱聖牆門。

又繼此而行的僞神，^(參)

見己像爲奪來的約櫃^(參)所毀損，

頭顱雙手兩離分，

仆倒在自己的廟堂門，

致使他的崇拜者引爲恥恨，

他自己也着實傷心：

他名叫大袞，本是個海裏妖神，

上截人形，下截魚形，

却有個廟宇，在亞實突，^(參)巍然聳挺，

帕勒司廳盡人皆畏敬，

以至於迦特，亞實基倫，以革倫，^(參)

直迄迦薩，^(參)的邊境，

處處方方皆奉信。

繼此而至者名曰臨門，(103)

有廟在大馬色 (104) 秀麗之境，

當那亞罷拿法珥法兩清流 (105) 腴沃的河濱。

這僞神，也敢與帝廟爭衡比勝；

他嘗失却個癩子之心，(106)

却引得個君王來奉信；(107)

那王名爲亞哈斯，便是那地方的征服人，

原是個無道昏君，

因被此魔誘引，覺原來的聖廟威儀殊遜，

便改作敘利亞的體式模型，

備於中焚獻不潔的犧牲，

向他征服地的諸神禮敬。

又繼此出現的則有一羣，

盡皆自古已知名，

是爲奧賽烈司，埃西斯，和刺斯，(108)

與夫此輩的侍從們，

一個個怪狀奇形，(109) 具有妖魔本領，

蠱惑了那狂迷埃及人，

致使她的祭師們，

都尋這些獸狀的遊神來奉信。

這風氣，也傳到以色列的國境，

在何烈，嘗把埃及的貨金 (110) 鑄作犢牛形；

更有個叛逆之君，(111)

使這罪倍加一等，(112)

在伯特利與但二境，

各把造物主耶和華裝作了食草牛形，

致當他自埃及及邁作歸程，

那國中的長子，便與這畜鳴之神同運命。(二二)

最後，是彼列(二三)進行作殿軍；

墮落諸魔中，莫如他怙惡不悛，

也莫如他放縱荒淫；

他並無壇廟享犧牲，

但當那叛教的祭師對天不敬，

把奸邪淫亂充斥了上帝的宮庭，

若以利諸兒(二四)的行徑，

則祭壇神廟，又誰得如他足跡勤？

他又勢力及朝廷宮禁，

和那繁華的市城，

其間喧鬧連天震，

有百般無道荒淫；

每當街衢上暮夜沉暝，

常見他的信徒們，酗酒橫行無忌禁。

只看那所多瑪街衢之事，與基比亞一宵情景，

(二五)

竟須把客中的寵妾，來饜寒此輩的強暴姦淫！

這諸神，論品位，論本領，並居首等，

自餘的枚舉不勝，

雖則那愛奧尼諸神聲名也大震；(二六)

那諸神，受雅完(二二)的子孫奉信，
後來更被他們認做了始祖宗親。

內中有個名泰坦，

乃是天所首生，同胞多季昆，

被乃弟薩騰，(二五)奪了他天生的權柄：

後來薩騰，也從他和里亞(二六)親生的兒子受

了一般的報應；

於是育夫(二七)竊據親權號至尊。

這弟兄父子相奪遞爲神，

始則在克里特的伊達山間(二八)受人奉信，

繼乃居雪罩的奧林帕斯山頂，(二九)

把中段的空氣管領；(三〇)

或又在特爾斐，多度那兩方時顯聖，(三一)

威靈普及了多利安人(三二)的地境；

更有的，則隨薩騰逃過亞得里亞(三三)海，

到那西方田野(三四)去安身，

又越過克勒特的郊原，(三五)

直把那天涯的羣島(三六)都窮覓。

彼時那諸神各與其羣，

紛向那平原湧進，

一個個面帶着沮喪神情，

卻又隱約間微露一絲高興，

只爲見他們的首領，

似乎希望未全泯，

因覺自己也未沉淪到止境；

原來那首領的面容間，

也一般的憂懼與權欣交併。

只是他不久，便恢復了他那向日驕橫性，

故作大言炎炎期聳聽，

一句句似皆中肯，

遂振起大衆的頹靡精神，

祛卻他們的懼悚：

他於是徑發號令，

響似那戰地號筒聲，

令把他那威武的旌旗立刻陞。

當有個頗長的嗒嘮，

阿撒瀉勒是其名，(三三)

認這可矜的榮譽是他本分，

便把那帝旗展出自光輝旗棍，

將它植得高高如筆挺，

光耀似風裏流星，

上飾着天上刀兵獲掠品，

燦爛似金光閃耀聚奇珍；

其時號筒吹得軍歌緊，

大衆齊呼聲裂幽冥的穹頂，

並震駭那冥如長夜的洪荒境。

霎時間，見論萬旌旗閃出自朦朧昏影，

光輝盪漾，一似那東方的初景：

同時有無數長矛簇似林，

並見金盔攢聚閃光明，

列盾密成行，積厚寧能計尺寸？

倏又見大衆列成方陣，

合着那多利安調的簫管之聲前進，
(三)

其音高抗連天震，

有若那老英雄久經戰陣的歌聲，

並非同暴怒狂鳴，

卻是激昂而健穩，

能令人不因畏死欲逃奔；

又響得嚴肅莊矜，

無論使仙凡人聽，

都不由要減卻他的憂傷疑懼，慘痛愁情。

如是，大衆一力齊心，默默前進，

把步伐協那溫柔的笛韻，

渾忘卻脚下炎炎如火蒸。

不一刻，已行近他們的首領，

看那閃耀刀兵，森然長陣，煞堪驚，

一個個，狀若古時戰士，矛盾手中擎，

靜候着那首領的一聲號令。

那首領，舉起他老練的雙眸，

掠過那執戈的方陣，

瞬息間，已將全陣看分明，

見一個個容顏體魄有如神，

一行行排列都齊整，

然後又把全陣人員計算清。

彼時他意得心欣，

愈益驕矜愈強硬：

爲的是自有生人，

從未有雄軍與此相形，

而能不若那常遭鶴襲的侏儒陣，(二三〇)

縱教那弗雷格勒的全族巨人，(二三〇)

合併那底比斯交鋒的好漢，(二三〇)

易力安神助的雄兵，(二三〇)

更加上那著名於裨乘，

攸忒之子所率領，(二三七)

不列顛布勒通的騎士紛紜，

以及愛斯潑拉門，蒙太朋，

大馬色，摩洛哥，特勒皮遵，(二三)

那些耶教與異端比武的豪俊；

再併入，當查理曼與羣臣傾覆在豐特勒皮境，

(二三九)

自非洲別色他遣發之兵，(二三)

也還抵不上那羣魔陣。

原來那羣魔勇武，人世絕其倫，

卻又都貼服他們的威嚴司令。

那司令狀貌儀形，好一似高塔一尊，

在羣中巍然聳挺。

他那原有的光輝未滅盡，

仍不失天使的容形，

只不過那盈溢的榮華稍減損；

譬如朝日自東昇，

遇天涯霧氣濛濛，光芒被阻梗，

或又如月蝕朦朧半暗明，

使人君見災異心中自警。

他彼時縱是光輝滅等，

卻仍明耀冠其羣：

特不過顏面上留着深深雷擊痕，

兩頰上刻着憂愁的皺影，

而那眼底眉心，則仍顯驕矜於氣色，無畏神情，

只等着要報深仇恨。

那雙眼，凶燄縱橫，

卻又時露出哀憐和悔恨，

爲的見他那犯罪同人，

本安住天堂福境，

今也陪他一樣苦沉淪——

心念這百萬精靈，

都只爲自家謀叛枉受災刑，

喪卻光明，自那天庭隕，

卻依舊貼然忠順，

更教他心內不安寧——

又眼見他們的容華衰損，

譬若那林間橡，山上松，
被雷火燒焚，禿了婆婆頂，
卻依然焦草裏昂然筆挺。

彼時那首領預備開言示訓，

便見那雙行的陣線，將兩翼徐徐包進，

成了個半月之形，羣矛森豎在頭頂，

圍住了他們的首領，

威肅靜凝神而聽。

那首領，三番欲語不成聲，

只爲心縱驕矜，也不禁悲傷涕淚零；

久始把言詞雜感慨而齊迸——

『啊，爾等萬千不死的精靈！

除卻那全能的，曾無能比勝！

說起今日事，誠哉可痛心；

只看你我沉淪至此境，

變幻得這般形景，

令我欲言心忿恨！

只須知你我這場奮鬪非是不光明；

看爾等協力齊心，

看這樣威嚴巨陣，

縱然有識力潛深，

智足先知能料付，

又誰慮竟不免敗亡蹟頓？

卽如今，你我既已空天而隕，

若說有此雄軍，

而不足自拔再高昇，

去恢復那原來的地境，

夫又誰能信？

至於我，倘有異心，

不與爾曹同運命，

或因畏懼艱危不肯將心盡，

則天上羣神實鑒臨！

卻只因那一個，高高穩坐在天頂，

自古相沿號至尊，

也會把王威誇我等，

卻從未顯過他的本領，

因誘得我等心思一逞，

原是他存心陷害使沉淪。

從今後，你我知他不可輕，

也已自知明甚，

自不可再向他挑釁，

也無慮，須再和他力併。

你我如今，不若從長計付，

力既不從，便須謀智勝；

務必使他知我也難輕，

並知力服不能算全勝。

據說如今天上謠傳盛，

說他欲在那餘曠空間創造新地境，

並把他心愛的子孫來充牣，

與天上諸兒待遇平等。

你我但默察微偵，

那或者便是我們發難的地境，

卽不然，也須速另覓途徑；

因這幽冥地獄，決不能囚禁吾曹天上的精靈，

這窈黑深淵，也難把我們久困。

只是這計畫，還須得從長討論。

如今事休想得和平；

試問有誰便肯真降順？

故前途只有戰爭；

或則公開宣戰，或則暗地興兵；

這兩途早須決定。』

他說罷，大家表示願歸心，

各抽出腿間的利刃，

一齊揮動若流星，

照耀得那地獄周圍盡徹明。

又齊把刀兒拍盾，鼓噪聲騰，

一個個怒目向天頂，

恨不得把這冤仇立刻伸。

彼時有座山頭在附近，

它那怕人的山頂，不住地火冒煙騰；

山面上，也積着光瑩壳一層，

這便是它腹內，被硫磺焚化金銀的明證。

便見有大隊精靈，

齊鼓翼，急忙向那山頭進：

譬彼王師將紮營，

多士荷鋤負鍤作先行，

先去把壁壘濠溝部署穩。

此中引導之神號瑪門，(一四)

論儀容，他較墮落諸神都遠遜；

卽當日在天庭，他也長日佝僂身不挺，

心思只向地下付，

獨羨藍那砌地黃金，

不知欣賞那神聖光明的美景。

後來也是他教會了凡人，

去搜索地中的藏蘊，

致使地母腹心遭破損，

都只爲貪圖那不應掘發的奇珍。(一五)

彼時他把諸靈率領，

旋見那山受了個大傷痕，

把內裏金苗開掘盡。

只是列位聞言休恠驚，

莫怪地獄中那得這般珍品，

原來是特地留栽作禍根。

更勸諸君速警醒，

休再誇那孟斐斯巴比倫的工程奇景。(一六)

須知當日衆工積歲費勞辛，

在諸靈一朝便工竣。

同時另有一羣靈，

方在那平原附近，忙將洞窟營，

適當那烈火伏流的地境，

融化那閃爍的金銀，

一一的巧把浮渣淨。

復有第三批，早就地中挖作若干型，

從那窟穴裏把鎔金引，

俾澆作色色形形；

這可譬抽風一樓鼓風琴，

使各色鍵兒一時都應。

霎時間，見地上，忽有座巨大宮庭似氣昇，

昇時微作諧和韻；(四)

那宮庭有半柱四周環亘，

復有多利安楹柱(五)上雕金，

也不乏飛簷承柱頂，

雕飾得透邊瓏玲，

併屋瓦也鏤金錯錦。

卽當初埃及與亞述鬪奢競勝，

巴比倫開羅兩地(六)爭誇的建築物，

或則以居比魯塞累皮斯二座神(七)

或則作帝王宮禁——

又怎能與這倏起的宮庭同日論？

你不見那崇階堅實而高峻，

洞關雙門見宵深，

中堂砌地平如鏡；

一行行燈盞如星懸掛自穹頂，

內燃着石腦櫃青油，

奇幻陰森，如自天中映。

那諸靈見此，急忙湧進，

一個個歎美不勝；

有的單讚那工程，

有的讚美那匠人(二〇)的本領。

原來他當日在天頂，

也曾建築過無數宮庭，

供那執杖的天使們於中坐鎮，

(因其時至尊神給與他們權柄，

令各把治下的天曹管領。)

後來他在希臘也享大盛名，

並受人人崇敬；

及在奧索尼安地境，(二〇)

則別有麥息伯爾 (二〇)之稱；

並相傳他當日墮天情景，

以爲因育夫對他懷忿，

直推落自那水晶城；

又說他自朝至午，自午迄暝，

方自天庭落在愛琴海裏的勒謨諾斯地境。

(二五)

不知這傳說殊不可信；

他與那叛逆之徒，實早已自天下隕；

縱當日在天建造有功勳，

也難望滅除災眚；

且他雖具備一身本領，

終不免與同曹一樣沉淪，

在地獄也須建造辛勞無減等。

惟時傳令官，遵那元戎號令，

作起儀注森嚴，吹得號筒聲震，

命諸靈齊集在幽宮判地摩寧，(三)

把大事會商討論。

這號令傳到四境，

命各隊各團各選出品位最優等；

霎時間論百論千，盪擁着向那幽宮進，

直把處處場場都塞緊，

門間廊下，都沒個縫兒賸，

尤其是那寬闊的中庭，

（雖則它好似一片大圍場，

勇士儘可於中將馬騁，

並容得異教的騎士，

在其中比矛決勝，）

也已地上空間盡充物，

只聽得羣翅相摩粹繚聲。

譬若那春時蜂陣，

際太陽已駕金牛乘，(二書)

出房飛舞結成羣；

新沐了鮮澤芳芬，

在那露點花間，草城廓上，(二書)回翔無定，

把國事大家商論。

彼時那凌空隊伍，擁擠紛屯，

也得毋與此情形等；

直迨至一聲號令——

你看哪，真是奇景！

他們一個個本皆碩大無朋，

霎時都化做眇小身軀纔數寸；

恰似那印第安山外侏儒國裏人；

或又似林邊泉畔，夜中行樂小精靈，

值淡月中作見證，

向地上放出寒光悽冷，

有晚歸的農子，常見他們的舞蹈歌吟，

禁不得同時喜又驚。

彼時那虛靈的天使，也縮小到這般形景，

雖數目並無減損，

卻已使庭內空間綽然有餘贖。

只是那些大首領，基路冰，

則都仍保原形未變更，

聚坐在庭間的內進，

紛紛挨擠無餘凳。

一時肅靜閱無聲；

直迨把宗旨宣明，

這纔大會開場，羣相討論。

(1) 繆司(Muse)爲希臘詩之女神。希臘詩人荷馬(Homer)兩大史詩之首皆向繆司呼告以求靈感，後之作史詩者咸倣其例。惟密爾頓爲基督教徒，不得向異教之神呼告，故遂自造一繆司，以爲即當初嘗感發摩西(Moses)及其他神聖作家者。

(11) 舊約創世記，上帝始造一男一女，曰亞當(Adam)夏娃(Eve)，居之伊甸園(Eden)中。有菓樹食之則善惡，帝禁勿食。二人遂命竊食之，遂被逐出伊甸園。自是人類始有死，且多不幸事。

(12) 偉人謂耶穌，耶穌死於十字架上爲人間第一人贖罪。

(13) 在聖經中，何烈(Oreb或Horeb)與西乃(Sinai)乃

一山之異名，摩西於此歷受上帝之靈感，見舊約出埃及記第三章第一節及第十九章第二十節。

(14) 牧人卽謂摩西，嘗率以色列人(Uracites)脫埃及之羈扼，見出埃及記。

(15) 天寵之民，謂以色列人。

(16) 相傳所謂舊約前五書(Pentateuch)爲摩西所作。創世記首句云：『起初上帝創造天地。』洪荒(chaos)謂天地未分前之狀態。

(17) 耶路撒冷(Jerusalem)山名，在耶路撒冷，有聖廟建於其上。密爾頓以爲希伯來之繆司喜居此山，蓋以色列之王及詩人大衛(David)嘗作歌讚頌耶路撒冷也。

(18) 西羅亞(Siloah)溪名，流經耶路撒冷神廟之側，耶路撒冷之預言詩人以賽亞(Isaiah)嘗提及之。(見以賽書八章六節)密爾頓於此已暗引希伯來文學中之三大名人

——摩西，大衛，以賽亞——以爲皆曾受繆司之靈感。

(10) 愛奧尼山 (the Aonian Mount) 即希烈岡山

(Mount Helicon) 爲希臘繆司之聖山。此處言「思飛

越愛奧尼山」者，意謂其詩旨趣，欲比荷馬及其他希臘詩人爲高也。

(11) 言其詩題材未經有作爲散文或詩者。

(12) 聖靈，卽上帝三位一體之一。三位一體者，聖父，聖子，聖靈也。作者於此，蓋逕向上帝求靈感矣。

(13) 新約哥林多前書三章十六節云：「豈不知你們是上帝的殿，上帝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14) 謂自天地開闢之始。

(15) 謂亞當夏娃。

(16) 謂僅辨善惡之樹禁止不得食。

(17) 創世記三章一節云：「耶和華上帝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夏娃〕說：『上帝豈是

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因爲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於是女人……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18) 至尊，原文 Most High，謂上帝。

(19) 上帝以雷火焚之，故云。

(20) 天極謂天之頂，中心謂地。作者適用二世紀時托勒密 (Ptolemy) 之天文學，以爲天居上，地居中，地獄居下，而地獄之距天堂，較地距天堂三倍遠。

(21) 別西卜 (Beelzebub)。新約馬太福音十章二十五節：

「人既罵家主是別西卜，何況他的家人呢？」註：「別西卜是鬼王的名。」

(22) Palestine，卽聖經中之猶大國地，號爲聖地。

(23) 言因其(蛇)爲禍首凶元，故在天有撒但 (Satan) 之號，蓋撒但，希伯來語義爲讎敵。

(24) 此及以後之「他」均指上帝。魔鬼雖失敗於帝，卻不願稱

上帝或耶和華名號，蓋藐視之也。

(二)希臘悲劇家以爲雖神亦受命運支配，密爾頓似亦採用此種觀念。

(三)魔鬼竟以神自居矣。

(四)清眞質素 (empyreal substance) 謂一種清純之奧，居於空氣上層者。宗教家以爲人之質素爲塵土，天使之質素則爲 empyreal。

(五)羅馬教王格列高里第一 (Gregory I) 言天上精靈分九等，一曰天使 (angels) 二曰天使長 (archangels) 三曰德性 (virtues) 四曰權能 (powers) 五曰王國 (principdoms) 六曰治權 (dominations) 七曰寶座 (thrones) 八曰撒拉弗 (seraphine) 九曰嚙噬啣 (cherubine) 所謂寶座，密爾頓詩中或稱「得座精靈」 (throned powers) 或謂「昔曾坐於寶座之精靈」 (powers the erst sat on thrones) 取義約略可知。

其三四五六各等，則義均不可曉。

(二) 卽嚙噬啣。

(三) 布賴亞里阿 (Briareos) 本爲一種千手之巨怪，嘗助朱

匹忒 (Jupiter) 與泰坦族交鋒。此處則似認爲巨人之一。

(四) 泰豐 (Typhon) 一曰泰福尤斯 (Typhoons) 爲泰坦族之一，嘗與朱匹忒戰鬥。塔蘇斯 (Tarsus) 爲西里西亞 (Cilicia) 之故城。據希臘詩人品得 (Pindar) 說，泰豐嘗營巢於此。

(五) 泰坦 (Titans) 爲希臘神話中最初之神，大地之母所生，軀體偉大，故恒稱爲巨人一族。

(六) 育夫 (Jove) 古羅馬至尊之神，卽希臘之宙斯 (Zeus)。

(七) 利佛但 (Leviathan) 爲一種海中之巨獸，聖經中屢見之，或作鯨魚，或作鱷魚。此處稱爲最大之獸，似謂鯨魚，但言有鱗，則又非鯨魚，蓋鯨無鱗也。

(八) 言魔鬼由地獄火中騰起時，火燄受震盪，均傾斜而不上炎。

又方其轉身時，火燄如水之成一漩渦也。

(三)謂塵濁之空氣負載其重大之身軀也。

(三)言其所履之陸地亦經火燃，故其顏色如貝洛勒斯 (Pelorus) 有山初被狂風拔去之地面。且洛勒斯在西里東北尖嘴上。

(三)挾得納 (Mesa) 火山名，在今西西里 (Sicily) 之東北。

(三)言挾得納山中本蓄燃料，因地底之風鼓盪而火上騰，遂致風勢愈大，將山拔去，只剩一番焦土也。此焦土亦以喻覽所履之地。

(四)言彼等自誇得脫地獄乃由氣力復元之故，不知非上帝寬容則不得脫也。

(四)謂撒但。

(四)言凡物之快樂都因環境而變，唯心則不受環境之影響，故言心為自家的宅宇，天堂地獄，皆唯心造之。

(四)言我猶是我，所異者，只經輪與被挾持雷震者(上帝)一

事耳。我既無所改變，則雖自天堂墮至地獄，而此心猶是也。

(四)言上帝造地獄，諒無可羨妬之物，故可任吾等居之。

(四)多斯加 (Tuscany) 藝士，謂伽利略 (Galileo) 十七世紀時意大利之天文家也。密爾頓嘗遊意大利，訪伽利略於佛羅稜薩 (Florence)。多斯加為意大利西部之一州。阿諾即阿諾谷 (Vadagnò)，即佛羅稜薩所在之谷。

(四)斐所勒 (Fiesole) 山在佛羅稜薩上首。

(四)月中有黑影，俗信為山河陸地。

(四)伏龍卜洛沙 (Vallombrosa)，義為「蔭谷」，距佛羅稜薩約十八英里，密爾頓於一六三八年之秋似嘗遊此。

(四)伊特魯利亞 (Etruria)，古國名，即今意大利多斯加及猶木布里亞 (Umbria) 一部之地。

(四)奧賴溫 (Orion) 星宿名，俗傳此星見則暴風將作。謂之「武裝」者，以其狀若人立佩刀擐帶也。

(五)標養立斯 (Busiris)，埃及王名。以色列人之寄居埃及

也，本埃及王所許，其後食言，百方虐待，上帝乃命摩西率衆逃出，事洩，王自領兵追之，值暴風作，車騎悉被淹沒。事見舊約出埃及記第十四章。惟埃及王但稱法老 (Pharaoh) 而無名，密爾頓始以標賽立斯之名實之，蓋希臘神話中標賽立斯以喜虐殺客民著名者也。

(五) 孟斐斯 (Memphis) 爲埃及古都。

(六) 歌珊 (Goshen) 埃及地名，卽以色列人寄居之處。見創世記四十六章。

(七) 逃民，謂以色列人。

(八) 暗蘭 (Amram) 之子，謂摩西。埃及王虐待以色列人，上帝命摩西數示災異，此爲第八次。『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蟲到埃及地上來。」……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晝一夜，耶和華使東風刮在埃及及地上。到早晨，東風把蝗蟲刮了來，蝗蟲上來，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利害。……因爲這蝗蟲遮滿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出埃及記

第十章)

(一) 法老 (Pharaoh) 埃及國王之稱。

(二) 蘇旦 (Sultan) 回教皇帝之稱。此指撒但，蓋寓專制及敵教之義。

(三) 北方蠻國，謂第五世紀時侵滅羅馬之汪達爾蠻族 (Vandals) 經過多憐來因諸河流域，渡直布羅陀海峽 (Gibraltar) 而至非洲者。

(四) 所謂君后，精靈，均天使之稱號，見註二八。

(五) 生命書 (Book of Life) 卽新約啓示錄三章五節之「生命冊」內載帝所眷寵者之名。

(六) 夏娃的子孫，謂人間。

(七) 官任諸冤降世，誘惑世人，藉可探試人心堅否。

(八) 詩篇第一百〇六篇十九節云：「他們〔以色列民〕在何烈造了牛犢，叩拜鑄成的像。」又二十節云：「如此將他們榮耀的主換爲吃草之牛的像。」

(六四)迦南、埃及、希臘等處皆崇拜墮落之天使而爲之造名。迦南所造諸天使名有別四卜、摩洛 (Moloch)、巴力 (Baal-hn)、亞斯他錄 (Ashoreth) 等。

(六五)大帝謂撒但。

(六六)昔摩西遵帝命，鑄金爲噬嚙，對立郇山上帝座的兩端，高展其翼以覆帝座。(見出埃及記二五三七各章，又見列王紀上六章二三—二八節)。

(六七)摩洛 (Moloch) 爲異教之火神。據猶太傳說，摩洛祭時，以小兒置於其像之手，令自墜入火爐中焚死。其名原自希伯來語 moloch，有「王」之義，故謂爲「可怖的冤君」。申命記十二章三一節所謂「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與他們的神」即指摩洛。

(六八)鼓鼓，爲祭神之樂。相傳祭摩洛時恒令鼓聲大作，俾父母不聞兒女之哭聲。

(六九)亞捫 (Amman) 地名，在約但河 (Jordan) 之東。

(七〇)拉巴 (Rabbah) 爲亞捫之主城。撒母耳記一二章二七節云：『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

(七一)亞珥哥伯 (Argob) 爲巴珊之火山區。巴珊 (Basan) 乃約但河東之沃地。亞嫩河 (Arnon) 爲摩押與亞捫分界之河，在亞捫之南端。

(七二)所羅門 (Solomon) 爲以色列之第三王。列王紀上五二九：『上帝賜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又一四：『所羅門年老的時候，他的嬪妃誘惑他的心……爲亞捫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對面的山上建築邱壇。』

(七三)欣嫩 (Hinnom) 郇山南谷名。

(七四)陀斐特 (Tophet) 希伯來語 Toph，鼓也，以摩洛祭禮擊鼓故名。格很拿 (Gehenna) 有地獄之義。

(七五)基抹 (Chemus) 摩押 (Moab) 神名。摩押在亞嫩河之南。

(七六)亞羅珥 (Aroar) 爲亞嫩河上之一城。尼波 (Nebo) 爲

摩押之一嶺。亞巴琳山 (Abarim) 在死海之東岸，爲摩押之大山。

(七) 希實本 (Hebron) 在亞巴琳山之東。何羅念 (Hornaim) 摩押鎮名。西宏 (Sohn) 亞摩利人 (Amorites) 之王。

(八) 息白馬 (Sihmah) 谷名。

(九) 以利亞利 (Eleale) 鎮名，在希實本之東。灑青湖 (the Asphaltic Pool) 謂死海，爲其含灑青質多也。

(十)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淫亂……吃他們祭物，跪拜他們的神。以色列人與巴力毗珥 (Peor) 連合，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耶和華吩咐摩西說：「將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着日頭懸掛，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氣可以消了。」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們的人，有與巴力毗珥聯合的，你們各人要把他們殺了。」(民數記二五，一——五) 什亭

(Stitim) 爲以色列人歸途安營之處，在約但河東，耶利哥 (Jericho) 附近。

(六) 邪僻之山，即謂郇山，以其爲僞神所污，故稱邪僻也。

(八) 摩洛凶惡，基抹貪婪。

(九) 約西亞 (Josiah) 猶太王，八歲登基，在位三十一年。十二歲時，即從事肅清耶路撒冷，拆毀一切僞神的邱壇，搗碎

巴力的偶像。(見歷代志下三四，一——四)。

(十) 伯拉河，即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 謂之「古昔的」者，言其名見於最古之載籍也。

(十一) 埃及與敘利亞之界河，即埃及小河 (The Brook of Egypt) 見創世紀五一八。

(十二) 巴力與亞斯他錄並見註六四。

(十三) 原文 Living Strength (活的力) 謂氣力所由來之活神。

(十四) 此二句疑指以色列在艾城之敗，見約書亞記七。

(六) 亞斯它勒 (Ashoreth) 或阿士塔提 (Astarte) 卽亞斯他錄之單數式。迦南及斐尼基人之主要女神。

(七) 耶利米書七，一八：『婦女擣麵作餅，獻給天后，』卽指此。

(八) 相傳亞斯它勒乃月神。

(九) 西頓 (Sidon) 爲斐尼基名城之一，故言西頓人，卽謂斐尼基人也。

(十) 郇山地域，謂耶路撒冷。

(十一) 謂所羅門。列王紀上一，一三：『所羅門有妃七百……還有嬪三百。』

(十二) 「妖像」謂妃嬪。列王紀云：『他的妃嬪誘惑他的心，去隨從別神。』

(十三) 搭模斯 (Thammuz) 爲敘利亞所奉僞神。相傳此神爲野熊噬死於敘利亞及帕勒司廳中間之利巴嫩 (Libanon) 山中，每年一度復活，更一度死。敘利亞有河曰阿多尼

斯 (Adonis) 遇夏潮至，則水赤。敘利亞婦女因相傳爲此

神血染而成，至時舉國爲之哀弔。希臘有阿多尼斯神，卽是此神，蓋以河名也。

(十四) 以西結 (Ezekiel) 猶太之先知，嘗於異象中見猶太婦女坐聖殿之門爲搭模斯哀哭。(見以西結書八，一四)

(十五) 此僞神卽大衮 (Dagon) 非利士之國神也。非利士既奪得約僕後，移至亞實突大衮廟中，置其像側。翌晨，則見該像仆於匱前。人以像扶歸原位，後日又仆如故。首與雙手均被折斷，棄於檻上焉。(見撒母耳記上五)

(十六) 約櫃 (the ark) 爲藏上帝法版之匱，皂莢木所製。(見出埃及記二五，一〇)

(十七) 亞實突 (Azotus, 或 Ashdod) 爲帕勒司廳五大城之一。

(十八) 迦特 (Gath) 亞實基倫 (Ascalon) 以革倫 (Accaron) 或 Ekron 並爲帕勒司廳五大城之一。

(十九) 迦薩 (Gaza) 亦爲帕勒司廳五大城之一。

(103) 臨門 (Rimmon) 敘利亞所奉之偽神。

(105) 大馬色 (Damascus) 敘利亞之首都。

(104) 亞罷拿 (Abana) 法珥法 (Pharpar) 爲敘利亞著名之河流。前者流經大馬色；後者流過大馬色附近。

(106) 癩子，謂敘利亞之將乃綬 (Naman) 乃綬患癩，就以色列先知以利沙 (Elisha) 請醫，以利沙囑赴約但河浴七次當愈。乃綬怒曰：『大馬色的河亞罷拿和法珥法豈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嗎？我在那裏沐浴不得潔淨嗎？』然終以從僕之勸而浴於約但，果愈。乃曰：『從今以後，僕人必不再將燔祭或平安祭獻給別神，只獻給耶和華。』又曰：『我在臨門廟風身的這事，願耶和華饒恕我。』是乃綬已棄臨門而皈依耶和華矣，故曰：『失卻個癩子之心。』(見列王紀下第五章)

(107) 此君王謂亞哈斯 (Ahaz) 猶大王也。嘗憑亞述人征服大馬色，而往會之，見大馬色爲神壇廟輝煌耀目，歸後

即將聖廟改造，做其體制。(見列王紀下第十六章)

(108) 奧賽烈司 (Oriz) 埃及之神，教民稼穡，爲其弟所殺，斃而拋諸尼羅河中。其妻埃西斯 (Isis) 集其殘體，藏諸靈中。和刺斯 (Orus) 爲奧賽烈司與埃西斯所生之子。

(109) 埃及之神像恆作牛狗牲畜之形。相傳諸神長巨人之逼迫，乃化作牲畜之形，遊行無定處，故曰「遊神」。

(110) 以色列人離埃及時，曾向埃及人借貸多金，始終未償。歸後，亞倫 (Aaron) 以之造金犢，謂以代耶和華之靈，令民拜之。(見出埃及記三二、四)

(111) 叛逆之君，謂耶羅波安 (Jeroboam) 嘗叛所羅門之子，竊據帕勒司廳之大部分。

(112) 謂亞倫僅鑄一牛，耶羅波安則鑄二牛，一在伯特利 (Bethel)，一在但 (Dan)，均耶路撒冷北部之聖地，事見列王紀上一二、二八。

(113) 長子 (Ephraim) 謂一切頭生者。耶和華降於埃及及

之第十次災，乃治死埃及地各家之長子，上自法老，下至磨後婢女，首及牲畜之首生者。出埃及記第十二章云：『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又云：『到了半夜，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盡都殺了。』
(二二) 彼列 (Belial)，偽神名，字有凶惡之義，作者用爲胆怯及惡德之象徵，故以之殿後也。

(二五) 以利 (Eli) 爲亞倫之第四子。撒母耳記上第二章云：『以利的兩個兒子是惡人，不認識耶和華……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重了，因為他們藐視耶和華的祭物。』

(二六) 所多瑪 (Sodom) 爲平原五城之一，亞伯拉罕羅得居之，其民甚惡。一日，有二天使降於羅得之家，城人不知，以爲客也，羣逼羅得交出，俾逞所欲。羅得願以二女代，猶不可，得天使救助始解圍。後此城卒爲天使蕩滅。(見創世記第

十九章) 基比亞 (Gibeon)，小城名，在耶路撒冷北約十二里。城有老農，一夕款一利未人及其妾於家，城中無賴圍之，輪姦其妾，至旦乃已。(見士師記第十九章。)

(二七) 愛奧尼諸神，謂希臘諸神。言聲名大震者，以經希臘詩人之歌詠故也。

(二八) 雅完 (Javan)，雅弗 (Japheth) 之子，愛奧尼人 (卽希臘人) 之始祖也。

(二九) 薩騰 (Saturn)，爲統治宇宙之第二神，卽克倫諾斯 (Kronos)。

(三〇) 里亞 (Rhea)，薩騰之妻。

(三一) 育夫 (Jove)，卽宙斯 (Zeus)，爲薩騰與里亞所生之子，篡奪父位爲希臘之首神。

(三二) 克里特 (Crete)，爲希臘多島 (Archipelago) 以南之一島。伊達 (Ida) 爲克里特島上之一山，相傳爲育夫降生之處。

(二三) 奧林帕斯 (Olympus) 爲帖撒利 (Thessaly) 之山名，希臘人以爲羣神所居之處，故往往作「天」解。

(二四) 中段的空氣，謂人世的空氣，以別於「上清」(empyrean) 而言。

(二五) 特爾斐 (Delphi) 爲阿坡羅神 (Apollo) 之顯靈地；多度那 (Dodona) 爲朱匹忒神 (Jupiter) 之顯靈地。

(二六) 多利安人 (Dorians) 爲希臘居民之一部份，此處概指希臘人而言。

(二七) 亞得里亞海 (Adriatic Sea) 在意大利之東。薩騰既被竄奪，乃率領從人渡亞得里亞海而西。

(二八) 西方田野 (Hesperian fields) 謂意大利。薩騰爲意大利主神後，遂開意大利之黃金時代。

(二九) 克勒特的郊原，謂克勒特 (Celtic) 種族之地，卽高盧 (Gaul) 也。

(三〇) 天涯羣島 (utmost isles) 謂愛爾蘭及大不列顛。

(三一) 阿撒瀉勒 (Azazel)，原語有「勇退」之義，故適於持旗之職。

(三二) 希臘音樂中以多利安調爲最嚴肅。

(三三) 言人世之雄軍，與此陣相形之下，未有不若侏儒之陣者也。據希臘神話，侏儒之族 (the Pygmies) 常遭鵠 (cranes) 之攻襲。

(三四) 弗雷格勒 (Phlegra) 爲希臘神話中諸神與巨人戰爭處。

(三五) 底比斯 (Thebes) 在希臘北部，爲希臘神話中之著名戰場。

(三六) 易力安 (Ilium) 卽特羅亞 (Troy)。希臘史詩中述特羅亞戰爭，兩方各有神助。

(三七) 攸忒 (Uther) 之子，卽英國神史中之亞塔爾王 (King Arthur)，嘗率不列顛及布勒通 (Breton) 之騎士作各種冒險事業，卽著名之「圓桌故事」(the

Round Table Stories) 所紀者。

(一三) 愛斯潑拉門 (Aspramonte) 爲尼德蘭 (Netherlands) 之一城。蒙太朋 (Montauban) 在法國南部，與大馬色、摩洛哥 (Morocco)、特勒皮遵 (Trebizonde) 等東方三城，似均爲耶教及回教武士所嘗比武之處。

(一四) 查理曼 (Charlemagne) 爲西羅馬帝及法郎克人 (the Franks) 之王。豐特勒皮 (Fontarabia) 爲其全軍覆沒處。

(一五) 別色他 (Biseria) 在非洲北部。

(一六) 瑪門 (Momon) 爲麥之神，語本有「財富」之義。
(見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節)。

(一七) 言不應掘發者，謂其足賺爭奪之禍。

(一八) 孟斐斯爲埃及及首都，以金字之建築著名。巴比倫亦多名建築。

(一九) 此喻建築之速，如幻霧倏起，且不聞工作嘈雜，但有和

諧之微聲而已。

(二〇) 多利安式之建築，亦如其音樂，爲體制最莊嚴者。

(二一) 開羅，原文 Alcairo，即 Cairo，在孟斐斯故城附近，密爾頓悞作埃及及首都。

(二二) 比魯 (Balus)，亞述之神。塞累皮斯 (Seraphis)，埃及之神。

(二三) 匠人謂瑪門。

(二四) 奧索尼安地境 (Ausoniam Land)，意大利也。

(二五) 麥息伯爾 (Muciber) 爲羅馬火神及冶神發爾坎 (Vulcan) 之姓，即希臘之赫斐斯塔斯 (Hephestus)。

據希臘神話，赫斐斯塔斯爲宵犬自天推落。但密爾頓認希臘馬之神悉屬冤鬼，故不信此說，而以爲即瑪門之別名，與撒但同墮者也。

(二六) 勒謨諾斯 (Lemnos)，愛琴海 (Egean Sea) 中北部島名，相傳爲發爾坎所居之地。

(二五) 判地摩寧 (Pandemonium)，即適纒所造之宮。此

字爲密爾頓所創，意謂「羣鬼所居」。以與 Pantheon

(羣神所居)相對待。

(二五) 金牛 (Taurus)，爲黃道十二宮之一。太陽入金牛，時爲四月也。

(二五) 蜂房口外恆嵌一平板，如城之廓然。

卷二

提綱

大會開場，撒但提議，欲再興兵，圖復失地；是策有贊有否，主張各異。爰更定策，亦撒但所嘗擬，云在天庭，夙有預言，並聞傳說，謂有新境，是居新生，與己無殊，或差庸劣，約當其時，已可產出，欲往探尋，以期證實。唯是茲役，人選爲難，以是衆靈，心滋疑惑。首領撒但，乃自擔承，並欲獨往，不許從征；衆乃稱頌，喝采聲騰。於是會議解散，衆靈分途，各隨所欲，覓事消遣，靜待消息。撒但行至冥關，見門

嚴扃，旁有守者，怪異猙獰；終賴守者，關門乃啓，則見門外，茫茫無際：是爲天堂地獄，中隔深淵，其間巖險，欲渡唯艱，賴得洪荒，迷途指點，所探新世，終於得見。

~~~~~  
惟時撒但高高坐在寶座裏，

儼然是帝王神氣；

那寶座，遠勝過和爾木斯（○）與印度地方的富麗，

縱然是燦爛東方極富地，

裝飾在蠻王身上的黃金珠寶也難比擬；

他只因功勳卓異，抬高了那般惡氣勢；

又不料失望之餘尊崇乃爾，

因而希冀更高躋，

雖經與天庭戰而敗蹟，雄心猶未已；

乃不自懲前失，對大衆如是宣言高傲意——

「列位威權，統治，☉在天諸神，都注意！

想吾曹俱是超凡體，

縱如今被迫，墮落到這地獄深底，料也難羈繫，

我所以未拋却回天意：

以吾曹天生之質，經此沉淪能再起，

當比未沉淪更光榮，更堪悻，

復堪信已，此禍無須懼再罹！——

我今作爾曹領袖，本是應天而順理，

更加我主謀作戰會把勳功立，

爾曹推戴俱由衷，未嘗強逼；

今經此轉凶爲吉，

我這座兒益固愈難移，

爾輩輸心無異議，更無人嫉忌。

倘我在天庭，居得更權愉境地，

須擺出威風氣勢，

倒不免下輩的妬忌猜疑；

至如今位居第一，

當那雷厲者☉前來侵擊，我須得爲爾輩作屏

藩首先出敵，

又須得把無窮苦，大部份獨自個兒吃，——

這地位更有誰希冀？

原來這其間，無善處值得鬪鬪，

無鬪鬪足致分離：

爲的地獄中沒個願居前列；

如今各人受苦都無幾，

誰願貪功覓險巖？

所以趁此良機，你我比在天時，

更可以力協心齊，和衷共濟，

圖光復向來遺產仍歸己，

期必得前途順利；

只如何方無一失：

應公開宣戰，抑祕密施行智計，你我從長議。

有策速言無隱祕。」

那撒但言已，便有執杖之王摩洛繼而起立

他當日在天作戰，最是強橫暴戾，

如今失意，凶燄乃愈熾，

自信是力量高強，堪比那無疆之帝，

若還須些許輸人，便無寧毀滅；

因此故，他一切都無畏忌：

說什麼天上神，地獄底，以至更險的，他都不在

心裏，

乃對衆如是宣明主意：——

「依我見，主張公開宣戰。」

用計智，我不敢誇言夙所嫻；

倘將來此着無可免，

再讓那需此的自行籌算，如今且勿言。

爲的是，倘他們即今坐把良謀細尋檢，

難不成叫其餘百萬衆，執兵待令盡留連，

身作逋逃圖苟免，

居住在這污黑羞人的窟穴間，

徒自遷延，一任「他」把淫威施展？

不然，不然！你我須整備着同仇敵愾，地獄火燄，

立向那天庭高頂奮勇而前，

把我們慘酷的刑具②化作了驚人器件，

還向那施刑的回獻；

庶幾他聽不得他那萬能機器③的轟闐，

却聽得地府的雷聲播輶，

也見不得天中電，

却要見漆黑的火煙，駭人的火箭，

一般凶險，從他的天使羣中現，

即使他那寶座之間，

也叫籠罩着他自己發明的刑具，地獄中的奇

火，④硫煙。

或者說，那道兒未免太艱，

以爲敵在上天，鼓翼而登誠大嶮！

則我願他們細思念，

若還那善忘湖裏⑤催眠水，未使他們瞑眩，

當解我曹行動利昇天，

下沉勢逆殊非便。

豈不憶，此次吾曹受強敵侵侮而前，

一路窮追下九淵，

感如何勉強辛勞翼難展？

或又說，昇天固不艱，論事則誠險！

倘惹得那更強的，忿怒增添，

他許要尋出更惡法兒把吾曹刑譴，

若還吾曹在地獄尙虞有他險！

殊不知吾曹今被罰處此可怕深淵，

向常的幸福都難見，

受盡了困苦顛連，

聽憑他把胸中忿怒遣，

橫施刑罰難求免，

這無窮的火，無望免熬煎，

試問寧復有再難堪的局面？

若比此更進一層，當便是完全銷毀身亡殄，

然則尙有如何可顧念？

何故尙猶夷，不激使他怒火全盤燃？

因若他忿怒至於極點，

或竟使吾曹殄，此身銷毀了復何留戀——

比之永保着這可惱的生存，苦樂相差寧不遠！

或又若吾曹的本質確係神軀難可殄，

則我輩之爲我輩，依舊絲毫無缺欠；

且因此，足證吾曹力足以擾天，

縱他那不祥的寶座終難踐，

也使他須永遠憂虞叛變：

這雖非勝利，也總算聊逞我復仇之念。」

他言下蹙起雙眉，

神色之間露出急欲尋仇意，

凶狠很便圖一試，殊失爲神體。

那一邊，彼列也隨起立，

態度較雍容和氣。

原來此次由天墮落的，他最是善良多禮，

狀貌有威儀，功績如難及。

殊不知他一切皆虛僞，

雖則口甜如蜜，愈乖謬愈能成理，

善能清混是和非；

原來他心思卑鄙，

長日勞心惟鬼祟，

殊厭惡高尚行爲。

彼時他口作甘言堪悅耳，

委婉從容始進辭——

「啊，列位尊神，請聽！

這立時主戰策，我原可誠心的贊成，

爲的我心中懷恨，並不減他人；

只無如這其間的主要理由已令人難信，

且似乎全部成功，都繫在一種不祥的猜忖；

原來他最稱嫻熟刀兵，

最擅長籌謀制勝，却也不能自信，

只拼着失望後殄滅此身，鼓起一時的豪興，

似是復仇目的，無非求一逞！

却須先問，這復仇之舉怎能行？

那天頂，充滿着戎裝的衛兵，

各路皆鞏固難侵：

卽在那接近洪荒的邊境，

也恆有天兵滿紮營，

往往趁深宵昏黑，暗鼓翼遠出探偵，

倉卒不虞有警。

或設使，吾曹憑武力猛然衝進，

將地獄中黑暗的凶氛齊率領，

去淆混天上的純潔光明，

也無奈吾曹的巨敵不容污損，

將仍在他寶座裏安然坐穩，

那天中的素質也不受纖塵，

故不久，他便可祛禍害，肅凶氛，仍得勝。

至吾曹，既如斯遭拒擯，

則所餘，除却完全失望更無他冀忖：

必須激起那萬能的勝利者十分怒忿，

怒忿到使吾曹同歸於盡，

因如是，方救得吾曹之困。

然而這救法也殊太忍！

因吾輩縱然苦痛被周身，

却有誰願歸於盡，

願使這貫徹無常的智慧，

消失在那無知無覺的冥冥境？

且即使殄滅後果有幸運，

又誰知他肯耶不肯？

說他肯，殊可懷疑難斷定；

說他不肯，則十中有九穩。

你想他如此聰明，

豈便制不住心中怒忿，

恣情任性妄施行，

俾仇人心意稱，怒使歸於盡，

不留着慢慢加刑？

今聽那主戰者所持議論，

說「吾曹何故不前進？

因吾曹被註定，既須受苦無時盡，

則無論怎生行，豈尙有更難堪之境？」

我却問，今吾曹齊執刀兵，坐而談論，

豈算是極難堪之境？

設若吾曹方拼命，在逃奔，

後有天雷追逼緊，

欲尋地獄暫棲身，那時便怎生？

豈不覺，這地獄倒是十分安穩？

又假如，吾曹被繫在那烈烈炎湖頂，



豈不是難堪更甚？

再設若，那猙獰火被風吹醒，

勢頭七倍常時緊，

使我輩都在那燄裏燒焚；

或又若「他」翻起復仇心，

從天頂，再用他那那赤色的右臂將吾曹困窘，那

時又怎生？

設一旦，這其間的蓄火放出無餘贖，

這獄頂，噴出瀑布般駭人的火陣，

落在吾曹頭頂；

那時吾曹或正在把戰策討論商尋，

不期四下烈火炎炎已逼緊，

一個個被攝往他那巉岩穿插進，

都做了那旋風的玩物，犧牲，

或又在那沸滾的海洋中永遠沉淪，

身被鏈條縛緊，大家相對但呻吟，

無時暫停，無人憐憫，不得寬刑，

長此無窮盡，那時便怎生？

當必是難堪更甚。

故所以說起戰爭，

無論是祕密公開，我同樣不能聽信；

爲的是，任武力，用陰謀，於他怎得分毫損？

加以他眼力分明，一目萬般都覽盡，

又誰能將他蒙混？

你我今在此徒然議論，

他在天頂，早已看分明，方笑哂，

原來他不但力足以制勝，

並且也智足以阻我圖謀勿克行。

然則吾曹豈便恁沉淪——

以上天種族之尊，豈竟爾被驅除，被蹂躪，

長在此鎖鏈加身受苦刑？

以吾計付，與其更陷一層深，

倒不如現狀猶差勝；

爲的這分明是吾曹運命，

也就是那得勝者意旨如斯難可梗。

想吾曹行事與受刑，力量原均等；

且今被這般判定，也算不得法律不公允。

倘吾曹果是聰明，

當先下一個冒險的決心，

須知與如此敵人爭競，

結果如何難預定。

堪笑那執戈人，在戰地本非常勇猛，

但若不勝，便又畏縮耽驚，

對於那征服者必施的放逐，欺凌，束縛，苦痛，各

般刑，

竟不能勇於熬忍！

你我如今方受刑，

倘若能堅持熬忍，

則吾曹無上的巨敵，許有時減輕怒忿，  
又許因彼此遠相離，你我既不再干犯侵凌，  
他便也不爲已甚。

如是，則此間烈火，不經他煽動而加緊，  
便可以徐徐勢減輕。

而我輩質地本清純，

也將可對這毒害的煙頭制勝，

或習慣已成不復省，

或漸漸相濡相浸，覺其間酷熱也堪親，

可怖的漸成和緩，黑暗的漸變光明；

且徒望這般無益的飛昇，

到何時方有個究竟？

甚機緣，甚變化，值得吾曹等？

因吾輩如今處境，倘不再招惹更大災變，

則說幸運固然不稱，

說不幸尙不能算止境。』

如是，那彼列將言粉飾都成理，

他非是主和平，實只爲偷閒圖安逸；

於是瑪門繼起立，

這樣的宣明旨意：——

『倘說是主戰策應居第一，

則吾曹戰爭目的，

當不外推倒那上天之帝，

或恢復吾曹已失的權利。

若叫那永久的「運命」將權讓給無常的「機會」，

叫那「紛擾狀態」來判斷輸贏究屬誰，

則吾曹也許可推翻帝位。

只如今前事（○）既難期，

便足證後事也難希冀；

爲的除非你我力能勝那至尊帝，

今居在他的範圍裏，

怎得有你我迴旋餘地？

假如說吾曹重屈服，許他從此不敢再圖不軌，

他也肯寬容，許大衆不加治罪；

則試問我，有何面目和他相對，

有何面目接受他那法律的權威，

有何面目強囀出歌頌之詞，向他的寶座與神

軀讚美，

却眼望他高坐巍巍擅尊貴，

得吾曹所獻的馥郁仙花薰沐在他的神壇內？

原來這就是吾曹的任務，

也就是吾曹娛樂處。

似這般須崇拜一個心憎之主，

這無疆的存在多無趣！

故吾曹須勿自行求取，這樣在天榮耀作臣奴，

因這臣奴地位，非是力所能取，

且縱蒙恩允許，也實難居；

却須從自家身上去尋求好處，  
靠自家的生活去尋求樂趣，

雖在這茫茫隱僻區，

倒自由自在，不對誰人擔義務，

蓋與其顯奴隸的威風，羈輓下求舒服，

毋寧得自由而辛苦。

倘他日，吾曹堅忍辛勞苦作工，

從小事，建大功，化有害，爲有用，

不順的使亨通，

俾惡地能生善種，使安樂產於苦痛，

則吾曹當顯大光榮。

且吾曹豈畏此黑暗幽冥地？

寧不知那天上主宰萬疇之帝，

也常喜居在黑暗的濃雲裏，

却未嘗把他的光榮掩翳，

又常使威嚴的黑暗將他的寶座包圍，

從裏面震出沉雷，怒數倍，

那時天上便與地獄一般的可畏！

然則吾曹若願幹，

又何嘗不可模倣他的光明，如他模倣吾曹的

黑暗！

原來此土縱荒涼無所產，

却不乏藏伏的珍寶黃金光燦，

而吾曹欲從此建起個光華境地，也非無技巧

和能幹；

那末這地獄又怎會讓天庭獨燦爛？

至吾曹所受諸刑具，

若久相處，都可以化作吾曹的質素，（二）

今日的灼人之火，將來盡可變溫煦，

吾曹的習性，也可以和它相服，

則自然不復感痛苦。

總之，看如今情勢，均似利吾曹和平商處，

處目今這已定之局，

應如何把戰爭之念全祛，

應如何自顧着境地身軀，

把目下的災情區處？

我這意見請諸君聽取。」

他言猶未竟，便聽得會場中充滿着嘈雜之

聲，

好一似岩闕裏殘餘的亂風聲緊——

那風一夜來掀動得海波不穩，

今方以粗厲的和音，

安撫那守夜辛勞的海上人，

他彼時趁已風平，

正把他的巨舟或小艇。

偶傍着個确犖的海灣下旋。

直迨至瑪門言已，便聽得嗚采之聲大起，

他那和平之策，正是大家所喜：

爲的大家都畏懼再上戰場，

怕苦楚多於地獄裏；

原來當日的天雷，與夫米迦勒（三）刀鋒銛利，

至今回想猶心悸；

且這建設冥間王國計，也正中衆人之意，

都希冀，用思謀，待時日，

那王國竟巍然崛起，堪與天庭比。

彼時撒但下，別西卜坐位最尊，

他觀此情形，便狀貌威嚴立起身，

恰便似大柱一根，昂然而挺。

他額上，鐫刻着爲公思慮的深紋，

面目間，也顯有宏謀在方寸，

雖憔悴，光華猶未褪。

他立時，那神氣，儼然是個聖賢人，

撐着亞特拉斯（三）般兩肩雄勁，

堪以把極偉大的帝國擔承；

他一現身，便使得滿場聽衆悉凝神，

有似那夜間或夏午的天空一般寂靜，

他便這般對衆將言進：——

『列位得座的精靈，帝王的權能，

上天的子孫，清純的德性！（四）——

或若此等尊稱，今須廢去都重更，

則是否該稱地獄君？

爲的見如今大衆之心，

都傾向於茲久住建都城；

誠然誠然！此事確能行，

倘吾曹始終在夢境，

而不知那天上之君，

實把這地方作牢獄將吾曹監禁，——

並不是任吾曹於此逍遙自在穩栖身，

得豁免那上天的法律施行，

並任我新結同盟，和他作梗，

却是把吾曹永在此嚴行拘禁，

縱彼此相離誠遠甚，

也免不得重重羈勒將身困，

永做他俘虜之民。

爲的他，無論在天庭之上，地獄之深，

必都始終做唯一之君，

任吾曹叛變，損不得他國權分寸，

這地獄裏，他也要將權力伸，

用鐵杖（三）來治我等，

正無殊用金杖治理在天民。

然則吾曹尙談甚麼和平與戰爭？

說戰爭，業已決定吾曹的運命，

並已使吾曹遭受了難可彌縫的巨損；

說和平條件，也未經要求允准，

爲的在我這般奴隸身，

但有嚴行拘禁，任加鞭撻任施刑，



有甚麼和平可允准？

且吾等，也豈有和平相報稱？

却唯有盡我權能，

報答以敵愾之心，讎仇之恨，

始終的頑梗難馴，

縱倉卒難望功成，而報復之心終不泯，

必常計忖，如何方可使那征服者最難制勝，

又如何，方使他不樂把吾曹困。

且他的機緣不乏，終必使吾曹冒險去侵犯天

庭，

實則那天上墉垣高峻，

並不怕地獄中人去襲擊攻侵。

然則吾曹何不尋一條較易的途徑？

倘若那天上自古流傳的預言可信，

這時候，當有別世界方在產生，

便是有一新種族所居的樂境，

那種族名爲「人類」，與吾曹彷彿相等，

只不過力量較差，德能不若吾曹勝，

却得那上天的主宰，更加寵愛更垂恩；

這是那造物者志願如斯，曾經布告諸神聽，

又曾宣說誓言作保證，

直響得天邊盡震。

今我等，可盡向那邊着忖，

去探知那其間住的是何等生靈，

係如何質地型成，

天賦他如何稟性，

能力何在，弱點安存，

看宜憑威力，抑陰謀，將他誘引。

縱如今天庭已閉禁，

那天上的掌權人，也依恃自家力量安然坐穩，

惟此地也許還有隙可乘，

爲的它遠在天國的邊境，

係交給管領人自去提防戒警：

故此地，也許有利舉可告功成，

倘若吾曹驟去侵——

或則用地獄火盡焚燬那裏的生靈，

或則將整個地盤佔領，

而斥逐其中弱小的居民，

如我輩由天被擯；

再不然，則把他們誘引，與我同盟，

俾彼對天神，結成了仇恨，

庶幾「他」懷悔恨，恨毀了自家的作品。

這當比普通的報復都差勝，

爲的他，因吾曹搗亂，不得歡欣，

而吾曹搗亂功成，大足以心中一逞；

彼時他的寵愛子孫，

既淪落得與曹同命，

應詛呪他們那脆弱無能的本根，

並詛咒幸福，太無恆！

我此策是否可行，還請諸君詳討論，

抑竟坐守這幽冥。

空把那虛幻的國家思忖？」

如是，別西卜宣說他的惡毒主意，

實則這本是撒但的計擬，

且經一部份向大家提起：

爲的這樣凶殘的惡計，

除却那萬惡的主謀人更有誰能擬？

竟欲把人間連根攪混使昏迷，

俾地球與地獄沉瀆一氣，

都只爲欲輕侮那創造萬倫之帝。

其實則這般輕侮，適足使他的光榮有加無已，

惟彼時這猖狂提議，

殊使列席諸靈盡欣喜，

一個個目中喜色都洋溢，

一致贊同無異議：

於是別西卜乃把言詞繼——

「喜諸君見地分明，

你我羣神會議，無窮辯論，幸於茲得告終竟；

且諸君誠不愧智慧賢明，

大事於今終決定，

庶幾終有日，超拔出這地獄深沉，

無關運命，仍得近你我從來的地境，

或得見天界光明，

竟可以從那裏，動刀兵，隨機連，重把天庭進；

卽不然，也可以覓個溫和地帶去栖身，

仍得那天上的和光照映，

身安穩，借東方旭日把憂煩滌淨，

並受那和風溫軟，治癒這腐爛火傷痕。

只如今，第一層，須細忖，

這新世界，應遣誰去探尋？

須思這事兒誰能勝任？

誰能走出這無窮無底的幽冥，

越過那可觸的凝陰，(二六)

去尋出那狎獮的路徑，

或展翼空際飛行，不虞困頓，

飛渡那無際的空虛境，

去把那歡愉島國(二七)尋？

他此去，須經那天使的嚴密哨崗阻梗，

必具有如何力量，如何本領，

並應用何方圖閃遁？

他須得顧後思前謀萬穩，

而吾輩挑選人材，也一般須謹慎，

爲的他擔負着衆人的重任，

吾曹的最後希望全繫在他身。」

他說罷，重新坐定，

面目間，顯露出期待神情，

等待着有誰起身，

或反對，或贊成，或擔任這艱危的使命。

却誰知大家靜坐噤無聲，

盡把那艱危默默心中忖；

一個個都在別人面上照出自己的心驚。

即彼在天戰鬥最稱能，

也沒個敢毅然獻身，

肯把這駭人的行役獨擔承；

終至於撒但自身——

彼時光耀冠羣倫，

自覺功勳居一等，儼若帝王尊——

夷然自若，如是揚言語衆靈——

「啊，天國的子孫，得座的精靈！

適吾曹俱各遲疑口噤，

雖非由驚懼，也不是無因。

原來由地獄出至光明境，

路途遙遠且艱辛；

我輩所居這堅牢地獄，

便是這一團烈火猖狂勢欲吞，

包繞在吾曹四匝共有九層深；

復有那重重焚燃的金剛石造門，

擋住了吾曹頭頂，絕對禁通行。

若還有隙能尋出得門，

則便須遇着那虛幻的黑夜深沉，

張口相迎，把無質無形恫嚇人，

那便是萬物難成的絕境。

若還能從此脫身前進，

則無論至何世界，或何未知之境，

也詎免難料的險巖在候等，欲渡艱辛？

只是列位精靈，都聽！

倘大眾有認作艱危的使命，

我也遲疑不敢自擔承，

那我便不配高坐巍巍號至尊，

也不配這樣榮華燦爛秉權能。

我若不肯把艱險與尊榮一般擔任，

又何必取得這王權，不拒絕君臨爾等？

原來這就是爲君的本分，

且因他享受尊榮過衆人，

故應擔的艱險也多人一等。

所以列位偉大的權能，

（雖墮落，猶是天庭之所驚！）

若還你我暫將此處作家庭，

爾等可在家中細思忖，

應如何，可蘇這目前之困，

又如何，可使這獄中的苦惱堪熬忍，

若還這不幸住場的痛楚，

果有法，得以涵糊寬緩俾鬆輕。

我今到一切黑暗險巖的地境，

去尋覓吾曹的救星，

爾等在家中，對於那窺伺的敵人，

須時時戒警，不可暫粗心。

至於我此番冒險，勿須人與我同行。」

那魔王如是言竟，便立起身，

不容人發言響應：

爲的他心中審慎，

怕別人見他既已聲明此決心，

明知他不能允准，

却故欲把這艱危重任也擔承，

蓋既不准，便自命能力堪以和他對等，

藉可不費力博得個虛名，

他則須親去涉歷艱危境。

但大眾既聞他禁止同行，

便已心中懷懼，正如須自去，一樣耽驚，

所以都立卽隨他站起身。

這一來，便有聲隱隱如雷震。

一時萬衆俱對他鞠躬致敬，

齊聲歌頌若神明，

以爲堪與那天上的至尊並等。

又都表示胸中感激忱，

感激他爲大眾的安全，不顧自身的安穩：

原來這些定罪的精靈，所以未教美德全都泯，

意在使人間作惡的自知警省，

免彼誇矜，以爲自己的功能差勝；

蓋此功能，實無非由榮利所驅，野心欲逞，

徒有觀瞻而非真德性。

如是，那場疑難的幽冥會議終於告竣，

都賴得有此無敵的首領，

衆靈靡不大歡欣：

就譬如值那北風方寢，山頂暗雲昇，

把歡笑的天容掩蔭，

那低沉的空氣，放下雨和雪在昏暝地境，

倘偶得一抹殘陽，射出了嫵媚將辭的艷景，

俾彼田疇復蘇醒，

便可聞鳥雀轉新聲，

快樂的牛羊也競鳴，

聲滿了山坑山頂。

啊，可恥的莫若世間人！

不看那定罪的魔鬼，猶且知彼此固結同盟，

唯有人，雖含理性，却彼此不克相親；

雖則他們可望荷天恩，

雖則那上帝也嘗宣布和平，

却只互尋仇，相嫉恨，不住紛爭，

常欲動干戈，逞殘忍，互戕性命，

俾田疇荒廢沒人耕：

這令吾人不得不料忖，

彷彿他們竟不識有那幽冥的敵人，



日夜在旁伺等，

伺等着要毀滅他們！

那冥都會議既已如斯散，

諸大天使便俱各退席離班：

中有他們的大盟主，也共諸靈下座壇，

他似能獨力去把天庭犯，

又堪稱帝在冥關，爲衆所忌憚，

故擺出威儀燦爛，

擬神明氣概非凡：

他四周，則有那烈火般的撒拉弗列陣作圓球，

(一八)

齊舉起光輝的旗幟，可怖的戈矛。

隨聽得威烈烈吹號聲悠：

宣布那會議已休，業有宏謀議成就：

時有四噤略啪，各把號筒湊在口，

向着四方吹奏，

而命通事人四方奔走說緣由；

一霎時這消息遠近都周，

便聽得震耳歡呼起四陲。

自此諸靈心內都差慰，

爲見前途的虛望，意興似稍回，

乃紛紛離隊，各自分途退，

心昏憤，欲覓個地方暫寧志忑，

藉遣這倦人時刻，靜待那威嚴的首領歸。

於是便有的競走在郊原，

有的高舉翺翔空氣間，

恰似那奧林披安的競技，派齊安場上的周旋，

二七

又或則躍怒馬，逞奔馳，

或則輾車輪，巧把椿標避，(二〇)

或則擺成了陣勢；

霎時間騷擾紛紜，

宛似天空起戰爭，

下向着名城示警，(二一)

雲端隊伍盡奔騰；

各先鋒，俱有縹緲虛靈的騎士先行將馬縱，

(三)

逞驍勇，然後將矛收在胸，

待大隊接近交鋒；

不論西東，俱有兵戈氣燄灼蒼穹。

或又有，比古昔巨魔更猶醜，(三)

狂叫怒吼，聲破裂山崗山岫，

頓使空中狂颺起颼颼，

地獄之中未曾有：——

恰似那阿爾西提，(三)

凱旋自厄察利阿，(三)之地，

爲憤毒袍加體，

怒把那帖撒利，(三)諸松連根都拔起，

復將那利察斯(三)自厄達(三)山巔拋擲在

優卑亞(三)茫茫大海裏。

更有的，心氣較和平，

獨向那寂靜的山坑遁，

撫鳴琴奏起仙音，

歌唱着自己的英雄行徑，

並如何戰敗致沉淪，

深尤命，不合使自由的德性，

去徇彼機運與威能。

這歌曲原非公允(三)却和諧多韻，

(爲的是精靈歌唱豈有乏和音?)

遂致冥間沒個不銷魂，

蠶擁着前來傾聽。

再有的，獨離羣，隱坐山巔密談論，

(原來歌曲但娛耳，談論則娛心；)

所談論，題旨高深，

反覆的，說起那造化的功程，不移的運命，

以至那自由之志，先見之明，

却終是，渺茫茫，無結論，墮入了迷雲；

說甚麼苦樂的極致，善惡的區分，

孰爲心熱，孰是忘情，徒然逞辯爭；

盡都是空玄哲理，虛僞非真！——

然而也不無魔力足娛人，

暫能祛却心頭的苦悶，

並激使前途幻望生，

俾胸懷，克堅忍，有似純鋼三鍊成。

復有的，結隊成羣，

在那幽冥境內冒險遠探尋，

看有無舒適地可以棲身，

四向分途各奮迅，沿着四河行。

原來地獄裏，有四冥河流入那炎湖進：

其一曰司底克司，(三)意爲恨水，實堪驚，

其一曰愁泉，哀克淪，冥黑淵深，

又其一曰痾衰脫，以流聲幽咽而名，

又一曰弗累奇吞，流火成波勢凶狠。

與此四河遠隔，復有一小河緩流幽靜，

是名離底，(三)義曰忘河，曲折成迷陣，

飲其水，便能永忘却前事前身，

苦樂悲歡都不省。

更前進，則有冰州宵黑廣無垠，

旋風冰雹無時盡，

那冰雹，落時不化積成陵，

有似古代遺留的墟燼；

此外則惟有積雪層冰，

成一鴻溝不測深，

可譬那塞爾蓬尼(三)的巨浸，

介在特藐脫愷蘇斯兩大山根，

嘗有全軍於此盡沉淪：

那其間嚴寒酷冷，

砭人肌骨無異火燒焚。

凡有定罪的，都須在一定程期，

被鈎爪的凶神曳來此地，

使他烈火裏煎熬方已，

便來此受寒冰僵凍全身以脫的熱氣，(一〇)

苦凌冽，難動復難移，

及待滿期，則仍復驅回烈火裏；

如是，極熱與極寒互相更替，

因驟替，故覺苦痛愈難支。

類往復，須渡過這一泓的離底，

愈感着愁無已，

爲的當渡時，見那水近在手底，

都渴欲飲得涓滴，藉把苦痛與愁煩忘記；

却無如運命從中止制，

復有那迷渡沙女魔(一一)堪悻，

把守得渡頭嚴厲，不許人嘗試，

便是那水自己，也善把生人唇吻避，

正猶對當日的坦塔拉斯(一二)使不得嘗涓滴。

如是，那些冒險的隊伍，

迷惘零仃，漫行前去，

面容滲沮心危懼，目惶顧，

初見這可悲境遇，沒個安寧處。

他們經過了一重重黑暗陰森的山谷，

一個個淒惶的處所，

走不盡冰凍的崗巒，火炎的嶮岨，

岩洞，湖沼，澤窟，「死」之所伏——

是實「死」之字，上帝所詛，

特造此備「惡」來居，爲唯「惡」乃能安處；

入其境，一切生者死，一切死者生，

於茲造化反常行，

生就了萬般的猙獰，龐大，醜惡難名，

神話不能虛擬，幻想不得容形，

比那哥爾根，亥德喇，開米喇，(三)都更堪驚。

唯時撒但——那人間天上的冤讎(三)——

胸懷大計謀，急急思成就，

方插翼，(三)向天門，孤飛無偶，

時而循海左，時而循海右，

一會兒掠海面平飛而走，

一會兒奮起向炎穹，翱翔抖擻。

就譬如海上瞻遙，見羣舟縹緲，

依稀懸掛在雲表，

乃是商人販香藥，

緊逼着赤道風飄，

歸自孟加拉，或德拿特替多兒二島，(四)

抗着那貿易風潮，

越過愛西屋皮海，(五)茫茫曠渺，

經由好望角，逕趨南極值深宵；

那巨魔彼時高舉擊扶搖，得毋也肖。

迨行許久，乃見那地獄的關口，

高建那可怖的穹頭；

那關三疊九重門，

三重係銅製，三重鐵鑄成，

又三重，金剛石鍊難傷損，

有烈火四面包圍却不焚。

那關口四旁，各坐着個駭人的形像，

其一腰之上，似個美人模樣，

下體則滿是巨鱗裝——

乃是條毒蛇有刺能成致命傷。

她腹部四周，則繞着一羣陰狗，

張着塞勃喇斯(三)般的巨口，

猖獗狂吠，有似那可怕雷聲不住休；

但若他們願意，偶聞近有聲音起，

便爬入她胎裏，作窩栖，

而暗地嗥鳴仍不已。

似這般堪驚堪悸，

當甚於那惱怒的雪拉(四)。

浴在克勒伯利亞與脫里內克里亞(四)中間

的海裏；

又甚於那暮夜的巫婆(五)面目猓——

牠因嗅得嬰兒血腥氣，

夜半空中暗地飛，

去覓那拉伯蘭 (S) 的巫女跳舞同嬉，  
將符呪催成月蝕。

又一形像，則似形像而實非 (S)

爲的它支體迷離；

復非質，爲的只如陰影無痕跡，

似影又非影，似質又非質——

黑黢黢，如夜一般植立，

比凶神十倍凶殘，與幽冥一般堪悸，

搖幌着一柄矛頭，駭人的銛利：

上端突出若頭顱，有物似王冠蓋蔽。

彼時撒但已至近，

那怪使起身，大步急相迎；

那步聲雄勁，使地獄盡都顫震。

那無畏的巨魔，心納罕，却並不驚——

(爲的除却那天神父子，他舊物完全不在心，)

便顯出藐視神情，首先如是將言進：——

『你這可憎形像！

是何怪物，來自何方？

縱生得這般可怕猙獰相，

却怎敢，把你這不成人樣，前來作障，

將我出關的路擋？

我如今要出那關門，

在所必行無可抗，

用不着和你商量。



你快退讓，不然時，應悔自家不見亮，  
並可以看個榜樣。

知道你地獄中人，難可與天上精靈抗。」

於是那冥神，氣忿忿，將言對應：

「你莫非就是那天庭的賊臣，

背神叛信，首倡亂破壞和平，

擅敢動刀兵，將天上帝孫三之一煽動誘引，

串同叛逆至尊神，

因落得爲神所擯，

與同黨一併沉淪，

罰在冥間受苦辛，永遠無窮盡？

你如今，罪已定，業已淪落在斯境，

怎還敢自稱天上的精靈，

且如此猖狂強硬？

須知這其間，我是君——

你若心懷恨，我索性說個明：

我便是「你的」君上，「你的」主人。

你快回去受刑，你這虛僞的逃人；

且須插雙翼飛行加緊，

莫留停，免我把毒鞭趕你前行，

並將這矛頭刺你，

使你把未嘗受的驚惶痛楚試嘗新。」

那可駭的冥神將這般恫嚇言詞進，

更顯得猙獰醜惡，十倍堪驚。

那一面，撒但心中怒若焚，

植立昂然無所懷，

像似那燒焚的彗星，

遍燃着阿費烏克星（冥）所歷的冰洋天境，

怒髮上，抖出了戰爭疫癘，可怖災禍。（冥）

那二魔，各向對敵的頭顱描準；

欲待一擊便中命，無須手再伸，

又相對怒視猙獰，

譬若天中兩陣雲，

黑黻黻，內中藏伏着雷霆，

都向裏海上隆隆聲震，——

然後對峙凌空各不進，

直待那發信號的風陣，

使它們半空裏暗沉沉的交拼，

彼時二鬪士相視各欲逞，

致使他獄中愈見陰森；

又難得這般勢均而力等；

原來從此後那二魔神，

都只有一遭兒再遇敵這般難勝。（冥）

彼時本可有異常功績能成，

在地獄留名久永，

却被那貼坐在關門

手拿着鑰匙的蛇尾女妖精，

急忙起立從中梗，

口內高呼作怪聲——

她呼道，「啊，父親，怎你這手兒欲把自家的

獨子戕生？

啊，兒子，你這是何怒忿，

竟把這致命的矛頭對你父頭顱描準？

且你知否，端的是爲着何人？

就爲着那高高在天頂，

他見你這般行徑，當笑哂，

將把你當做辛勞奴役身，

藉逞他心頭怒忿——

這怒忿，他却命爲正義公平，

將有日使你父子同歸盡！」

她說罷，那地獄凶神把手停：

那撒但，便對她如是將言對應——

「你因何作此怪聲，

因何把這樣離奇言語從中來作梗？

使我這敏捷的手兒住頓，

不得將它所欲逞，使你看分明，

却須先問你是何怪物，如此兩般形，

又緣何與吾初遇在這幽冥境，

便喚我作你父親，

並喚這幻影，作我的兒子，親生。

我和你素昧生平，

且我到於今，從未見相貌堪憎似你等。」

於是那冥府的司閻這般對應：

「諒必您已忘却前情不記省；

怎如今，您見我，覺得恁堪憎？

想當初，您與諸撒拉弗聚議在天庭，

正把叛帝的計謀商付，

您忽覺劇痛難熬忍，

覺雙眼眩暈花昏，

頭顱裏，有火焰，密層層，向外急迸，

終，左邊裂開了數寸，

我自您頭中突產生，

乃是個披甲戎裝的女神，

肖貌形容都似您，

豔質明姿照耀滿天境。

霎時間，那上天之衆莫不心驚，

一個個都退避，不敢將身近，

錫我以「罪惡」之名，

認我做不祥兆朕；

但後來和我稍稔，

看見我嫵媚迷人，

便是那對我十分嫌惡的也傾心——

尤其是您，常見我身上有您自己完全的像影，

因便對我鍾情；

您和我密會歡欣，竟使我身懷孕。

唯時戰事起，上天戰地動刀兵：

結果是，我們那萬能之敵竟獲全勝；

（爲的欲非如此怎生能？）

我們則遍那虛靈境，無處不敗亡遭擯。

於是大衆盡沉淪，逕被逐，自天頂，

墮落到這地獄深沉；

我便也與大家同隕；

彼時這具有神通的鑰匙交吾管領，

命我負責把這關門永閉禁，

非我開時，任何人不得通行。

我於此孤坐伶仃，心內悶；

却也爲時不永，便覺您種下的那冤根，

在胎中膨脹大震，痛楚摧心。

到後來，您這親生孽種，便破我柔腸欲出生，

便是您面前這怪物，醜惡猙獰；

那時我又痛又驚，

因落得我的下體，盡變做如此畸形；

然而我這胎裏的冤仇終出生，

便揮動他的矛頭，欲毀滅我的性命。

我因而狂奔，口呼着「死」「死」「死」連聲，

一時地獄裏，聞這可怖之名盡戰震，

四下裏都起歎息之聲，

把「死」「死」的呼聲響應。

那時我在前奔，他在後愈追愈緊，

（却似非由怒忿，乃由慾火煎焚，）

終至我，他的母親，竟被他擒，大駭驚；

他和我猛擁抱，猥褻而成孕，

生出這怪物，猶猶一大羣，

你看它們繞我身，嗥鳴不住停，

時時胎孕，時時產生，落得我無限悲辛；

爲的它們願意時，便仍縮到胎中進，

依舊嗥鳴，嚙我腹內肝腸作膳飧；

然後又重新破迸，

圍我周身，使我無時不覺驚，難得稍寧。

我目前，則對坐着死狀猙獰，

便是我自己親生的敵人，

他嗾使這羣魔將我困，

又因乏別的犧牲，

早欲把自己的娘親也噬吞，

却幸知我若盡，他也難存，

又知我有毒難吞，

若必吞時難保命：

原來那運命如是聲明。

只是您，啊，父親！我預先向您告警，

他這致命的矛頭您須謹慎；

您雖有這套光明鎧甲鍊就在天庭，

却休望堅牢不可損；

爲的他那矛頭能致命，

除却那在天統治者，欲抗難能。」

她言竟那惡魔受了教訓，便心知自警，  
乃稍作和悅神情，這般委婉將言應：

『親愛的女兒，你既認我作父親，

又認這美貌的兒子，說是我親生——

這是你我當日在天上歡娛的信證，

今日不堪回首話前情，

都只爲這可憎變故，事前難料付——

你須知，我此來非爲尋仇釁，

却是來解放你等，

以及那一切會爲正義動刀兵，

與我們同隕的衆精靈，

都出這黑暗淒涼的苦境。

我如今，爲大衆，獨負這艱危使命，

不惜把自身冒險去犧牲，

欲涉過那無底的蒼溟，

越過那空界茫茫無際垠，

漫探尋，探尋到一地境，

據預言，說是個幸福地，接在那天國之濱，

又據各般跡證，知此地當已形成；

那其間，天放着一族暴起的生靈，

殆係彌補吾曹的缺分，

只不過遠隔天庭，

爲的是，怕天上多能的種族過充暢，

將不免再起紛爭。

今無論這情形是假是真，

或比此更奧妙難明，

我都急欲去一探究竟；

迨探明，我便退回此境，

帶你與死一同前進，

俾你等居住安寧，

並得自由上下，不露容形，

在那鮮爽芬芳的空氣裏，暗將翼振。

你等在彼受供養，無須愁吃盡；

一切都將供你等，作犧牲。」

他說罷，母子都似大歡欣；

死聽得有此療飢地境，

不覺露出了微笑猗猗，

並自祝肚皮僥倖，

竟有此幸福時辰。

他母親，也心喜不勝，

便如是對父親將言再進：——

「這幽冥的鎖鑰，如今我保存，

因這是權利上不得屬他人，

又且曾受那天上萬能君王之命，

禁我不得開這金剛石鍊門；

同時死，不怕被生的威能所勝，

舉矛頭在此伺等，

預備將一切力盡皆拒擯。



可是我，何故須遵他命令？

寧不知，他已對我心懷恨，

會把我擲入這幽冥地境，

於茲拘禁，坐守着這可憎任命？

我本是天上居民天生，

爲甚的，須長此茹苦含辛，

被我自生的恐怖喧譁繞我身，

將我肝腸銷蝕盡？

您是我的父親，您是我的創造人，

我這生存本您所賜贈；

除却您，我更誰從誰信？

但願您，帶我到那幸福光明的新境，

俾與諸神同住得安寧；

我於彼，將在您右手邊我荒淫，

恰配做您的親女與情人，長此無窮盡。」

她說着，便自身邊取出那不祥鎖鑰，

這便是吾人萬禍的根苗；

隨向那關門將她的蛇尾掉，

將巨閘拔起高高，——

那閘異常牢，除却她，縱合幽冥全力也難得動

搖；

於是將鑰納入竅，

旋開了複雜簧條，

復把那鐵鑄石鍊的門榫門鏡，輕輕都撤掉。

突然間，那關門嘩的一聲開了，

綠力猛激成反躍，

門鍵上，相摩聲作似雷嘩，

直震動伊里布斯(五)的深竊。

她開門容易閉門難，

那門廣闊鴻洞不可關；

這其間，可通得全軍部伍舒翼揚旛，

復容得戰馬兵車寬隊徐行趨；

寬闊沒遮闌，好似個洪爐張口，把赤火騰煙噴

散。

當日前，則驟見那蒼茫老海的神祕容顏，(五)

乃是黑沉沉汪洋一片，

無度量亦無際限；

那其間，分不出長闊高三面，

時間空間也不辨；

夜與洪荒，自然的祖先，

遠自那荒古之年，便主政其間，

見不住的戰亂聲喧，紛擾無時間。

原來中有冷，熱，燥，濕，四猛士，(五)

不住紛爭欲主持，

常嗾使它們的胚胎原子，戰亂無時止；(五)

那原子，各擁護着本黨的旗幟，

或輕或重，或疾或徐，或滑或澀，夥多難屈指，

多似那巴爾卡賽離尼(五)烈士上的砂子，

被招募，助長那衝突風兒勢，

俾加重它們的輕翹。(五)

那其間，洪荒坐作公斷人，

俱各所依附，把權力暫伸，

却存心，要激起更大紛爭，

爲的他賴有紛爭權乃存。(五)

其次則機運，做其中高等仲裁人，

一切都受他管領。

這荒曠空虛之境，

便是自然的胎宅，也殆卽自然的墳塋，

非海，非陸，非氣，非火之所成，

却是這一切所由胎育的原因，龐然相雜陳，

(六)

故不免彼此紛爭，

除非等那萬能造物者，命把這幽冥材料創成

新境。

彼時那慎重的惡魔立在地獄濱，

向這荒曠的空虛細審，

心中打量着前去行程，

爲的這非比一輩之渡可粗心。

他耳中，又聽得猛烈的破壞之聲，

若將小事比大事，

便可譬那培龍那，主戰神。(五)

放出她全套的攻擊器械，隆隆聲震，

欲剗平地上名城；

又可譬天柱將傾，

諸質素一時不從命，

由她軸上，硬將這堅實的大地壁裂成磬。

迨久久，乃始展開他那如帆巨翼備飛行，

便乘那湧起的煙雲，拔地昇騰；

始高舉，歷千尋，

他穩乘雲，奮勇而前進；

但未幾，進入了曠渺空虛境，便覺坐騎不穩。

猛不防，驟覺得雙翼徒然振，

直墮落，萬尋深，

且必將直下沉淪直至今，

倘不遇一陣惡雲騰，

內有烈火硝磺潛蓄蘊，

仍將他托載又高昇。

這怒勢，無何便澆息，(六)

澆息在一片窪濕的賽爾提斯裏，(六)

那其間，非海復非真陸地，

他於此幾乎沉溺，

急奔馳，踐着那未成的實質，

一半兒步行一半兒飛，

正宜用盡全身力。

就譬如那革厲芬，(六)

見有個亞力馬斯邊偷盜他監守的黃金，(六)

便奮翼，凌山越谷，追逐過大荒之境；

彼時那惡魔，越低窪，凌峻峻，

經歷過平直，崎嶇，稀境，密境，

兼用着頭，手，翼，足，努力而前進，

或浮或沉，或涉水，或匍匐，或飛行，

也正有那怪獸般急切匆忙情景，

終至聞一片譁聲，萬響齊湮混，

傳自空無所有的幽冥，

猛如霹靂堪顫震。

他却一無所懷，尋聲而進，

冀遇個下界精靈，

欲問他從黑暗至光明，孰爲捷徑；

迨至近，則見是洪荒的寶座，有陰沉穹帳廣被

在蒼溟！

和他同坐的，則有夜，皂服披身，

她是個最古的生存，

早與洪荒成匹配，共君臨；

居其側，則爲奧克斯黑提氏（六）兩位冥君，

以及那聞名可怖的德莫戈根（六）

復次，則謠言，機運，

喧囂，渾沌，一片亂紛紛，

復有那不和諧，張着千種不同的口吻。

唯時那撒但，向他們，這般大膽將言進：——

『列位幽界的權力精靈，

洪荒，夜老人，都聽！

我此來非爲探偵，

非爲探發或擾亂你國中的祕隱；

却爲不得已，來至這荒曠幽冥，

爲的我欲去尋覓光明，

路過你們這大國境，

隻身兒無人導引，

幾乎迷失了途徑；

今請問，你這幽冥界與天（空）接境，

那一道兒最近；

或倘有其他地境，

新近被天國之君由你等的版圖割領，

我便由此地，向那裏去探尋。

總相煩指引：

倘竟獲探尋，則所以報你等，

於你等自身利益決非輕，

爲的我若到你們那已喪失的地境，

必將竊據其間的驅逐乾淨，

恢復它原始的幽冥，

並將你等的治權交還你等，

重豎起夜的旗幟作準，

（這就是我此行的使命。）

於你等有利而無損，

於我則可藉此報復深仇恨！

撒但如是言竟，

那亂國之君(毛)容色不安寧，顫聲將話應：——

「客人啊，我也知你是誰人——

你就是那天使班中的威能首領，

方新近，曾叛逆那天上之君，

只惜沉淪功未竟。

這事兒我親見親聞；

爲的當那紛紛之衆奔逃經此境，

原不是肅靜無聲，

却使這幽冥也駭驚，

一重重的毀滅，一陣陣的追奔，

紊亂的愈益紛紜；

天門裏，則放出百萬的勝利天兵追得緊。

我那時，駐守在我的邊庭，

意欲盡我所能，防護這些許殘餘的地境，

緣我國，內訌無日靖，

致使迄於今，四方蠶食無窮竟，

夜的威權日益損：

先則是地獄，——你等所拘禁，——

從下方，向我國廣拓地境，

新近則天與地，也皆侵進，——

原來那是個初開的一新境，

懸掛在我們頭頂，

一端有金鏈結繫在天庭。

倘你今所尋，便是那地境，則已甚近；

你這危險途程將告盡。

速行啊，加緊；

任劫掠，毀傷，蹂躪，都於我有益而無損。」

他說罷，那撒但不遑對應，

却欣欣，喜得大海茫茫竟有濱，

乃覺精神重振，氣力重生，

好似一根火塔上昇騰，

進入了茫茫荒曠境，

身冒着，四周遭，諸元素的衝突紛爭，奪路而前

論艱危，論困苦，

猶勝似阿各船，在那兩岸巉巉的波斯波拉峽

裏穿行。

也勝似攸力栖茲，爲避那卡立布狄斯巨魔凶

狠，

身倚船左，沿對面的漩渦航行情景。(六九)

他那時也這般努力辛勞而進。

但至他渡過這地境，

無何人類繼沉淪，

便又情形大變更！

唯時罪與死，也俱奮勉追蹤前進，

(因這是天意如斯不可梗，)

隨蹤跡，砌着條廣闊平夷路徑，



通過那洪荒境，

俾其間沸浪，支着一修遠平津，

從地獄，直通到那脆弱人間居住之星；

致使那些乖戾的精靈，

俱得往來無阻梗，

去把人間誘引或施刑，

只除當邀得天神天使賜殊恩，方能免災眚。

但那神聖的光明終至露稀微，

自天壁，遠射至夜的深底，一線曙光乍啓。

當此際，自然始露跡，洪荒始退避，

譬猶潰敵，退自第一道布防之地，

騷擾頓除，戰聲頓息；

於是撒但減辛勞，入平易，

目接那光耀迷離，飄泊在平波裏，

就譬若船行出險巖，纜索俱破弊，

乍入港，不勝欣喜；

他那時身在空中虛裏，

停翼不前飛，

閒望着遙遠處虛靈天體，

不辨方圓，但見一圓曠渺無涯際，

中有寶石的樓臺雉堞，把光耀的星兒裝飾，

這就是他當日的故鄉地；

緊靠着，便是這世界，(七〇)在一條金鏈懸空繫，

有似月旁一顆星兒細。

那其間，他滿懷蘊蓄萬惡尋仇意，

欲趁這險惡時辰前詣。

~~~~~

(1) Ormuz, 卽今之 Hormuz, 波斯灣濱岸之古城, 初爲一強國首都, 窮極富麗, 今其故墟猶存。

(2) 威權, 統治, 皆天使名號, 見卷一註。

(3) 雷厲者 (Thunderer), 謂上帝。希臘史詩中稱天上之神宙斯常用此名。

(4) 刑具, 謂地獄中的火鍊與硫磺。

(5) 萬能機器, 謂天雷。

(6) 地獄之火與常火不同, 蓋有燄而無光, 故曰「奇火」(strange fire)。

(7) 謂地獄中之湖, 飲其水令人善忘。

(8) 更強的, 謂上帝。

(9) 彼列 (Berial), 本作無價值或匪徒及卑賤人之意, 後漸

成爲專名詞, 密爾頓用作天使之名。

(10) 前事謂推翻帝位, 後事謂恢復權利。

(11) 上句「諸刑具」係指地獄中的火與硫磺, 已見前註。

「質素」(elements) 謂古希臘哲學的五種元素, 卽土, 水, 火, 空氣, 以脫。希臘哲學謂萬物各恃其特殊的質素而生, 例如水爲魚之質素, 空氣爲鳥之質素, 土爲獸之質素。若失其特殊之質素, 則物不能生, 如魚離水則死。天使本以以脫爲質素者, 今居地獄火中, 是失其質素矣。瑪門之意, 則以爲處火中久, 習慣自然, 卽可變成自己的質素而不復感苦痛。

(12) 米迦勒 (Michael), 天使之名。

(13) 亞特拉斯 (Atlas) 爲古時神話中之巨人, 能將全天之重擔在肩者。

(14) 四者均天使稱號, 見卷一註。

(15) 鐵杖示嚴厲, 金杖示寬容。

(16) Palpable obscure, 言黑暗之濃, 竟可手觸而知, 愈擴

洪荒的境界。

(七)地球處於洪荒之中，如一島也。

(八) Massou 說：天使在空中能作立體之障，故此處原文“globe”意即球形之障也。

(九)奧林披安的競技 (the Olympian game) 爲古希臘最著名的運動會，每四年舉行一次，會場在伊利斯 (Elis) 之奧林比亞 (Olympia)，故名。派濟安競技 (the Pythian game) 亦古希臘四競技會之一，爲慶祝阿坡羅神 (Apollo) 舉行者。阿坡羅爲派梭 (Pytho) —— 卽特爾斐 (Delphi) —— 的恩神，故名。

(十)昔希臘羅馬之競賽戰車，例立木樁爲標 (goal)，繞之而行。車離標近則圈小，然又虞車輪與標相軋，故能逼近標標而又能巧避不與相軋者乃勝。

(十一)名城謂耶路撒冷。當提多 (Titus) 之將侵耶路撒冷也，約西弗 (Josephus) 言曰：「當日未落之前，將見戰車軍

隊奔走於雲端。」

(十二)古制，兩軍未接之前，各由先鋒隊中派出騎士單獨鬪，以博勇名。

(十三)原文 Typhoean，謂希臘神話中之巨人 Typhoeus 的，或 Typhon 的，參看卷一註。

(十四)阿爾西提 (Alcides)，卽赫邱利 (Hercules)，爲希臘神話中著名之力士。當其戰勝歸時，其妻贈以一袍，係經毒汗所浸者，服之灼爛肌肉而死。

(十五)厄察利阿 (Echalia)，地名，大約在帖撒利。

(十六)帖撒利 (Thessaly)，在希臘東北部。

(十七)利察斯 (Lichas)，卽送毒袍於赫邱利之人。

(十八)厄途 (Etes)，在帖撒利南部。赫邱利自知受毒，遂登高山巔自焚而死。

(十九)優卑亞海 (Euboea)，在帖撒利之東。

(二十)言諸天使不自知其罪惡，却怨尤運命，謂其沉淪爲曠。

與威能所致，故曰「非公尤。」

(二) 司底克司 (Stryx) 哀克倫 (Acheron) 病衰脫 (Oocyus) 弗累奇吞 (Phlegethon) 四冥河名，皆本希臘神話，即希臘語「恨」「怨」「悲」「火」四字之義。

(三) 離底 (Lethé) 希臘語「忘」之義。

(四) 塞爾蓬尼巨浸 (Serpentine bog) 即埃及之塞爾蓬尼湖 (Lake Serpomis) 介於愷蘇斯 (Oasius) 特薩脫 (Damieta) 兩山之間，紀元前三五〇年時，波斯軍一部份覆沒於此。特薩脫為埃及城特米他 (Drieta) 即坦蘇底 (Tamiathis) 之所在，並於尼羅河口。愷蘇斯 山系名，在埃及與亞拉比亞 披脫利 (Arabia Petraea) 之邊境。

(五) 據亞里斯多德 說，凡動物除都具四種普通的原素（即土、空氣、火、及水）外，尚有第五種最高的原素，就是脫；又說脫不但是心和星的材料，並且是動物的熱氣的原因。

(六) 迷渡沙 (Medusa) 為希臘神話中之女怪 (Gorgon)

頭上以蛇為髮，凡見其面者即化為石，後為柏爾修斯 (Perseus) 所殺，頭落地，血點悉變為蛇。

(七) 希臘神話：坦塔拉斯 (Tantalus) 為宙斯之子，因罪墮入地獄，浸身水中，水與領平，但彼張口欲飲時，水即退去；又頭上垂菓累累，但欲摘食時，亦即退去。蓋欲罰使飢渴，而欲使見食物與水也。

(八) 三者皆希臘神話中巨怪之名。哥爾根 (Gorgona) 女怪也，已見註三五。亥德喇 (Hydra) 為大澤之怪，有九頭，為赫邱利 所殺，頭落時變大三倍。開米喇 (Chimera) 為獅、龍、山羊合成之怪，能噴火，為彼勒羅芬 (Bellerophon) 所殺。撒但，希臘伯來原語，本有「冤讎」(adversary) 之義。

(九) 原文 "put on……wings" 描寫撒但 臨飛可以隨時將翼插上。此種化形的能力是凡天使都有的。

(十) 孟加拉 (Bengala 即 Bengal) 在東印度。德拿特

(Ternate) 及替多兒 (Todore) 二島俱屬摩鹿加羣島 (Molucca Islands) 之一，以產香料 (spices) 著名，故摩鹿加羣島 又稱丁香島 (Spice Islands)。

(四) 愛西屋皮海 (the Ethiopian)，即今之印度洋。

(五) Carberan mouths 意為塞勃喇斯 (Carberas) 一般的口。塞勃喇斯即冥王所畜之狗，有三頭。

(六) 希臘神話云，墨西拿 (Messina) 海峽兩旁有岩石，靠意大利方面者，其上有怪曰雪拉 (Scylla)，食人甚凶猛；靠西西里方面者有卡立布狄斯 (Charybdis) 乃一漩渦，亦甚險。

(七) 克勒伯利亞 (Calabria) 在南意大利。脫里內克里亞 (Trinacrian) 原文 Trinacrian Shore，即西西里。

(八) The night-hag 為一種暮夜飛行之巫婆。相傳巫婆常於夜間騎掃飛行，又傳其符呪力量極大，能致月蝕。

(九) Lapland。

(十) 此一形像即死也。

(十一) 阿費烏克 (Ophiuchus)，北極星名。

(十二) 俗信彗星為疫癘與戰爭之兆。

(十三) 此敵謂耶穌基督。

(十四) 伊里布斯 (Erebus)，「黑暗」之人格化，即幽界也。

(十五) 此處之海即指洪荒境界 (chaos)。

(十六) 冷、熱、燥、濕四者，為四種原素之本質的品性。每二品性合成一元素：火為熱與燥合成，水為冷與濕合成，空氣為熱與濕合成，土為冷與燥合成。

(十七) 作者於此係引用原子論，相信宇宙是由無量數形質不同的原子組成的。唯一般原子論的哲學家都主張原子之偶然結合即屬宇宙的原由，作者則當然相信其間是有造物者主持的。

(十八) 巴爾卡 (Barca) 與賽離尼 (Cyrene) 為非洲北部希臘殖民之城，位於亞力山大里亞 (Alexandria) 及迦太

基 (Carthage) 之間。

(五) 官風挾沙則愈重而勢愈猛。

(五) 洪荒即無秩序之意，故利有紛爭；若有秩序，則洪荒無權矣。

(五) 洪荒中諸元素均未形成，唯萬物靈生於洪荒，故為一切所由胎育的原因。

(五) 培龍那 (Bellona) 羅馬戰爭之女神。

(六) 怒勢 (the fury) 謂驟然昇騰之勢；彼時撒但昇騰如火勢，故以澆息 (quenched) 喻其停止。

(六) 賽爾提斯 (Syrtes) 在古代文學中本非洲流沙之名，此處借作流沙之通名。

(六) 革鷹芬 (Gryphon 或 Griffin) 為一種牛獅牛鷹之怪物。

(六) 亞力馬斯邊 (Arimasian) 為一種獨眼的種族。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言，黃金首為亞力馬斯邊

種族在歐洲北部，蓋自革鷹芬盜來者。

(六) 奧克斯 (Orus) 與黑提氏 (Aides 或 Hades) 為希臘羅馬對於冥王的異稱，今作者當作兩人。

(六) 德莫戈根 (Demogoron) 為命運之主宰，古代神話謂之為一切諸神之始祖。

(六) 密爾頓詩中之「天」有兩義：其一即謂宇宙，係包括天與地而言，又其一專指天堂，與地相對。此處係用第一義。

(六) 原文 anarch 係做 monarch 一字創造者：monarchy (帝國) 之主為 monarch (帝)；anarchy (無政府狀態) 之主則為 anarch 茲譯為「亂國之君」，蓋無法可譯之譯法。

(六) 希臘神話：阿各 (Argo) 為希臘第一大船。波斯波拉 (Bosporus) 為由普洛達替斯 (Propontis) 進入黑海之海峽，其處有浮礁，極險惡，船經此處有幸免者。

(六) 攸力西茲 (Ulysses) 為希臘之英雄。卡立布狄斯，見註。

四三對面的漩渦，即雪拉。

(七)此處「世界」即宇宙，包括天與地而言，故上文洪荒言來侵者，亦天與地並言之。

原 书 空 白 页

卷三

提綱

帝在座中，望見撒但，方向新世，奮飛力趨。乃顧座右，語其獨子，預言撒但，行且得志，料彼人類，將有愆尤，已則秉公，不尸其咎；以彼造人，本任自由，且與能力，足以拒誘。唯念其罪，實彼誘引，非如撒但，作惡由心，故欲寬宥，賜予殊恩。神子聞語，乃大讚美，帝則復言，正義難昧：人有野心，僭擬天神，

須難免死，並及子孫，除非有人，代彼受刑。於是神子，願自捨身，帝見其誠，亦遂應允，當即宣明，與以肉身，將令天地，咸頌其名，使其榮譽，冠衆精靈。衆聞是言，靡不悅服，一時歌隊，琴聲大作，對彼父子，頌揚慶祝。唯時撒但，斂翼不前，止一荒境，宇宙外圍，後名其地，「虛榮邊境」，彼時虛空，不見踪影。由是撒但，乃至天門，更由天門，進至日輪，遇管理者，名烏烈兒，乃變形容，前去問訊，詭言此來，爲有願心，欲得瞻仰，新物新人。因得彼靈，竭誠指引，遂復前進，直至於奈勿提茲山頂。

猗歟，神聖光明，(三)天之首生！(三)

抑稱汝爲無疆光線，壽與無疆共永。(三)

得毋怪我瀆嚴尊？

原來上帝卽光明，(三)

他一自那無疆時起，

未嘗不住在那不可接近的光明境。(三)——

原來您這光輝素質，由無始萌生，非由創造成！

抑又願，稱您作精氣之流本質清，

溯淵源無人知信。(三)

您當那天日未出，卽已生存，

聽上帝一聲號令。(三)

便譬若寬袍一領，

普被着方與水國，黑暗深沉，

乍現自那曠渺無形的無限境。(三)

我如今，雖久在昏暗之中寄頓，(三)

却終自那冥湖逃遁，

奮翼更劬勤，重又前來訪您，

一路上，經過那全黑半昏之境，(三)

曾將那永夜洪荒歌詠，

與那奧缶斯的琴調却殊音；(三)

原來我受天上繆司的指引，

先向那幽冥處冒險沉淪，

然後更高昇，不憚親艱困。

今乃得安然重訪您，

感着您那有生機的至上明燈；(三)

您却對我這雙目，一見殊緣悵，

儘教空瞬，徒覓您那鋒芒光線，曙色竟難尋；

都爲我這睛球，已被恁厚的翳矇銷損，

或已被黑衣障梗喪其明。

我却因雅愛神聖的歌吟，動清興，

仍出沒，繆司們所常臨的清澗，幽林，日暉山頂；

尤其是您，卹，以及您脚跟的羣澗清澄；(三)

洗濯您雙腳，緩流成調韻，

我每夜(四) 訪問惟勤：

也不忘那兩個，與我等聲名，同運命，

便是那泰米利茲，米温尼第茲，俱喪雙明；(三)

以及那泰里細阿斯，斐內烏斯，古昔預言人：

(三)

又嘗慮結思凝，俾自然激起諸和韻，

有若那不眠之鳥，(七) 暗地謳吟，

身藏在密林，把暮夜之歌獨詠。

如是，一年四季轉如輪，

却不見白晝光明，

也不辨晨昏美景，

賞不得春日花萌，夏日薔薇綻，

以至那牛羣，羊羣，神聖的人顏都不省；

只有的，茫茫雲霧，無窮黑暗，包裹在周身，

斷絕了人類歡娛的行徑，

見不得那優美的智囊書本，

却對着茫茫無字的一頁造化功程，

於我萬緣都絕盡，

欲求智慧已斷一重門。

我唯其這般處境，

故而尤須您，天之光明，燭照我內在之心，

將我心的一切本能盡輝映；

在其中植置雙眸，把一切氛霾祛淨，

庶幾我把目光難接的，也能明見告來人。

唯時萬能天父在天庭，

高高坐在諸天頂，

下瞰自純粹清虛境，

把自己的工程，及彼工程的工程一覽無餘贖：

他上首，有上天諸聖，侍立密如星，

俱得見天顏，受美福非言能罄；⁽²⁵⁾

居其右，則有他獨子，

便是自己光榮的小影。⁽²⁶⁾

他向凡塵，先瞥見，吾人的元始雙親，

當日人間實惟此二人，

都在那快樂的園中寄頓，

享受着戀愛，歡娛，非凡福幸，

那歡娛無人阻梗，那戀愛無與儔倫，

居在那幸福的清幽境。

嗣乃俯察幽冥，以及那居間的深窅；(二)

彼時撒但，正沿冥夜這方的天墉而進；(三)

身掛在鴻濛氣裏，半暗微明，

翼倦脚思停，方圖降落在這世界裸然的外境，

因它似實地堅凝，沒片蒼穹繞互，

却不辨是洋是氣，包圍在外層。

唯時上帝見他遙自高天頂，

爲的那其間，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他一目都

能盡，乃憑他先見之明，向他獨子這般將話進：—

「我獨生之子，你見否我輩的「冤仇」激

憤乃至此？

休道是地獄的障闌，劃定的界址，

一重重鎖鏈加身，阻隔深淵漫無涯，

也不得將他控制；

他似是報仇之念如焚復如熾，

終必至反禍及身而止。

看如今，他掙脫了各般拘禁，

飛翔幾已及天庭，

已在那「光明」的邊境，

欲徑向那初成的世界行，

去尋覓那其間放置的生人，

意欲一試他的本領，

或則恃暴力，竟毀滅他們的性命，

或則不祥更甚，(三) 逞奸謀誘使沉淪。

我料這沉淪難可免，

爲人間，易受他那阿諛的妖言騙，

易干犯我這獨一難違的命令言，

致使他那唯一服從的保證破壞難全：(三)

果如此，他和他的不忠子嗣，都將墮落入深淵。

至若問，這其間過失應誰居？

寧不是咎由自取？

都只怪人間，不合忘恩負主，

不知我於他凡所需求無不與；

我當日造他時，一秉正直公平理處，

雖然墮落總由他，却使他本可立身穩固。

原來我創造一切精靈天使，其道也無殊，

無論他成立者，失敗者，初無有二途；

其中成立者成立，墮落者墮落，都可自由自主。

因若還不使自由，但教不得已而循規蹈矩，

(四)

不令本心流露，

彼又安從示彼真愛忠誠篤信的實據？

原來「理性」與「志意」(就中「理性」

兼涵「抉擇」義)

二者盡空虛無裨，

倘使這二者攘奪「自由」之地，

致使悉成被動勢，

不受我調遣，却去徇從「不得已」

則我縱受彼服從無貳意。

彼亦何從讚賞，我亦何從喜？

然則彼等之創造，本無虧乎正義，

自不得歸咎造物者，也不得歸咎那造法於他

不利，更不得自怨運途乖戾，

一若有「定命」支配他們的志意，

以爲受甚麼絕對的命令，高遠的豫知，支配在

冥冥地。(三五)

實則這背叛，決定全由己，與我無干係。

且即使我豫知，這豫知也無如他罪戾，

因卽不豫知，這罪戾也依然確定難移。

所以他們的獲戾，並無運命絲毫的動機。

也無運命絲毫的影跡；

更無關我有先見之明，豫定之計，

他們所審斷，所抉擇，作孽全由己；

爲的我造他時，本使自由不制，

且必能繼續自由，直待自束縛自爲奴隸；(三六)

不然時，我便須改變他們的稟性；(三七)

便須收回我當日那永遠難移的命令；(三八)

這命令，本將彼等的自由註定，

彼等却自行註定去沉淪。

這其間，前一等，(三九) 沉淪出本心，

自誘惑自甘墮瀾；

至於「人」，則受前者所誘引；

以故人間得遇恩，前者則不容赦宥。(三)

我欲兼施「正義」和「憐憫」，

俾天上人間，俱有我光榮煥炳；

尤欲令「慈悲」，終古光輝長不泯。」

如是帝言，爾時馥郁仙香流滿天，

復有種不能磨滅的喜意新鮮，

而那多福的被選諸靈(三)瀰漫遍。

其間神子光榮無比豔；

原來他父的實體，悉在他身上表見(三)

他那容顏，有神聖的慈悲顯現，

復顯出恩情無量，愛惠無邊；

乃發爲詞語(三)如斯白父言——

「啊，父！適聽聖言終句，

說人間應得慈恩施予，誠哉是恩諭！

果如斯，天上人間將俱必頌揚吾父，

行且有贊曲聖歌難計數，

餘音繞父座，祝父無疆福。

原來人類乃吾父的幼兒，吾父的造物，

吾父適來猶愛顧；

雖則怪他自己太癡愚，

又豈能任彼詭謀蒙蠱，

竟使沉淪終古？

願吾父莫存此意，願吾父此意全祛；

爲的父，您是個萬壽的審判主，

吾父的審判，一循公義無乖錯！(三)

且吾曹之敵，也豈能令遂所圖，

致使吾父的功程敗在中途路？

豈可任彼逞奸謀，償所欲，

反教吾父一團善意盡成虛？

到那時，他雖則罪孽加深，却已成就他復仇之

舉，

豈能眼看彼傲然歸去，

并將他所竄敗的全人類，盡皆率領返冥都？

父當初創造人間，原爲的自家榮譽，

如今爲彼故，豈欲將這功程悉剷除？

果如斯，則吾父仁慈偉大處，

必將遭議且蒙污，無辭可辯護。」

於是，那大造物主答言如此：——

「善哉吾子，我心內的歡愉全在爾，(三)

爾是我胸懷的產兒，(三)

爾是我語言，智慧，效能的獨子，(三)

爾所言實獲我心，悉與我預定之謀無二致。

原來那人類，將不致淪亡都盡，

願受拯時得救拯；

却非是因「他」有願心，

乃憑我自由施與之恩。(三)

我願將那失墜的權能恢復，(三)

雖則那權能已經籍沒，

已被役於非分貪圖的罪惡：

只若他得我匡扶，

必仍能對那致命的冤仇抗拒。

若還他得我扶助，

當自知墮落狀態中如何不貞固，

也當知全仗我拯彼沉淪苦，微我永難超度。

那其間有的我欲賜殊恩，

因他被挑選卓異羣倫，

這我心中計已定：

自餘的，則將聽我的感召，

倘有罪，我則時時加警告，

使他趁那施恩時正好，(三)

及時慰解神明的怒惱；

爲的我將清彼昏冥的感覺，足使能明了。

我將柔彼鐵石的心腸，(四)使彼知悔恨，服從，

祈禱。

原來我對這悔恨，祈求與服從，

縱但萌嘗試忱衷，

我目當不昧，我耳當不聾。

我又欲，將我這審斷者的「良心」納彼心，(五)

俾供他取作南針；

他若還能聽信，便能一着着穩步進光明，(六)

終得達那永久的安全境。

但我這久長的容忍，施惠的期程，(七)

若有人蔑視不經心，便始終不容與分；

却使他頑者愈益頑，瞶者愈益瞶，(四)

顛躓沉淪必愈深；

舍此等，我一律垂憐不拒擯——

只如斯，此事猶未了。

因人間不順不忠，已破壞他的節操，

且獲罪天上至高權，欲把神明效，(五)

致一切喪亡不保，

思贖罪，更無長物能尋找；

但他有罪究難辭，須用神聖的滅亡來處治，

故他與代代子孫都必死——

他若不死正義死，決無兩全之勢，

只除却有他人，資格稱，發願心，代彼把身殉，

俾無虧正義的嚴謹。(六)

天上的權能，且言如此仁人何處尋？

爾等之中，有誰肯去作凡人，

去替凡人贖罪刑，

以義者赴將不義拯？(七)

不識天庭上可有這般至貴的慈仁？」

如是帝諮詢，只是那天上歌班肅立盡無聲，

天庭上充滿了寂靜。(八)

終沒個願賜人間庇護恩，

或肯出頭作保證——

更無論，爲人贖罪，敢把這籍身之禍惹在自家

身。

故倘非那神子胸懷着神聖慈悲豐盛，⁽⁵⁾出

任調停，

我人類，當必至今未得贖，竟沉淪，
受嚴刑判定，免不得死滅在幽冥：

那時他這般繼續將言進：——

「父親，聖言既出無回命，⁽⁵⁾料彼人間定
荷恩；

然則這「恩情」何不卽令覓方術，尋途徑，

俾於父插翼的使臣爲最迅，

去訪問我父的一切生靈，

使彼萬倫俱得幸，

無阻梗，也不待哀求祈請？⁽⁵⁾

因若得這般臨幸，則人間良可慶！

否則一經他罪死⁽⁵⁾沉淪，

便永遠難受這恩情幫襯；

那時他自己贖罪已清，

這適宜的貢獻，應施而未竟，

便於他無功可盡。

然則父且看兒身！

兒願將身替世人，

願將兒命去替人間命；

父便將兒當作「人」，

在兒身洩父怒憤。

兒爲彼，將別離我父胸懷地，

將把這僅次父一等的光榮棄如敝屣；

兒爲彼，將終就死心無悔；

將任「死」在兒身洩盡它的怒氣。

兒將不致久屈伏，在它那黑暗的威權底。

父既將生命付兒永屬己，(美)

兒徵我父無生理；

縱如今兒去投降「死」，

並將一切可死的盡在它的債簿記，

但若至這債已經清理，

父當不任兒作它魚肉，居在那寂寞墳塋裏，

當不容兒這潔白靈魂，與那其間的「腐敗」

永居同一地。(美)

爾時兒將勝利復興起，

去降服當初的勝利者，將他那誇耀的戰利品

依然歸己。(美)

於是「死」將身被死傷痕，

將沮喪頹唐失威勢，

被剝奪它那致命的利器。(美)

我則高高奏凱大空裏，(美)

將「地獄」帶作俘囚，也不由它不願意，

並示人以那黑暗的威權被繫。(美)

爾時，父見這般景象心應喜，

當必自天庭下瞰笑微微。

兒其時仗父提攜，
將一切敵人都斃，

最後把「死」也殲滅，將彼尸骸塞在坟塋裏。

(三)

夫然後，兒乃率領贖回之衆上天宮，

經久別，歸來與父重逢，

爾時我父當無愠怒容，

却只有和平穩固，和好雍融；(三)

從此後，在父前，不虞逢怒心惶恐，

將惟有喜氣洋洋伴聖躬。』(三)

神子之言至此竟，

他那仁惠容顏，蓄語却無窮盡，

將一團不死的慈愛，照向人間可死人；

除却他那孝順之忱，

更無與這樣慈祥競輝映；(三)

原來他對他偉大父親的意旨全從順，

有若那樂於被獻的犧牲。

一時滿天上都懷驚異心，

深怪這舉動意義難明，究不識都爲甚；

只是那萬能神，卽又如斯將話應——

「啊，你爲這忿怒下的人類覓和平，(三)

天地之間僅得尋，

啊，你是我唯一的歡欣！(三)

你明知，我對我一切的工作，盡如何愛寵情深，

那人類，雖最後造成，

我也一般眷愛，並無減等，

故你今爲他們，欲別我胸懷與右手而行，(六七)

我只得割捨心熬忍，

俾和你暫時離別，去救那全族沉淪！

是故那唯你能贖之人，

你也須分得他們的本性，(六八)

你自己須到人間去做人，

迨到時辰，你將由處女胎成了肉身，(六九)

做一種驚奇的誕生；

去代亞當做一切人間的首領，

雖則你是亞當的子孫。

昔因他，一切人間都死盡，

今因你，得復生的將盡復生，(七〇)

有若出自人間第二根，

儻無你，人類無人得救拯。

他有罪，因使一切兒孫都做了罪人；

你因功，將解免他們的罪咎，(七一)

只消他們把自己義與不義的行爲都否認，

將自己移生在你身，並由你受得新生，(七二)

如一乘至公至正，

須得人代人將罪贖清，

並爲他替死而受審，

直迨至重興從死境，

乃帶得以性命贖回的兄弟也同興。(五)

似此，天上的愛乃勝地獄的憎恨。(五)

因愛而致死，因死而贖刑，

經這大犧牲，方贖得地獄的憎恨輕易所傷損，

至若有不，接受此恩，則被損方無窮竟。

唯是你，雖降天庭，去取得人間性，

你自己原來的本性仍無減損。

只因你，雖則有坐位與神同受至高的福幸，

雖則你一切享受都與神齊等，

却願捨一切，去救那人類的全淪。(五)

復見你所以值得爲神子，

豈爲生來權利，多憑自有功勳，——

蓋因你心善處，比偉大與高崇遠勝；

又因你愛心之盛多過光榮盛；

故以你的謙遜，將把你的人性也一併高舉在

這座位之尊。(六)

你於此，將安置你的肉體之身，

你於此，將以神與人兩重資格統秉權衡，

並爲神子亦人子，做一個經塗油的宇宙之君。

(七)

我授你一切權柄。(六)

你治理長垂久永，並造就一切功勳；

我命你爲至高首領，

使那得座精靈，王國，權能，轄境，都聽你的命：

無論上天下地，以及地底的幽冥，

一個個向你屈膝都從順。(六)

於是你率領光榮從侍出天庭，

高在雲端去顯身。(六)

遣那傳命的大天使，宣告你那可驚的法庭，

命四方生人，以及一切時代的死者都提來聽

審。(六)

那聲音大震，將使彼等睡眠都醒。(六)

然後召集了你的列聖，

便把惡人暨天使一齊鞫訊。(六)

他們既被提審，將必帖然受判無言應；

及迨至地獄之額已盈，

便從此將它永閉禁。

唯時世界將被火燒焚。(六)

更有新天新地出自它的灰燼。(六)

那其間居住者盡皆公正，

經一切久長的艱困，

終見黃金的日子臨，

這就是黃金行爲的結果，

就是歡，愛，與夫佳美真理之得勝。

然後你可以放下你的王杖，

因彼時一切盡由神。(六)

那王杖已無須再秉。

只是你等諸神，須得對他崇敬，(六)

因他爲完成這一切而捨身；

你們須崇拜神之子，如對我一般尊敬。」

那萬能之神言猶未竟，

便聽得天使之衆，盡高呼表示歡欣，

響如發自個無數之羣，

美若出自那祝福之音，

致天庭，被歡喜之聲(六) 大震，

響亮的「喇噉哪」充滿了那無窮之境。(七)

大衆俱向兩寶座鞠躬躬低屈身，

把那「阿瑪綸」(五) 與黃金織就之冠擲地

示崇敬，(七)——

那「阿瑪綸」乃是種天花神品！

本生在樂園中，與生命之樹密近，

業經開始把花萌，

未幾因人獲罪，移植到天庭，(八)

從茲生長開花在天頂，

把生命之泉掩蔭，

正當那幸福之河(九) 穿過天心，

把它的琥珀之流(十) 灌溉着愛儷仙花(十一)

的地境。

那被選諸天使，將此終古不凋花，

結束他那光線所圍的華髮。

爾時密稠稠把散亂的花圈拋下，

致使那碧玉般海色的輝光砌地，(卷三)

顯出天上玫瑰的紫色光華。

然後復加冠，乃把黃金之琴手裏拿，——

那琴常協調，總無差，

光煜煜，若翦囊向在腰間掛；

於是把銷魂的交響絃曲，

引出了神聖之歌音調佳，

喚起了歡喜無涯：

那歌中無聲缺乏，

凡百聲音無不能諧和相洽，

原來天上的和諧蔑以加。

父啊，那諸天使首先歌頌您，(卷三)

您是個不變，不死，無限，全能的宇宙之君；

您是一切存在的作者，

您是「光明」泉脈之所存，

您自己，身居那榮耀的光明境，

坐在寶座上不可幾近，

無人能見您的形，(卷三)

但當您把全光掩蔭，

引雲頭，如龕樣，包裹您周身，

從裏面，透出那過明若暗(00)的衣裾影，

也已足眩耀天庭，

便是那最光明的撒拉弗也不敢近，

却須把雙翼遮蔽雙睛。(101)

您，他們其次要歌吟，(101)

您是一切造物之首生，(102)

親生的聖子，神聖的小影；

您那明顯的容顏上，無雲蔽蔭，

見那萬能之父分明映，

不因您，無造物得觀其形：

您身上，有他那榮耀的光輝深印；

他那博大的精神移注在您的身。

他那諸天之天，(103)暨其中一切權能，

都因您方能創造成；

也因您，方將那野心的「支配」(104)投下天庭。

那一日，您曾不惜用父的可怖雷霆，

也不止您那烈火的戰車輪，

緊控其喉頸，驅逐那潰亂的精靈，

致天之永久的柱梁都震。

迨至您追逐後，返天庭，

便聽得諸權力大聲稱頌您，

說您是您父的威權之子，

將他的仇敵嚴加報復不容情。

至於人，您便不這般處分(105)

他，都為他們的(106)惡意致沉淪，

您，(107)慈恩之父，所以不如是嚴厲加刑，

却多傾向在憐矜。

您那親愛的獨子，一經明察您的心，

知您對於那脆弱之人，不欲嚴加處分，
却多傾向在憐矜，

他便欲平您的怒忿，

終止您那見於顏色的慈悲與正義之爭，

遂不顧自家的福幸與您僅差一等，

甘爲人類的愆尤去捨身。

啊，如斯之愛實無倫！

除却神聖的胸懷無處尋！

猗歟，上帝的兒子，人間的救星！

從今後，我（二〇九）要將您的名，

取作豐富的題材，以入我的歌詠，

我的弦琴，將永遠不忘讚美您，

也不使和您父的讚美離分！

如是，那諸天使在天庭，星圓之頂，（二一〇）

歡娛歌頌，度過他們的快樂時辰。

唯時撒但已降落，在這渾圓世界的黑暗堅球

（二一一）面上行，

那圓球的第一層，（二一二）

界別下層的光輝諸圍境，

闌斷了「洪荒」暨那荒古的「黑暗」侵入

之路徑。

那世界，遠望似個圓球形，

今至近，則似一片大陸茫茫無際垠，

黑暗，荒蕪，曠莽，但見那無星之夜（二一三）把眉顰，

復受那「洪荒」風颶猛，

在周圍，恫嚇狂吹不住停，

天空中凶險無情，

只除却，那一方，距天垣，雖不近，

却得見微光反映，

空裏風聲也較平。

那魔鬼，在這茫茫曠境，自由自在而行。

就可譬一鷲鷹，本生在伊馬烏斯（二四）山頂，

那其間有雪掩的山崗，與遊牧的韃靼族人接

境，

因其地乏餌可尋，

乃遠引，欲到那牧羊山上，得把羊子羊羔肉飽

吞，

故飛行，向那印度諸流海達泗披或恆河（二五）

之境，

半途裏，卻在塞里坎納（二六）的荒廢平原暫駐

停，

其地中國人，用風帆把藤車驅使輕行（二七）

彼時那魔鬼，也正似此鷹，

獨徘徊，在那多風的海樣茫茫地境，

一心只想去尋覓他的魚肉犧牲。

他那時孤身隻影，

爲的那其間，更沒有其他有生無生的造物能

尋；

但這也只是當時情景；

到後來，因「罪惡」已使人間事業盡爲虛榮

充物，(二五)

便見自地上，萬類紛紜似氣騰，(二六) 飛昇到此

境，

盡都是虛幻無恆，——

其間兼有一切虛榮的物品，

以及在這虛榮裏，建築他們的光榮希望，不朽

聲名，

或建築今世來生幸福的人人。

凡人由可痛的迷信，盲目的熱心，

捨人間的讚美別無冀付，

在地上，曾得報酬心已逞，(三〇)

都將至此受相當的報應。

也若他們的功績，一般虛幻難憑；

凡一切自然之乎所未竟的功程，

悉皆怪異，未完成，或則不情地消混，

消融在地上，飛昇至此境，

未至最後消融盡，

悉於此徒自彷徨不住停；

或夢想，以爲這一切都在那鄰近的月中寄頓，

三二

實則其言妄謬難憑信：

原來那銀色蒼蒼的田野，自有它更適的居民

管領，

便是那遷來的列聖，中性的精靈，(1110)

具有那介乎天使與人類之間的品性，

至於此境，(1111)則先有那自古世界來居的巨人，

乃由人間兒女苟合而生，(1112)

雖當日嘗享英名，

徒帶得多數豐功空似影。

次則有那示拿平原上巴別之城建築人，(1113)

到於今，若還材料能供應，

仍有人徒勞心計新營巴別城。

其他來者悉孤身；

有個恩柏多克利，(1114)為欲人信彼成神，

甘躍入埃得納，(1115)火山烈燄去殉身；

又有個克利奧謨布洛脫，(1116)

為欲到柏拉圖的愛儷仙，(1117)早享福幸，

竟赴大海把身沉；

此外尚有多人數不清，

或為未熟人，或係癡愚人，

或屬隱遁流，或為托鉢僧，

那其間有黑白灰三色，俱帶着廢物紛綸，(1118)

復有巡禮者浪遊來此境，(1119)

生平嘗迷路，曾到各各他去覓那活在天堂的

死人，(1120)

此輩都把樂園拿得穩，

故臨終，恆將豆米尼叩或聖芳濟，(二三)式的外

套加身，

心謂這般裝扮，乃得通行。

於是他們通過七行星，通過恆星，(二四)

又通過那擁衡所謂「歲差」的水晶園境，(二五)

更通過那初動之層，(二六)

至此，有若聖彼得得方拿着鑰匙在天上的便門

等候他們，(二七)

便向天根舉脚登，

却誰知，——你看清！

那時忽起了猛烈的橫風一陣，

自兩岸，橫刮得他們遠出萬餘尋，

直送入杳冥的空境。

那時你便見，僧衣，僧帽，僧巾，

併它們的穿帶者，悉被飛揚拋擲，碎作紛紛；

復有那遺骸念珠等，(二八)

以至於免罪符，特許證，布告書，宥恕令，(二九)

都做了狂風的戲弄品：

一件件，高高地旋舞飛騰，

越過了世界的背面，直至一廣大的「邊境」，(三〇)

那地方，自此有「愚者的樂園」之稱；(三一)

到後來，也殆盡人皆知稔，

今已無人居住絕人行。

凡此昏冥地境，那魔鬼一路行來都認清；

他經久久漫遊行，

始得見微微一線明，

便向那其間，把他那廣涉躡的步兒加緊。

他遙望見，有建築高聳崢嶸，

迤邐達天壁，一步步輝煌漸勝。

在其顛，益富麗，則有若堂皇宮殿門，

其前裝點着，金剛寶石與黃金，

密簇簇，有那東方的珍寶在門前輝映，

非筆墨所能狀寫，非人力所得儀型。

那階除，正如雅各見一隊隊光明的衛士，

由其上降落躡登的形景，(四二)

他那時方從以掃處奔往巴旦亞蘭地境，

露宿在路斯之野夢迷沉，

迨甦醒，仍高呼「原來這是天門。」

各階段，盡有神祕的意味於中含蘊，

並非在那其間，常固定，

却有時抽上賣庭失踪影；

居其下，則有片碧海光瑩，(四三)

似蒼玉，又似真珠流漾成，

有從地上來，天使所載運，(四四)

必經此海上飄行，

或則乘火馬之車狂歡渡此境。(四五)

彼時那階梯，正放穩，

意若對那魔神故示易躋登，

或以益他被擯出福門的悲憤。

與此門對正，自下方開闢，直達那樂園福境，

(一四)

有通道下連人世，廣無垠；

日後有一道通至郇山頂，

及上帝所酷愛的「應許地境」(一四)

雖廣大，却遠不如此徑。(一四)

這近闢之徑，常有諸天使，受敕令，來往頻頻，

去訪問那有幸的族人，

帝亦常顧盼，輒垂青，

失樂園

卷三

自那約但河源的派內阿斯，(一四)

直覽至別是巴，(一五)即與埃及及亞拉伯接界的

地境。

那出口之廣，直與「黑暗」爲鄰，

有若大海的隄防蘇互。(一五)

此時撒但立在天梯的下層，

那天梯，黃金爲級直上達天門，

下瞰處，突見這世界的奇景，

不由得詫異心驚。

就譬若斥候之兵，

徹夜冒艱危，走過黑暗荒涼的路徑，

迨天明，則身在一高聳的山崗頂，

一三五

不期然，驟見得異國的美景，(二五)

或見得著名的都城，

裝飾着尖樓尖塔，光耀晶明，

方受那旭日之光，金輝煥炳。

彼時那魔鬼，雖向曾見識天庭，

也不免被這般驚異之心所佔領，

然而嫉妬之心則更盛，

爲見這世界美麗無倫。

他於是舉目察周巡，

(且他身站處，遠高出那傘樣的「夜」之陰

影，(二五)

故一覽無不分明，)

先自東端的「天秤」(二五)

直至那負載奎星遠在地平線外大西洋上的

羊毛星；(二五)

次由此極至彼極，以目測其徑——

然後更不留停，

便向這世界的第一區(二五)中奮翼而急進，

通過那澄澈的空氣，不費勞辛，

從那無量星辰的隙裏繞出他的行徑。

那星辰，遠看去，不過是微光掩映一星星，

今在近，則似各成世界開新境；

或又似歡愉之島列成羣，(二五)

有若那赫斯拍喇斯的園圃，自古馳名，(二五)

內有幸運的田疇，林薄，花谷，歡愉真不盡！
但不知有誰幸運住其中，他也不遑問訊。

羣星上，則有那金黃的日輪，
燦爛似天庭，把他的眼睛勾引。

他便向那方前進，

通過個蒼穹幽靜，

（却難言上耶下耶，抑經度耶，（二五）

也不識離心抑近心；）（二六）

於此，那大明之體（二七）大放光明，

使那密集的尋常星座，都遠離，不敢近，

和他那威嚴之眼，相隔着一段途程。（二八）

那衆星辰，按節奏，舞蹈而行，

日月歲時因以定，（二九）

都迅動，各依途徑，

向着他那使萬疇欣喜的明燈，（三〇）

或則受他的磁光吸引，運動迴巡。（三一）

那太陽光線，使宇宙盡受和溫，（三二）

並把和光透入羣倫的內心，

縱無形，却有力，甚至能直射「深區」，（三三）

原來他那發光地位，奇妙難名。

至此那魔神，遂泊停，

似這般地境，縱有天文家窺探日景，

殆從未得見自他那玻璃望遠鏡。

那其間，他發見，非言語所得形容的煥炳，

無論人寰金與石，都難與比賽光明；
那質地，雖非各部都勻等，

却盡見輝光洋溢，有若那熾鐵熒熒。

若說是金質，則應一部是黃金，一部是純銀，
若說是石質，則大都爲紅寶石，橄欖石，赤石，黃

石之倫，

盡屬亞倫胸牌上那十二品中的珍品。(二六)

復有一種石，(二七)人間常想像其存，

却捨此無從得見真；

這種石，或與此類似之品，

下界人羶的哲學者，(二八)久久尋求不獲尋；

雖則他們的技術多能，

能把那易渙散的黑梅斯縛定，(二九)

又能從海裏，喚起那普洛條斯年老人，不加縛

網，

由他變幻種種相，終以蒸溜器溜出原形，(三〇)

然而此石終於無處尋。

故此處的田疇地境，

怎怪它能噴出純粹的長生不老精，(三一)

或怪它的河道裏，能流出服飲的黃金？(三二)

原來那具有至高化力的陽精，

雖則與吾人相離遠甚，

但經他那神奇的一觸，再混入地中的津潤，

便能使這黑暗區產出恁多貴重品，(二五)

顏色燦爛，效力殊珍。

彼時那魔鬼，目覩這新事新物，並不爲之眩暈。

他舉目極覽遐方景；

爲的那其間，無障礙亦無陰影，(二六)

但有陽光徹朗明，

譬如亭午時，光由赤道(二七)直臨照下

今上射，也似這般筆正，

故雖不透體，任向何方不投影；

加以那空氣，沒一處似此清澄，

故使他對遠物視線益銳敏，

因得見，有一光榮天使立在他的視境，

便是約翰嘗得瞻光那一人，(二八)

那天使，但露他的背影，

却是光輝無蔽隱，

有一日光織就的金冠環其頭頂，(二九)

復有同樣光輝的蜷髮，在那生翼的雙膊飄漾

披紛。

他似是，身負着重大的任命，

又似是，正在沉思默忖。

彼時那不潔的精靈(三〇)心內欣，

爲的冀可以得人指引，

指引他那飄泊的途程，

去到人間居住的樂園境，——

那就是他的途程的終了，我人災禍的初生。

只是他，須得要先變原形，(二六)

因若不然時，怕不免遇艱危，遭阻梗：

他於是，變做個少年基路伯的容形，

雖不類英年方盛，

却是面目間，有青春的氣象充盈，

肢體也優嫻而雅馴：

幻化得巧妙難名。

冠之下，有披揚蜷髮，垂兩頰飄拂鬚髻；

有羽翼彩色爛斑，上灑着黃金煥炳，

那便是他的緊束行裝，(二七)爲準備飛行奮迅；

那時他却柱銀杖款步而行。

不迨至近，那光輝天使已聞聲，

耳中若受警，急便迴身；

那魔神一見便相認，

原來是烏烈兒大天使，聖前七位隨從內一名：

(二八)

那七靈，於帝座所居最近，

嘗侍立，候神命令，

又是天神的眼睛，(二九)

上則遍察天庭，下則到人間，行使命，

無論高原，下隕海中，陸上，靡不遍周行。

那撒但，便如是對他將話進：——

『烏烈兒，那光耀巍巍帝座之前七天使，

你是其中第一靈，

你向來作通事，爲上帝宣傳聖旨，遍及那至上

天庭，

那其間有他的諸子（二三）盡等候你的信。

你如今居此境，

殆亦受至高諭旨，有同樣光榮的使命，
並爲他作眼目，常到這新成世界巡行。

我只因不可名言的願心，

欲見識上帝的一切神奇作品，——

尤其是「人」，他的眷寵歡愉之所存；

只因「人」，他設備這般奇異的功程，——

我因此，故走出基路伯歌唱之班，

踽踽獨行來此境。

最光明的撒拉弗啊，願你言明，

這其間，那個光明園境，是人類之所居停，——

或別無固定的住場，便住在這些光明的園境，

都願你明言無隱，使我得前去訪尋，

或則去私下窺探，或則公開瞻仰不瞞人。

原來那大造物主，曾賜他們世界一層層（二四）

並賜他們萬種恩；

故我欲，借他們，暨一切物品，

讚美那肇生萬有之神，

這也是理所該應；

原來他已秉公平，

將那叛逆的仇敵，驅入幽冥最下層，

今爲彌補那缺失，故創造這有幸欣愉新族人，

望他事已更忠心——

他一切安排部署，無有不賢明！

如是，那僞善者誑語蒙真，竟不露破綻；

因無論人間或天使，遇僞善，總難分——

這是唯一無形的罪惡，依聖意，許在人間天上

行，

只除上帝不能明；

且常情，往往「智慧」雖清醒，

「疑慮」則睡眠在「智慧」之門，

把責任交給「單純」

又「善性」，凡遇似乎無惡處，便謂其中無惡

心（天啓）

此所以如今烏烈兒，竟一度被欺不違省，

雖則他是太陽的管理者，

在天上，又向稱眼力最敏的精靈；

那時他對這卑鄙欺人的詐僞徒，

坦直不疑心，這般將話應——

「美麗的天使啊，適聽你方才說願心，

爲欲去見識上帝的作品，

藉可以稱頌那巍巍造物神，——

這願心非爲過分，

不足以構成你的罪名，(二八)

且即使似乎過分，也愈當讚賞不當懲。(二九)

你因這願心誠，

竟拋撇你那清火天中的宮館，獨行來此境；

料別個在天庭，這些事大概但求耳聽，

你却必須目擊，方算如心：

都只爲那上帝的一切工程，誠哉是奇景，

得見識自可心欣，

更值得把一切常常念在心！

只是有那個被創造之心，能把這萬疇都悟領，

或能把那創造萬疇的智慧也通明——

原來這智慧，向將萬物的原因深祕穩。

我當日，見這世界的原料紛紜，

本皆混亂不成形，

迨聽得上帝一聲吩咐，

瞬息之間悉聚屯：

那時「渾沌」便聽他的號令，

「喧譁」肅立亦受命，

茫茫的「無限」也有了限境；

及至他吩咐第二聲，(三〇)

便見「黑暗」逃奔，「光明」輝映，

秩序隨由紊亂生。

於是那重濁的地，水，氣，火，四元行，

俱各自忙歸本境；

至這輕清第五素，(二九)

則向上昇騰，鼓舞而成種種形，

及夫旋轉成圓渾，乃變做無數星辰，

便是你目前所見的形景，

你當也見他們怎運行：

各有各的地方指定，

各有各路徑遵循：

自餘都成宇宙壁，在它的四周環互。(三〇)

你看那圓球在下境，

它向這方之面有光明，

實則不過由此受光而返映，——

那就是地球，人間的居境；

那光明，便是人間的白晝，

倘無此，便也當如那半壁，爲「夜」所侵凌；

但那鄰境的月輪，遇有緣時常會來幫襯，(三一)

(所謂月，便是它對面的嬋娟一顆星，)

她繞中天，周而復始，每月一迴巡，

由此處借得光明，

使她那三態(三二)的容顏缺復盈，

藉能映照在人境，

並於她那蒼白的封境，抵制「夜」來侵。

我今所指那一點，便是樂園之境，

亞當之所居停，

那高高的叢蔭，便是他的園亭。

你此去，當不致迷途徑；
爲的我亦須由此路行。」

他言罷，便迴身；

那撒但，深深地鞠躬致敬，——
因這是，上等精靈所慣行，

原來在天上，相當的尊重與禮敬，沒個看輕，——
便告別，自黃道（二卷）直向地之濱，

滿心希望此去得功成，

在空中，百度迴旋而奮迅，

直迨至，奈勿提茲山（二卷）頂方停。

（二）此三卷一節，爲全書第二部之緒言。蓋失樂園全書十二

卷，天然分爲三部。第一二兩卷爲一部，以地獄爲主題；三卷至八卷爲第二部，歌詠天地及樂園之事；九卷至十二卷爲第三部，則詠天使墮落及喪失樂園之事。三部之首各有緒言，而第一卷首之緒言，則兼爲全書敘曲。此第三卷，描寫由黑暗進入光明，爲全書最美麗之一卷，其敘曲乃作者抑寫個人情感而向光明告語者。

（三）光爲創造第一日之所產，見創世記一之三。

（四）創造的光之前尙有無始之光。

（五）見約翰福音一之五。

（六）提摩太前書六之十五云：「……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主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裏。」

（七）約伯記三八之一九云：「光明的居所從何而至？」

（八）創世記一之三云：「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九）謂洪荒荒境也。創世記一之二云：「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

暗。』

(九) 言詠地獄事已有兩卷之長。

(十) 全黑之境謂地獄，半昏之境謂洪荒。

(十一) 奧布斯 (Orpheus) 希臘神話言善琴者，禽獸木石悉傾聽之。其妻死，以琴動冥王，得放還。嘗作夜之讚美歌。作者歌詠冥夜，自謂嘗受靈感，故言與之殊調。

(十二) 密爾頓四十四歲喪明，目不能見光，故曰「惑」也。「明燈」謂太陽。

(十三) 見卷一註(八)及(九)上言繆司們所常臨之地，蓋言亦愛異教之詩。此言於郇山訪問特勤，以郇山為聖地，而作者蓋以基督教詩人自命也。

(十四) 密爾頓最多受靈感之時恆為夜間及清晨。

(十五) 泰米利茲 (Thamyris) 色雷斯 (Thrace) 之詩人，自誇詩才高於繆司，因受天罰成瞽。荷馬之伊利亞特第二卷及柏拉圖書中均提及之。米溫尼第茲 (Meonides) 即荷

馬 (Homer) 著名之希臘盲詩人。

(十六) 泰里細阿斯 (Thesias) 希臘誓預言家，見於荷馬之奧德賽。斐內烏斯 (Phineus) 亦希臘之誓預言者，見於味

吉爾 (Virgil) 之伊尼易德 (Aeneid)。

(十七) 「不眠之鳥」(wakeupful bird) 謂夜鶯 (nightingale)。

(十八) 馬太福音一八之一〇云：「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又同書五之八云：「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

(十九) 希伯來書一之三云：「他（上帝的兒子）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輝，是上帝本體的真像，……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二十) 「深窅」謂洪荒境。

(二十一) 夜之此方為宇宙，彼方為洪荒。

(二十二) 人類若被引誘，則作惡出於本心，故「不祥更甚」。

(二十三) 遵守命令即為服從之保證。

(二四)自此以下十行，意謂上帝造人，悉賦以自由意志，惟自由意志表見之善惡乃真善惡，否則爲善爲惡出於「不得已」者，非得謂之真善惡。

(二五)羅馬書八之二九—三〇云：「因爲他豫先所知道的人，就豫先定下効法他兒子的模樣……豫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爲義。所稱爲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二六)羅馬書七之一四—一五云：「我……是已經賣給罪了。因爲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作。」此卽意志不自由的狀況。

(二七)創世記一之二七云：「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

(二八)創世記一之二八云：「上帝說：我要照着我們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樣式造人。」此語已成「永遠難移的命令。」

(二九)「前一等」謂撒但及墮落之天使。

(三〇)言人類可以得救，墮落的天使則不得救。

(三一)詩篇八九之一四云：「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三二)「被選諸靈」見提摩太前書五之二一。

(三三)歌羅西書二之九云：「因爲上帝本性一切的豐富，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三四)謂以恩情與惠愛等發爲詞語。

(三五)創世記一八之二五云：「審判全地的主，豈有不行公義的嗎？」

(三六)馬太福音三之一七：「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三七)約翰福音一之一八：「在父懷裏的獨生子。」

(三八)哥林多前書一之二四：「基督總爲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言基督爲實現神意之唯一人。

(三九)言人類之得救全由神恩所賜，已雖有被救願心，但無能力。以弗所書二之八：「你們得救是本乎恩……這並不是

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爲，免得有人自誇。

(四) 以下言拯救人類的步驟。

(四) 哥林多後書六之二：『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又約翰福音一二之三、五：『應當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

(四) 以西結書三六之二、六：『我……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四) 羅馬書二之一、五：『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四) 馬太福音一〇之二、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四) 羅馬書三之二、五：『他〔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的罪，……顯明他的義。』

(四) 以賽亞書六之一〇：『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

(五) 創世記三之五：『你們吃〔禁菓〕的日子……你們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惡。』

(五) 希伯來書九之二、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五) 羅馬書五之七、一八：『爲義人死，是少有的；爲仁人死，或者是敢作的。惟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又彼得前書三之一、八：『因基督曾一次爲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五) 啓示錄八之一：『天上寂靜得有二刻。』

(五) 歌羅西書一之一、九：『因爲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五) 以賽亞書五五之一、一：『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

(五) 以賽亞書六五之一：『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爲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裏，我在這裏。』

(五)以弗所書二之一：「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五)約翰福音五之二六：「因為父怎樣在自已已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已已有生命。」

(五)詩篇一六之一〇：「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五)詩篇六八之一八：「你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就是在悖逆的人間受了供獻。」

(五)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五五：「死阿，你得勝的權勢在那裏？死呵，你的毒鉤在那裏？」原文 *inortal sting*，本

「致命的刺」的意思。

(五)歌羅西書二之一五：「就仗着十字架凱旋（原譯：誇勝。）」

(六)歌羅西書二之一五：「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衆人看。」

(六)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六：「儘末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又啓示錄二〇之一四：「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

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六)歌羅西書一之二〇：「既然藉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睦了。」

(六)詩篇一六之一一：「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六)言甚於對人之愛者唯有對神之順從耳。

(五)以弗所書二之三：「我們從前……本為可怒之子。」又十四：「因他是我們的和平（原作「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

(六)馬可福音一之一一：「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

愛子，我喜悅你。」

(六)參看本卷第六三行。

(六)言神子為贖罪故須取得人類的肉身。

(六)加拉太書四之四：「及至時候滿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又約翰福音一之十四：「道成了肉身，居

在我們中間。』

(六)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二：「在亞當裏衆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裏衆人也都要復活。」

(七)羅馬書五之一八至一九：「如此說來，因一次的過犯，衆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次義行，衆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衆人成爲罪人；照樣，因一人的順從，衆人也成爲義了。」

(八)義者不自居功，不義者亦不自命能贖罪，而悉歸功於基督之恩，並對基督信仰，然後乃得贖罪也。

(九)羅馬書八之二九：「他〔上帝〕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十)人類之沉淪原於撒但（代義地獄）之憎恨。

(十一)腓立比書二之六—八：「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同等爲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爲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十二)基督之復活昇天，並非喪失人性，蓋仍以人之子之身轉昇天者也。

(十三)「基督」之名原拉丁語 *Christus*，本自希臘語 *Christos*，即「經塗油」之義，蓋塗油乃古者帝王祭師就職之典禮也。

(十四)馬太福音二八之一八：「耶穌對……他們說：天上地下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十五)以弗所書一之二〇—二二：「使他……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至他作……萬有之首。」

(十六)腓立比書二之一〇：「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無不屈膝。」

(十七)馬太福音二四之三〇：「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十八)馬太福音二四之三二：「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方〕原文作「風」……都招聚了來。」

(八三) 約翰福音五之二八：「時候要到，凡在坟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

(八四) 哥林多前書六之二一三：「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嗎？」

……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嗎？何況今生的事呢？」

(八五) 彼得後書三之一〇：「那日……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八六) 彼得後書三之一三：「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又啓示錄二一之一：「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八七) 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八：「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上帝在萬物之上，爲萬物之主。」

(八八) 希伯來書一之六：「上帝使長子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又詩篇九七之七：「萬神哪，你們都當拜他。」

(八九) 「歡喜之聲」原文 *jubilee*，本爲猶太節名，每五十年一度，謂之禧年，屆時以號筒之聲宣布國人，舉行慶祝。

(九〇) 喇撒哪 (*hosanna*)，亦作「和散那」，希伯來語，本有求救的意思，此處解作稱頌的話。馬太福音二一之九：「衆人喊着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無窮之境」謂天也。

(九一) 「阿瑪蘭」 (*amarant*)，希伯來語，不凋之花也。

(九二) 啓示錄四之一〇：「那二十四位長老……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蓋此爲表示完全心服之意。

(九三) 樂園先本指伊甸園，後乃指天上而言，此即樂園遷地之意。

(九四) 啓示錄二二之一：「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內街道當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

出。』

(九七) 琥珀，取其明亮之意，見前註。

(九八) 愛麗仙花 (Elysian flowers)，言生在愛麗仙 (Elysium) 之花也。愛麗仙者，希臘人相傳爲快樂靈魂所居之土。

(九七) 啓示錄四之六：『寶座前好像一個玻璃海如同水晶。』

(九八) 此節以作者自身的口吻讚美天父及基督。自此以下十
三行讚美天父。

(九九) 此以下數行言上帝之本身不可見，但有時光輝稍斂，則
可見其衣裾，亦已足眩目矣。

(100) 過明不能正視，猶之暗也。

(101) 以賽亞書六之一一二：『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遮滿聖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
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脚，兩個翅膀飛翔。』

(102) 自此以下十九行讚美基督。先讚其爲神之小影，次讚

其爲創造者，末乃讚其有征服撒但之功。

(103) 哥羅西人書一之一五：『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
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原文 "the first-
born of all creation"，密爾頓此處略之爲 "of all
creation first"，遂若基督亦屬被造物之一矣。

(103) 「諸天之天」，謂神與天使所居的至高天。見列王紀上
八之二七。

(104) 「支配」 (dominations) 亦天使之名號，此處指撒
但與其黨羽。

(105) 此以後專言贖罪之事，兼讚美天父與基督者。

(106) 「他們的」，謂諸天使的。

(107) 此稱天父。

(108) 此處及以下三行之「我」，解者不一其說，譯者以爲
宜解作作者自謂，語氣方妥。

(109) 「星圖」即恆星圖 (sphere of the fixed stars)。據

二世紀希臘天文學者托勒密 (Ptolemy) 之說，恆星圍爲繞宇宙中心之第八圈。

(二二) 宇宙之外壳相傳其質堅硬。黑暗者，因其爲「洪荒」所包故。

(二三) 「第一層」即宇宙之外壳，爲全宇宙之第十圈，內有其他九圈，外則與「洪荒」爲界。

(二四) 「夜」即「洪荒」。

(二五) 伊馬烏斯 (Imaus) 義爲「雪」，即喜馬拉亞 (Himalaya) 山。

(二六) 海達泗披 (Hydaspes) 河即今之吉拉木河 (The Indus) 爲印度 (Indus) 河之一支，與恆河俱發源於喜馬拉亞山。

(二七) 塞里坎納 (Sericana) 即中國之西藏新疆等處。

(二八) 十七世紀之地理書有云：『中國之地甚平坦，其車掛帆而行。』

(二九) 以下諷刺人世之虛榮與迷信。

(三〇) 「似氣騰」喻虛幻也。

(三一) 以下言現世之報酬盡屬虛幻。馬太福音六之二云：『那假冒爲善的人……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報酬。』

(三二) 月圍居地球之次，故曰「隣近的」。十五世紀意大利詩人阿利渥斯安 (Ariosto) 嘗言凡地上喪失濫用之物

悉以混亂狀態存於月之谷中。

(三三) 「遷來的」(translated) 之意，即將人由世間遷入天堂，而無須經歷中間死亡之一境也。希伯來書十一之五云：『以諾……不至於見死，人也找不着他，因爲上帝已經把他「接去」了。』「中性」(middle) 意即具有介乎天使與人類中間的品性。

(三四) 「此境」謂宇宙之邊疆。

(三五) 創世記六之四：『那時有巨人（原作偉人）在地上，

後來上帝的兒子們和人的女子們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二五) 聖經挪亞子孫在世的時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語完全一樣。後來他們到示拿 (Sennar, 巴比倫尼亞之一部) 地方，遇見一片平原，就商量要造一座城以傳揚名譽，但是耶和華恐怕他們這事成就，無事不可成就，因而下去變亂他們的口音。於是他們言語不通，那城就造不成了。又因衆人由此分散在全地上，故名那未成之城爲巴別 (Babel)，就是變亂的意思。(詳見創世記第十一章)

(二六) 恩柏多克利 (Empedocles) 著名於前四四四頃之希臘哲學家，因要人家當他被神接去，跳在挨得納火山裏去死，但他的一隻繩鞋由火山裏噴出，終露真相。

(二七) 挨得納 (Etna, 卽 Etna) 在西里東北部。

(二八) 克利奧謨布洛脫 (Cleombrotus) 希臘伊庇魯斯 (Epirus) 之哲學家，嘗讀柏拉圖所著之斐陀 (Phaedo)

裏其中描寫之樂境，因投海自盡，期得遽至。

(二九) 見本卷註九六。

(三〇) 羅馬教之托鉢僧 (friars) 著者有三派：一爲黑色僧，卽多米尼叩派 (Dominicans)；一爲白色僧，卽喀米爾派 (Carmelites)；又一爲灰色僧，卽聖芳濟派 (Franciscans)。「廢物」指本節後文之遺骸、念珠、免罪符等等。

(三一) 此後諷刺聖地巡禮者，爲全書最富幽默之部分，蓋模倣阿利渥斯安之 Orlando Furioso 者 (第二十四章)。

(三二) 各各他 (Golgotha) 卽聖經中之所謂「髑髏地」。路加福音二三之三三：「到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二四之一一六：「那些婦女……來到耶穌的墳墓前……只是不見耶穌的身體，正在猜疑之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對她們說，「爲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

(三三) 見註一三〇。

(三) 據托勒密之天文學，七行星爲宇宙內層之七圈。地球居中；由地球昇天，必須經過十圈，就中第一圈爲月圈 (sphere of Moon)，二爲水星圈 (sphere of Mercury)，三爲金星圈 (sphere of Venus)，四爲太陽圈 (sphere of Sun)，五爲火星圈 (sphere of Mars)，六爲木星圈 (sphere of Jupiter)，七爲土星圈 (sphere of Saturn)。此外第八圈即恆星圈也。

(三) 歲差 (trepidation)，卽星道移動的現象。水晶圈 (crystalline sphere) 卽宇宙之第九圈。據托勒密之說，以爲歲差之起，乃由水晶圈之移動所致。蓋托勒密之宇宙本僅八圈，水晶圈已屬圈外，此與第十圈皆中世紀之亞豐 第十世 (Alphonso X) 所加也。

(三) 「初動之層」(that first moved) 卽初動圈 (primum mobile)，爲宇宙之第十圈，亦最外圈。謂之「初動」者，以其內各圈之運動悉由此圈始。

(二) 天主教以聖彼得 (St. Peter) 爲守天門者，因馬太福音一六之一八一—一九云：「耶穌說：你是彼得，……我要把天上的鑰匙給你。」

(三) 凡聖者及殉教徒之「遺骸」之斷片及遺服等，羅馬教徒恆取作崇拜之物，蓋迷信也。「念珠」羅馬教徒祈禱時記遍數所用。

(三) 「免罪符」(indulgences)，天主教赦免罪人之符狀。「特許證」(dispenses)，特許違反教會法之證券。「布告書」(bulls)，卽教王之詔書。「宥恕令」(pardons)，免除罪犯之令書。

(四) 「邊境」(limbo)，天主教以爲犯罪靈魂候審之處，以其在地獄之邊界，故曰「邊境」。

(四) 羅馬教徒言「邊境」有三種：一爲祖宗之邊境，一爲嬰兒之邊境，一爲愚者之邊境，故密爾頓稱爲「愚者的樂園」(Paradise of Fools)。

(三四) 創世記言以撒的兒子雅各 (Jacob) 因他哥哥以掃 (Esau) 要殺他，逃到巴旦亞蘭 (Padan-Aram) 去。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裏住宿，便拾起一塊石頭枕在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頭頂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雅各睡醒了，說：「這不是別的，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的門。」……就給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Luz)。(一七之四——二八之一九)

(三三) 此碧海指水晶園。

(三四) 路加一六之二二：『後來那討飯的 (拉撒路) 死了，被天使帶去……』

(四五) 列王紀下二之一一：『他們正走着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 (以利亞與以利沙) 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

(四六) 此以下言天堂與人世相通之道。當世界初創之日，本

有一道由天上直達樂園。後因人類犯罪，此道不通，另闢一道由天上通至以挪山為中心的帕勒司廳。蓋人類既失前者昇天之路，故神特別垂憫，開此第二道，使人有再登天之機會也。

(四七) 「應許地境」(Promised Land) 謂上帝曾應許賜福的地境，即帕勒司廳。

(四八) 「此徑」謂第一路徑，意謂人若不曾墮落，則昇天之路甚廣闊易行，至後闢之路即遠勿如矣。

(四九) 派內阿斯 (Peneas) 在帕勒司廳之極北，即但城 (Dan) 之別名。

(五〇) 別是巴 (Beersaba 或 Beersheba) 在帕勒司廳之極南，地濱沙漠。撒母耳記上三之二〇：『從但到別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

(五一) 約伯記二六之一〇：『在水面畫出界限，直到光明與暗的交界。』

(五) 此處「異國」暗指由阿爾卑斯山下之意大利；下行之「都城」則暗指羅馬。

(五) 地球上之夜，即其背後圓錐形之陰影也，今立於太陽方面，故不見陰影。

(五) 此以下言撒但先由東而西橫看宇宙，然後由南而北縱看。「天秤」(Libra)爲極東之星宮。

(五) 「羊毛星」(Geey star)即白羊宮，居天秤宮正對極西之地位，奎星宮(Andromeda)居其上，狀「負載」。

(五) 中古物理學者嘗分空中爲三區，其界限已不可曉。此處「第一區」殆即指宇宙外層之水晶，恆星等圍而言。

(五) 希臘神話言善人死後恆赴「歡愉之島」(happy isles)。

(五) 「赫斯拍喇斯」的園圃(Hesperian Gardens)義爲四方之園。神話謂此園係赫斯拍喇斯(Hesperus)之女赫斯拍理提絲(Hesperides)所管，其內有金蘋果。

(五) 「上下」南北也；「經度」東西也。

(六) 「心」謂地球；「離心」「近心」者，去地球或遠或近之意。

(六) 「大明之體」(great luminary)即太陽。

(六) 表示尊敬之意。

(六) 創世記一之一四：「上帝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定節令，日子，年歲。」

(六) 此即行星運動恆以太陽爲中心之意。

(六) 此言太陽有引力，密爾頓信爲其光含有磁力。

(六) 詩篇一九之六：「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他(太陽)的和溫(原作熱氣)。」

(六) 「深區」(the Deep)謂地球之內部。

(六) 謂祭司長亞倫(Aaron)制服上之胸牌，其上有寶石

三列四行共十二品，所以代表以色列之十二支族。(詳見

出埃及記第二十八章)。

(六) 謂煉金家之點金石，密爾頓以爲唯太陽中有之。

(六) 謂煉金家之點金石，密爾頓以爲唯太陽中有之。

(六) 謂煉金家之點金石，密爾頓以爲唯太陽中有之。

(一七〇)「哲學者」謂煉金家。

(一七一)黑梅斯(Hermes)希臘使命之神，羅馬人謂之麥邱利(Mercury)。麥邱利者，水銀也。故此處「黑梅斯」即水

銀之意。煉金家能以流動之水銀煉成固定之金屬，故言「縛定」。

(一七二)希臘神話：普洛條斯(Proteus)老人居海中，能預言，

但往往變形詭避，不肯告人，必將其綑縛，使復原形，然後肯說。此處喻煉金家以含有金屬之天然物質屢次溜洩使之還原也。

(一七三)「長生不老精」(elixir)即煉丹家所煉者。太陽中因有點金石，故產此物。

(一七四)煉丹家有所謂服飲的黃金(Possible Gold)者，以為飲之可以長生不老。

(一七五)「黑暗區」謂地球之內部，「貴重品」謂金玉之類。但亦可作人類之食糧解，意言吾人之得生存全賴太陽之力，

故太陽若有點石成金之功也。

(一七六)當春分及秋分日之正午，日光由天之赤道直照地球之赤道，萬物都無影。

(一七七)天之赤道。

(一七八)啓示錄一九之一七：『我(約翰)看見一位天使站在日中。』

(一七九)啓示錄四之四：『寶座的周圍……坐着二十四位長老……頭上戴着金冠冕。』

(一八〇)撒但。

(一八一)哥林多後書一一之一四：『撒但也裝做光明的天使。』

(一八二)「行裝」即指其羽翼。密爾頓所描寫之天使皆無衣。

(一八三)烏烈兒(Uriel)，義為「神之火」，為管理太陽之天使。「七位隨從」即侍立聖前最高級之七大天使。啓示錄

八之二：『我看見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

(一八四)撒迦利亞書四之一〇：『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

遍察全地。」這本指聖殿上的七盞燈說的，密爾頓將它們當做七靈。

(二八五) 聖經中凡天使皆稱「神之子」。

(二八六) 宇宙之諸國均爲人類而造。

(二八七) 凡自己智慧清明者，其對人亦無疑慮，故流於單純。凡自己宅心良善者，必謂人之良善亦如己。此皆易受人欺之道也。

(二八八) 擅離職守的罪名。

(二八九) 因欲讚美上帝而擅離職守，故愈過分愈當讚賞也。

(二九〇) 『上帝說：「要有光」』(創世記一之三)。

(二九一) 據亞里斯多德之說，宇宙中除地、水、氣、火四元素之外，復有第五素 (quintessence)，即天空之精氣。又言四元素之運動爲上下的，此第五素之運動則爲旋轉的。密爾頓依據此說，又以爲天使之體質，亦即由此第五素而成。是爲一種清火，與常火異。

(二九二) 有除變成星辰者外，其餘之第五素均成宇宙之牆壁也。

(二九三) 攔截地球繫「夜」之侵入。

(二九四) 謂上弦，下弦，及望。

(二九五) 「黃道」(ecliptic)，太陽繞地而行之軌道也。(托勒密之說)。

(二九六) 奈勿提茲 (Niphates) 山在亞美尼亞 (Armenia)。

卷四

提綱

是時撒但已見伊甸，其所圖謀，將近實現；不期臨事，疑慮百結，妬懼失望，一時交集；然終無悔惡意，遂決徑向樂園，踰垣而入。乃化一鵜，登「生命樹」，高據其顛，目光四注。遂得瞥見，亞當夏娃，其樂無比，心乃大詫。於是決計，誘使墮落，隨幻獸形，近前暗伏。因聞有樹，名曰「智識」，嘗之則死，帝禁毋食。爰思誘惑，由此入門，誘使竊食，自致沉淪。此計既定，乃暫離別，自往園中，更探消息。時烏

烈兒，降自落日，以日間事，告加百列，云當午時，有一天使，出自地獄，潛逃至此，是非善類，須防行止。加聞其言，即便應允，言不待曉，當獲踪影。烏既別去，時已入夜，亞當夏娃，相將就寐。加召諸靈，判爲兩隊，南北分馳，索彼魔鬼；復命二靈，特往寢閣，令覓賊踪，立即擒獲。唯時撒但，方造夢境，坐近夏娃，施其誘引，二靈既獲，迫令同行，及既見加，反覆爭論，方欲抗拒，值天示朕，乃狼狽出園而遁。

~~~~~  
啊，想那親見「啓示」的，嘗在天庭，

值「龍」二次敗亡，遭逐擯，氣忿忿，

降落人間，去報仇洩恨，

其時聞有大聲音，說是「地上居民禍及身！」

(四)

啊，如今安得也有這警告之聲，

俾吾人的始祖及時間警，

知自己的秘密仇人已近，

庶可以及早逃奔——倘獲逃奔無阻梗，——

免竟落他那致命的陷阱！

爲的如今，那撒但心中蘊怒正如焚，

初降落到人境，

昔作人間控告者，(五)今作人間誘惑人，

欲將他第一次戰爭的創損，

與夫地獄沉淪恨，

都報復在那無罪的人間脆弱人。

然而雖則他遠來勇猛，(六)

雖心內並無所懷，(七)

卻不因自己飛行迅速覺歡欣，

又覺此番惡計，亦自無因足自矜；

故當茲禍孽近開場，頓覺心旌搖不定，

意思紊亂如沸滾，

譬一具魔鬼的機關，返擊在自家的方寸。(八)

一時恐怖與疑慮交侵，

迷惑了他的不寧心境，

自覺胸中有「地獄」到底翻騰；(九)

原來那「地獄」他常攜帶在中心，

四周遭，也有「地獄」常環亘，

雖易地，也越不得一寸，

正如離不了自家的心境。

唯時「良心」把睡眠的「絕望」撼震，

慘苦的「記憶」也被攪醒，

頓想起已往，當今，暨將來更是不堪情景；

知自己作孽更深，必難逃更重的災眚！

他時而向着那呈現目前的伊甸園之美景，

心中慘苦目不瞬，

又時而向着天庭，

和那高據在子午線塔頂的全明日輪；

於是心中輾轉難寧定，

口內吁嗟始發聲：

「啊，你有這卓越的光輝被體，」

從你所獨裁的領土下睇，

儼然是這新世界至尊之帝，——

那羣星見你，都把他們的畏縮頭臚藏起，——

我今呼告你，卻並無和你交驩意，

且欲直道你的名兒——

啊，太陽，你不知我如何恨你，

因你這光線，使我頓把前情憶，

憶我當初未墮時，居你境界上，怎樣光榮輝麗，

都只因懷着野心和傲意，

在天中，叛那無敵的天帝，

始落得沉淪墮地！

啊，這究竟因何而起？(二)

想我對待他，原不合這般無禮，

我受他創造，原也是光輝卓異，

他待我恩意無虧，

雖爲他執役，也未始辛勞苛厲。

我怎得不向他讚美，

且以讚美報恩情，豈非輕易？

我本應心懷感荷，誰曰非宜？

卻誰知他這恩情，反於我結下了冤仇，造成了

惡意！(三)

我因地位不卑微，便不悅爲人所制，

自以爲一步更高躋，即可達至高之地，

並思在霎時間，把這無窮恩債都清理，

庶免得重負沉沉，須永遠償還無已；

竟忘卻，我還繼續受他的恩意，

又不知，只消我心存感激，(三)

縱受人恩也不算虧累，

可謂隨時負債隨時理，

則更何愁重擔難輕卸——

如何我竟不明此理！

啊，假如他那威權的運命，(四)

註定我在天使班頭，居個卑微等第，(五)

我當能快樂如心，安分守己，

因不致有無窮希望，將我的野心引起。

然而這也未必！

或許有其他天使，與我一般等第，

也有野心和貳意，

見我縱卑微，卻引我爲知己。

只如今，與我同儕的天使，都仍屹立未傾圮，

對內外一切的誘惑（六）俱能抗抵。

試問你（七）有否同樣的自由意志與能力，足

自撐支？

這固然你亦有之，初與他人無異。

然則除卻那大家均受的天上自由之愛，

更有誰何應任這咎戾？（八）

然則我欲詛咒他的愛意；

因在我，無論愛和憎，一般足造就無窮的禍孽。

否否，不然，該詛咒的還是你自己；（九）

爲的你違抗天心，全出你自由志意，

今落得悔恨如斯理固宜。

啊，我如今慘苦堪悲！（一〇）

這無限的忿怒，無窮的絕望，應向何方躲避？

我逃奔處，總仍不出「地獄」裏，

因我自身便是「地獄」矣；

且我今居地獄最深層，

尙有更深一層在其底，

正張吻欲將我吞噬，



彼時回顧當今之地獄，又已若天堂不啻。

啊，那末我須把胸中怨怒終平息！(三)

豈竟無痛悔與寬容餘地？

否否，不然，只除非屈服難爲計；

而無如這二字，正是我所厭棄，

且我更有何面目，去見彼諸靈在地底，

因我曾誇口，謂能征服那萬能之帝，

曾許彼有其他希望，其他妙策，

決不取這投降下計。

啊，他們怎知我守這誇言，費卻如何心力，

怎知我心中痛楚如煎沸！

我在獄中寶座上，頭戴王冠手執杖，

受他們尊崇敬禮，

實則我墮落愈深，只落得愁苦之中自稱帝：

原來野心所謂樂，如是而已！

但即使我能懊悔，(三)

即使我受他恩赦，而恢復當初的境地，

又不將因再居高位，便把野心重喚起，

不將便把那伴爲屈服的誓言毀棄？

從來痛苦之中所立誓，

遇安樂，便須認爲苛暴而無謂，

(爲的凡曾受不解冤仇深刺傷，

真誠的和解斷難成立)；

故此着，適足以使我更甚的再蹈前非，

更深的沉淪陷溺：

如是，則我須以二重的痛楚，<sup>(二)</sup>購得暫時的

安逸，

這代價毋乃太貴！

且我那「處刑者」，<sup>(三)</sup>亦自明知此理；

所以他「不准」和平，正與我「不求」和平

無以異。

和平已不在一切希望裏，<sup>(四)</sup>

你不見，他早已把我們放逐擯棄，

他的新寵已屬於人類，

故特地將他創造，並爲他創造這新世！

所以，「希望」啊，和你長別矣！

長別矣，「恐怖」！長別矣，「懊悔」！

一切「善」於我已無干繫；

「惡」啊，你把我的「善」來權替；

我憑你，至少要與那天上王分疆劃地，

我憑你，殆將把過半的版圖治理，<sup>(五)</sup>

這局勢，人間新世不久便當知。」

當他這樣的自語自言，

胸萌萬感容光斂，

忿怒，妬心，絕望，使他二度色慘變；

倘有人在旁目見，

嘗能覺那時的情緒，殊損毀他那假借的容顏，

〇〇〇

而將他作偽的心情暴顯：

爲的是天使心腸，向未有這種惱人的經驗；

他不久，便也自知失檢，

急裝出夷然模樣，把騷動的心情遮掩，

原來他是個詭詐的良工，

也是他第一個實行欺騙，(元)

外裝作聖人模樣，而內深藏仇意居心險：

然而他伎倆猶未盡善，

終不能把那一度受欺的烏烈兒哄騙；

那時烏烈兒，逐彼行踪垂視線，

直至於亞西利亞的山巔，(元)

乃見彼形容毀變，

殊不是快樂的精靈所應然：

原來他彼時獨自在山頭，心，謂絕無人見，

故現出凶狠的姿容，瘋狂的氣燄。

如是，他逐逐前行，遂至伊甸的邊境，

那怡悅的樂園已近，

見一片圍場碧綠，好似個田野的丘墩，

冠在個峻峭荒坡的平頂，

其側有氾氾密樹，荒莽瑰奇難卽近；

居其上，長着個高不可攀的叢蔭，

內有松，柏，樅，杉，棕，栲，枝，挺，成一片園林境，

這林上復有林，層累而進，

似一座無上壯觀的劇場形景。(三)

但那樂園的翠綠圍牆，又聳出這層林之頂，  
故吾人之始祖，得於此曠觀四面的下方國境。

又高過這圍牆頂，

則見有一圓美樹，滿載着美菓紛綸，(三)

華實輝煌俱似金，

復染着一片光華色澤，美麗難名；

於此日光射映，

比在那晚霞美景，更覺欣欣，

又比神施驟雨後的彩虹亦勝：

真個是悅目賞心的美景！

且此時，他接觸着四圍空氣，愈益清澄，

因引起，春日的懽愉悅樂在中心；

這心境，只除卻失望難祛，能把一切悲哀都逐

盡。

時有和風陣陣；

微扇它們的香翼，放散本地的芳馨，

又把這芬芳掠物的來源微訴人。(三)

譬如人海上航行，

已過好望角，方渡那摩贊俾克的地境，(三)

值有東北風，把示巴(三)的香氣吹自多福阿

刺伯(三)芬芳的海濱，

因感歡欣，徐行而緩進，

且歷過許多海里，那老海受茲香氣，亦自笑吟

吟；

彼時那魔鬼享受這甜蜜的芳馨，也正似這般

情景；

他此來，本是這「芬芳」的禍毒之根，

卻對它喜愛非懷恨，

非若那阿斯摩第阿（三）鼻嗅魚腥，

雖則鍾情居不穩，

只索捨棄那托比特之子媳而奔，

心懷仇恨，自米太遠至埃及境，

而終被牢牢縛細。

唯時撒但，已向這峻峭的蠻山坡上進，

行步遲遲，一路憂疑慮忖，

更前行，遂不復得路徑，但見柯枝纏繞密層層。

其地似一片不斷荒林，

有的是灌木莽榛，把獸道人途盡迷梗。

那其間但有一門，東向彼方闢蹊徑。

那元凶見此，殊不欲由正門而進，（三）

卻懷着藐視之心，

但輕輕一躍，已越過一切山限高垣的阻梗，

便筆正，落在園中站立穩。

這可譬狼被飢驅，新覓一攫食之場，徘徊伺等，

眼看着牧人傍晚趕羊羣，

到田間檻護的欄中關穩，

便輕易踰柵而進；

或譬若穿窬人，存心盜取富民金，

雖有那堅固門兒，門栓嚴謹，不怕攻侵，  
卻仍由窗口爬登，或自瓦楞躍進；

彼時這第一大賊爬入上帝的羊圈，也正似這

般情景，

而此後一般猥鄙雇傭人，<sup>(三)</sup>

也都似此爬入「他」的教堂門，污瀆了神聖。

他由此向上飛昇，

飛昇上那卓拔的生命樹，<sup>(四)</sup> 鵜樣高蹲；<sup>(五)</sup>

但他不因此而恢復真實的生命，<sup>(六)</sup>

却於此，爲那有生者圖謀死盡；

他對這樹給與生命的功能，也未思忖，

却只用它做一種眺望的坐凳，

而不知善用它時，乃可作不死的保證。<sup>(七)</sup>

原來除却神，此理誰人也不明，

都不知把當前之善，評價得真正，

却把至善的謬爲至惡，

或將它用作鄙猥不堪的行徑。

那時他由高下覽，又覺驚奇不勝，

見叢爾一區之地，把自然全部的富藏容蓄無

餘賸，可謂極人類感官的樂景；

否否，此語形容猶未盡！——

那竟是地上的天堂福境：

原來這就是上帝祝福的樂園，

係上帝在伊甸東區親置定。

那伊甸之地，起自浩蘭，<sup>(四)</sup>向東迤邐，

迄於希臘諸王建築的御塔，在那偉大的西流

基，<sup>(五)</sup>

或迄於提拉撒，古昔伊甸的子孫所居地。<sup>(六)</sup>

這樂土，上帝定爲他那更樂園林的基址。<sup>(七)</sup>

那其間土質腴肥，

他特命百樹叢生，樹樹都饒色香味；

而百樹之中，則有生命樹挺然卓異，

上生着芬芳仙菓，黃金質地。

與生命樹密相隣比，

復有智識樹，乃吾人之死所由起。<sup>(八)</sup>

原來這是由知惡的高價買來的善之智識。

<sup>(四)</sup>

向南行，則有大河橫貫伊甸境，

那河道，中途不變更。<sup>(五)</sup>

却穿過那樹木森森的山下，潛流而進；

因上帝，將那山高疊作園基，

投在這急流之上，將它壓鎮，

故其水，因乾渴輕鬆的土質，由細管而上滲，

成一脈泉水，<sup>(六)</sup>新，

而以多數細流灌溉那園林境；

然後衆流復合，落下，<sup>(七)</sup>變峭叢林，

與下方之水合併，

本是暗流河道，至此乃分明。

復於此，分做了四大主流，殊途而進，(五)

經歷過多數名邦勝境，

此處無須詳紀論，(五)

但有一層，倘有技能紀述，應得一摹形：

便是那微波的小川，出自青玉的泉源，(五)

滾出些東方的真珠，黃金的沙澱，

在垂懸的蔭下，歧途，迷眩，

流做了醴露甘泉，

使得一株株植物盡得濡沾，

又使凡樂園宜有的花兒皆飫饜；

那些兒花簇花園，並不是人工所建，

却是自然的恩典，

博施在山巔，谷裏，原間，

有的在朝陽初煦的開曠原田，

有的在密叢掩翳的日中蔭蔭。

如是，這地境，成一片多方面的快樂田園景：

林則有珍樹，出樹脂樹液，馥郁芳馨；

或又有果實之皮色似金，

亮晶晶懸掛枝頭愛煞人，——

倘若那赫斯柏喇斯的寓言可信，(五)

唯此處乃見其真，——

論滋味，亦殊鮮美絕其倫。

林之隙，則間以草原或平隰，

上有牛羊把嫩草徐徐齧，



或則見，生長棕栢的丘塚。

又或係，潤腴山谷花綠地，

鋪排着牠的富麗，

爛漫羣花萬色齊；

中有那無刺的薔薇。(五)

那一側，則有蔽日的巖穴，陰涼的洞窟，

上蒙着葡萄的蔓藤，累累垂生紫實，

悄然的攀結，富麗難言說；

時則有山泉幽咽，

順斜坡而散淅，

或則匯注一湖中，

平那山石榴點綴的湖沿，如鏡樣晶瑩澄澈。

羣鳥則方事於吟歌；

春之空氣，則把田野山林的臭味播，

而使那微顫的葉子入諧和；

同時萬物的潘神，與恩惠，時間聯合舞婆娑，

(五)

領導得青春常在，永不消磨。

昔有那恩那 (毛) 勝境，

普洛塞賓 (美) 嘗在彼採擷花英，

却不知她自己，乃是更美的名花一朵，

被幽冥的狄士 (美) 採擷而行，

因落得栖里茲 大費勞辛，

遍世界搜尋都盡；

又有那達夫泥(卷)園林佳勝，

在那奧倫替，與靈感的卡司達利安泉水(卷)

之濱——

是雖名勝境，都不得與這伊甸的樂園爭競。

再若那尼沙島，脫里登河所環巨(卷)

昔有個年高的賈猛(卷)

異邦人稱爲利比亞的育夫，又稱亞捫，

嘗於此藏匿阿摩齊，

與其子巴克士，年華方盛(卷)

藉欲對其繼母里阿瞞隱；

或若那阿巴姓王防其諸子的安馬刺山(卷)

之頂，

位於愛西渥皮線之下，與尼羅士之頭相近，

(卷)

四面有光耀的山岩環巨，其高一日程，

於是遂有人，以爲那真是樂園勝境，

但比這亞述的園林(卷)相差猶遠甚——

這園林，彼時那魔鬼，方以無歡心境，

遍覽其間一切歡愉景，

見各樣有生之屬，盡都是未見的奇珍。

那其間有特貴的二形，昂然高挺，

高挺着儼若神明(卷)

以一種本身的華貴，包裹着莊嚴裸露身(卷)

宜若使主宰萬儔，亦殊相稱(卷)

因他們那樣的神聖神情，

映照出造物主光榮之影，<sup>(七)</sup>

含蘊着真理與智慧，並有種嚴謹清純的潔聖，

—

雖嚴謹，却不失爲人子的真正自由忱，

因而在人類，乃把真正的權威秉。<sup>(七)</sup>

唯是二人不平等，緣其性似非平等；<sup>(七)</sup>

男的欲其多謀而勇進，

女的則欲其柔和嫵媚，溫雅宜人；

男子之生專爲神，女子則爲男子之神。<sup>(七)</sup>

他那廣額明眸，明宣出絕對的治人權柄；

復有那海仙花般的鬚髮，<sup>(七)</sup>額上披分，

雄糾糾四垂成細，

却但與廣肩平。

她則把無飾的黃金之髮，散亂紛紛，

如面幕，蒙罩得下與細腰平，

却又作蓬鬆髮曲形，

有若葡萄的卷鬚細嫩——

這神情，就表示她服從之性。<sup>(七)</sup>

但這服從中，又宜微帶些兒權柄，

莫妙於女的依從，男的受領，

而又須微含羞怯，略帶驕矜，

有些兒又愛又嗔，欲順故違的悻悻，

且其時，那人身的神祕部份，並非藏隱，

爲的那時人，尙未有犯罪的羞恥之心。

啊，你這對於自然作物的無誠羞恥，

你這不名譽的名譽心，罪惡之所由生，

你曾如何徒以貌似清純的外表，擾害了一切

人羣，(七)

曾如何自彼人生，把最幸福的生涯驅逐，

驅逐了他們的渾樸，以及那無玷的天真！

如是，他二人，赤裸裸形容不掩，

也不避天使天神見；

爲的是，他們心裏本來無惡念：

如是，他倆口攜手而前，

一自那愛之擁抱始相聯，

最是他們堪艷羨——

那亞當，是所有後代人間，(七) 都莫如他良善，

那夏娃，則於諸女，(七) 之中最美艷。

於時草地上，有樹一叢，微吟清淺，

在——道鮮澈泉邊，

他二人便坐下，在那婆婆樹蔭間；

他們的藝園工作，並不過辛艱，

但足使，取快涼颯的吹扇，(八)

並使感體適心閒，

而增益健全飢渴念，——

這樣的工作既完，

乃始把菓兒供晚饌，

那菓兒無上甘鮮，

乃二人斜倚在花簇茵鋪堤上時，

那些如意的枝頭之所獻。

他們先咀嚼甘肥菓肉，

然後，若還未解渴，乃將菓殼，

就那盈盈溪水將泉酌；

這其時，不無溫婉的情談，親暱的笑謔，

也不乏，恩愛夫妻私下的歡娛戲樂。

其四周，則有地上的百獸，跳躍嬉遊，(八二)

唯此後，這羣獸，盡變成野性難收，

只在那林原，洞藪，供人獵狩。

那獅子，歡欣跳躍，把小山羊撫弄於其爪；

那熊、虎、山貓、斑豹，也在當前跳；

那巨象，臃腫不靈巧，

却也竭其所能，捲其長鼻，藉博他們歡笑；

附近處，有一長蛇獠狡，

假意的奉承討好，

將他那編織的尾巴，

作高第烏斯的結般繞繚，(八三)

這明明已證示他那致命的欺人計較，(八四)

却可惜，未留心，竟不曉。

其餘的，則或凝眸藉草，

因其時食芻都已飽，

又或則，向臥處去徐徐反嚼；

爲的那時紅日已衰頹，

急欲傾落到那「海洋之島」(六四)

同時天際徐昇的秤盤，(六五) 迎夜的星光已燎

唯時那撒但，凝眸兀立形如槁，

至此始復開言，發彼心中的憂悵：

「啊，真不幸，這是如何怵目愴心的情景！

你看那幾個異質的生靈，

竟爾被提攜上進，進至吾曹的幸福境；

諒此輩非屬精靈，殆係地所生，

却比那天生光耀體，並不見如何劣等，(六六)

這使我心覺驚奇，不由得將他懷忖，

且竟可對他愛好消嫌恨；

你看他映照着神明的像影，多少鮮明，

就是那形容上，也不知道造物者曾施多少恩！

啊，婉孌的伉儷，你們殆未思忖，

你們的變化業已如何迫近，

到那時，這一切歡娛，都將雲散煙消無復贖，

而使你陷於不幸——

你今日的歡娛愈有味，他時的不幸愈酸辛。

你如今固然有幸，

但欲久保持，防護之方還欠穩；

你這崇高居境，就是你等的天庭，

但若果以天庭論，戒備尙嫌不嚴謹，

防不得這樣個仇人，如今竟闖進；

然而我此來，並非特爲尋仇釁，

我見你這般寂寞伶仃，

竟可以垂憐你等，雖則我自己無人憐憫。

所以我，心欲與你們互相親善互聯盟，

期可以密密親親，彼此俱無閼梗，

從今後，或則我來共你們同居此境，

或則你們隨我去結伴爲隣。(六七)

我那住境，視這樂園佳勝，

或不能使你歡心，

但也是，你們那造物主自造的工程，

所以你們須受領。(六八)

他當日將它贈給我，我今也慷慨將它贈給人。

我那地獄，行當廣闢其門，

將你二人招待進，而把其中一切君王都放擯；

(六九)

那其間綽然有餘地，儘容得你等繁多的子孫，

不似此褊狹一區門限緊；

倘別無更佳地境，

你當感謝(七〇)那逼我來茲報復的天神，

因你等雖未嘗加害我身，

我也免不得作事違心，

要因那加害我身的復仇在你等。

倘或我，見你等一片天真，而心懷不忍，

如我目前的情景。(七一)

也當有一種秉義爲公的理由，

逼使我這不得已的行爲不容阻頓——

所謂理由也明甚，

就是我須征服這新世，藉可把仇仲，

因而擴充我的榮譽和權柄。」

那魔鬼如斯言說，

而以「不得已」這句暴君的口實，(五)

爲自家的萬惡行爲解釋。

於是從那巍巍高樹顛，

降落在那些嬉遊的四足獸羣間，

他自己也屢將形隨獸變，

時而這，時而那，藉可以接近他的犧牲(六)而

不爲所見，

欲待要從他們言行之間，

更細察他們的狀態。

先變做一獅子，(七)目光灼爍如火焰，

環繞他們的四匝，闊步迴旋；

然後變一虎，偶然瞥見，

有二馴柔鹿子遊戲在林邊，

遂蹲伏於其近前；

移時又起立，把伏伺的地方數遷變，

有如人選擇地點，

冀可以一撲而前，雙爪並擒兩難免：

這當兒，那第一男子的亞當，



正向第一女子的夏娃，開始這般娓娓動談言，  
乃使他傾耳聽新聲，<sup>(叁)</sup>不復雜他思念——

「啊，你，這一切快樂的獨一無雙分與人，

也是這一切快樂的獨一無雙部分，

你自身，便已是可親可愛，無與爲倫！<sup>(叁)</sup>

想那在天之「力」，<sup>(叁)</sup>創造我等，

並爲我等創造這寬餘新境，

料必是無限善良，非是人心能度忖，

且這無限善良中，又必有寬大自由，乃至無窮

竟；

他使我們育出自灰塵，<sup>(叁)</sup>

而在這一切幸福之中寄頓，

實則我和你何德何能，

於他未有功勞盡；

他所責於我等，

但有這一項輕舉易行的職任——

卽在這鮮美紛紜萬菓中，

單莫把那生命樹旁的智識樹菓歸唇吻；

原來生死本爲憐，

而那死，料必猙獰可怖甚；

因你也知上帝曾明令，

倘或偷嘗那菓死爲刑：

這就是你我唯一的服從之徵，<sup>(叁)</sup>

捨此外，則賜與我等的權力之徵數不盡，

並給與治人的權柄，

俾統馭海陸空三界的一切生靈。

故你我，須莫謂這僅一易行的禁令，苛刻難遵，

因捨此，其他一切，已無不自由自在可如心，

且已有如許歡娛，選擇任吾都不禁；

故我等，應得對他常讚美，應得頌其恩，

同時則剪樹看花，這歡愉任務須當盡，

這事兒雖若勞辛，

却因有你在，便覺甘甜無困頓。」

於是夏娃將話應——

『啊，我是你肉中之肉，(100)』

我因你而有，(101)我由你而成，(102)』

若無你，我便徒然生作人，

你是我的頭，(103)你是我的導引！

你適所言盡中肯。

因我等，確應對他竭誠的讚美，日日的懷恩——

尤是我，分得這更多的幸運；

原來你，相當的配耦無處能尋，

才使我，享有你這卓越萬分的人品。

我如今，依然常記起當初情景，(104)』

記那日，我自睡眠初覺醒，(105)』

見自己臥在一樹蔭，下有花兒墊作茵，

因覺心驚，不知所居何地，身是何人，

更不知何自而來，如何至此境。

那時我附近，有水自洞中流出，潺潺微作聲，  
散成一片平如鏡，

然後便住定，與蒼穹一樣清整。

我那時心無經驗，遂向那水邊行，  
在它的碧綠堤邊將身欲定，

向那清澈的平湖看進，

似其中另有一天，上下足相輝映。

及當我俯首看時，(二〇六)

正對面，水光中，忽現出一形，

亦俯首凝眸看我身。

我因是躍然驚却，它(二〇七)亦躍然驚；

但未幾，我覺心欣，重又回頭望進，

同時它也回頭看我似心欣，  
神色上，報我以同情與愛情。

那時我，倘不經一種聲音(二〇八)提醒，

我殆必空勞幻想，對彼凝眸直至今。

那聲道，「啊，美人，你如今看的便是你自身，

它和你同來同往不能分：

只是你，可以隨我而行，

我帶你，去見一個是人非是影，

你之來，和你的溫柔擁抱，他如今正在等——

你就是他的像影；

你可以據他爲己有，儘享受不可離分；

你當替他生育無數似你這般的子姓，

因而被稱做人間的母親。」(102)

我聞言，怎能不依順？

只索由他導引在冥冥，(103)一逕隨他前進；

及至一篠懸樹下，(104)

乃見你，委實的美貌而英挺，(105)

然而我那時自忖，

猶不若那水中之影，更美貌，更溫存。

於是我仍返向湖邊進，

你則跟着高呼作大聲，

說是，「回來罷，美麗的夏娃，

你知如今所逃避，乃是何人？

你是他的肉，你是他的骨，你此身本屬他身；

### 106

我爲你的生存，

曾從我近心肋骨裏，借你以實質的生命，(106)

只無非，要把你，當一種親愛的個人慰藉，直自

而今：

我追求你，作爲自己魂靈的部分，

我認你做，自家的半個兒身。」

你說着，便用你那雙手溫存將我擒，

我也便貼然從順：

從此後，我方識丈夫的智慧與恩情，比「美」

殊優勝，

且唯有這般德性，方當得真美之稱。」

我人的共同之母這般言說：

媚目送嬌姿，純是一團柔順非淫佚，

一半兒偎，一半兒抱，向我人的始祖將身欹側，

把她那隆起的裸露心胸，和他的半個兒相貼，

上蒙着紛披散髮黃金質。

他，見她那嬌姿媚態，心旌歡悅，

不由得微笑嫣然鍾愛極，

有如當朱匹忒，育濃雲，把五月的花兒過，(二五)

向瞿娜，顯示着歡顏悅色；

並把清純之吻，向她那母性的嘴唇頻接。

那魔鬼，見狀急回頭，爲的心懷妬嫉；

却又偷向他們將目側，惡念胸中結，

乃如是自言自歎息——

「啊，可憎的景象，惱人的景象！

你看他倆，這樣，被安放，在這互相擁抱的更樂

之鄉，(二六)

料當把福上福，(二七)美滿的享；

至於我，被向幽冥譎降，

那其間，戀愛歡娛兩俱無，但有酷烈的欲望，

這與我輩其他的痛苦一樣難當，

爲的它迄未能償，徒自追求心楚悵！

但我適聽他們親口講，須勿遺忘。

聽他言，似是此間所有，非盡屬其執掌；

其中有一致命樹，是名「智識」，禁止不容嘗。

但「智識」緣何被禁？

這事可疑無理性！

他們的主，爲甚要嫉妬他們，不容聰敏？

有智識，豈能稱犯罪，寧以死爲刑？

且他們，豈必須愚昧乃能存？

這算是他們的幸福，算是他們的忠實服從之

證？

啊，他們的滅亡築在美麗的基境！

我從此，要激動他們的心，

使他增益求知的願望，而棄絕那含妬意的命

令，

原來那命令，意欲使他們永居卑賤難自振，

而智識，則可以拔起他們，使與神齊等。

於是他們將遂起這樣野心，

因去偷嘗而致命：

此策諒來萬穩！

但我先欲向這園中去搜索一巡，

必須一隅一角都窮盡；

這也無非碰機運，

但機運，許能導我在泉邊，或在密稠的樹蔭，

遇着個漫遊的天上精靈，

向他把可探聽的事兒再探聽。

啊，你這一雙幸福人，趁可生存，且自生存；

趁我未回來，把這暫時的快樂享受個盡；

爲是久長的災禍，便須繼此而生！

說罷，他便傲然闊步掉頭行，

却在心中戒備殊周慎，

途開始，登山，渡谷，越野，穿林。

唯時當那極端的經度，(二八)

天地，海洋三者會合處，

落陽下降正徐徐，

復正面，將他那垂暮輝光，向樂園的東門射注。

那門，由一座石膏的岩石而成，

高高壘積，直入青雲，顯著甚，

由地上，僅一盤旋鳥道可躋昇，

僅高處一門可進；

此外，則惟見崖壁嶙峋，

隨山勢，空懸呈窅靜，不可攀登。

岩柱間，(二九)則有加百列(三〇)坐待夜來臨，

他是警衛天曹的首領；

他四周，有那天國的健兒們，

無武裝操演本領；

唯左近，高掛着天中武器，盔、矛、盾，

上綴着光瑩鑽石，黃金。

於時烏烈兒，乘一線日光穿過黃昏際，到來此

地，

其速，有如流星在秋季，橫切過夜色濛濛，

使天空印受燒焚的蒸氣，(三一)

又使航海者預把狂風方向知。(三)

他便開始匆匆語如此：——

『加百列，你在班中籤配定，(三)』

該爲這歡愉地境把責任擔承，

又該監視唯嚴謹，

毋令惡徒至近或闖進。

今日正午時分，有一精靈至我境，

似是熱忱殊甚，

謂欲更瞻仰，那全能上帝的工程，

尤其是人，上帝最近的像影。(三)

我爲他指引，他那心急欲行的途徑，

又把他那虛渺的姿容細審，

但至他初降落，在那伊甸北方的山頂，(三)

我便察出那神情，被惡劣的情懷所渾，

殊不類出自天庭。

那時我視線，依舊追蹤而進，

却於樹蔭間失其蹤影，

我怕他，殆是那被逐羣中的一靈，

自地獄冒險逃行，又欲重開亂露，

你必須留意，將彼搜尋。』

於是那有翼的戰士這般對應：——

『烏烈兒，你坐在太陽的光耀圈中，

自無怪你那十全的目力，匪遠勿窺無可隱。

我這裏警衛甚嚴謹，



除却自天來熟悉的精靈；

莫能通過這門禁；

且自今正午時分，絕未有誰出進。

倘或有其他靈物，如此存心，

故意的，跳過這些土築的牆垣而進，

則你也當知靈虛之質，

非是實質的障礙所能阻梗。

但果如君言，這牆周之內有他潛隱，

則無論他幻作何形，

一到天明，我便自能辨審。」

加百列這般應允；

烏烈兒便復乘那光明的光線自回職任，

彼時那光線，已把尖端向上挺，(二六)

將他(二七)斜帶下，到那已在亞速爾島(二八)下

沉淪的日輪；

却不知那領袖之星，(二九)

以難信的非常速度，日日向那其間輾滾，

抑或這不易轉程的大地，向東趨捷徑，

因撇得他，(三〇)把西方座上侍從的雲彩，

用反映的輝煌金碧作裝幀。

唯時夕晚悄來臨，

暮色蒼蒼，用她那嚴肅的號衣，把萬物一齊包

進，

沉默同時也伴行；

爲的獸向草茵，鳥向巢中已潛隱，  
單只賸夜鶯獨清醒。

她，徹夜的把戀愛歌兒吟咏，

因博得沉默歡心。

時則蒼穹上，呈現出青蒼碧玉奕如生，(二三)

赫斯柏喇斯率領羣星，(二三)光輝獨勝，

直迨至月兒壯麗，蒙暈而昇；

久之，她那無敵的光輝畢露呈，

終做了獨尊女后在天心，

把她的銀線大衣拋被昏冥境；

於時，亞當方對夏娃這般將話進：——

「啊，美麗的配耦，

看如今已是夜昏時候，萬物盡歸休，

我和你也合寧休，不宜獨後；

因上帝，規定吾人勞息互輪流，正如夜繼晝，

且那及時的睡眠之露，已經點得吾人睡眠柔。

(二三)

你我當知其他生物，

長日的無事閒遊不辛苦，

休息非其所甚需；

至於人，則定有逐日身心的業務——

這正足，顯出他的特別尊嚴處，

也足見，他的凡百作爲都得邀天顧；

他動物，則但知遊蕩，不識勤劬，

其所作，上帝不加齒數。

你我到明晨，不待朝曦始把東方映，  
便須升起，將你我歡愉的業務親勤，  
把彼處的花亭，那邊的綠徑，

加修繕，改經營，(二三)

爲的那其間，是你我日中遊步所經行，  
今則柯枝蔓挺，笑我平時操作欠劬勤，  
幾不是吾人之力，所得能剪伐釐清。

還有那朵朵的花兒，滴滴的樹液，

紛紜撒點礙觀瞻，使行途阻窒，

倘你我，欲得步行舒適，也須得掃除清潔。

唯此刻，自然之意不能違，

夜鬪吾人應休息。」

於是那裝飾着全美的夏娃這樣答言：

『你是我的作者，(二四)我受你的調遣，

凡你所囑言，我但服從不置辯。

原來這是帝所安排違不得：

他是你的律令，你是我的法則：

這樣的但知從順，不求明白，

便是婦人最好的智識，也便是婦人的美德。

我每每與你談言，總不期忘却時間，

竟不知晷刻移遷，覺一樣都堪戀念。

你在我前，我覺得朝晨風息甚鮮妍，

初鳥與朝晨共起噪聲喧，

也覺可欣不可厭；

堪喜悅，是那初日的容顏，

把他的東方光線，散在這歡愉田野間，

照耀得草、花、菓、樹，含露瑩然；

微雨後，則覺這豐腴土地芳流遍；

夕晚之來也覺善；

然後便是這沉沉靜夜，共她這莊嚴的鳥囀，

以至這月色明鮮，

帶着她一串的珍奇，在天鑲嵌——

沒一樣不堪眷戀。

但無你，則朝晨之來無意味；

喧喧初鳥不足把人迷；

初日照田疇，也不覺麗；

以至那草、花、菓、樹的含露未晞，

雨後芬芳的播流遍地；

與夫那夕晚之來，這靜夜的嚴肅鳥聲之起；

月下的徘徊，星下的徙倚，

便無一樣堪欣喜。

却不知，它們(二三)何故終宵耀不已？

迨到衆目俱已閉，

不知這光榮景象，究竟爲誰輝麗？

於是，我人的共同始祖乃答語：——

『全德無虧的夏娃，神共人間之女，(二六)』

那星兒月兒，自有它應趨的途路，  
遠地循環滿一周，乃在明天日暮；  
它們一處處巡行有序，

一昇一落無停住，

雖所照，尙是未生存之民族，

却把準備的光明施與，

藉免全冥（三三）乘黑夜，將她的舊有版圖復據，

而使自然萬有，生命又捐除；

爲的這柔和之火，不特足能照燭，

並能以各種影響不同的溫和熱力，

把地上所生萬類，調和，養育，敷暖，溫煦，

或把一部分星辰的潛力向它們灌注，

俾將來受更健日光，易至完成地步。

因此故，雖則它們深夜無人視，

却也放耀揚輝並不虛。

且即使地上無人，

也莫謂天將乏觀者，神將缺誦稱。

原來當你我無論睡眠覺醒，

恆有萬千靈物，遊行地上無踪影：

凡此諸靈，都日夜瞻仰他的工程，讚美無時停

頓，

你我豈不常聽，空中半夜有天音，

出自那返響的峻巖山頂或叢林，

或則孤吟，或則彼此調兒相應，

盡把那巍巍造物主，讚頌揚稱！

當此輩聯班警衛，夜半梭巡，

往往以天上的樂器之聲，極諧和，相配應，

作起歌兒把夜分，（四〇）

而使吾人的思想飛越到天庭。」

他二人這般談論，

手攜手，自向他們的多福臥房行。

這地方，是那至尊的栽植者（四二）所親擇定，

與其他一切人間享用品同日營成。

那臥房之頂，覆蔽密層層，

乃桂樹與番榴結成之蔭，

中雜以更高之樹，葉香而韌，

其兩側，則以萋苕與芳香矮木，編爲牆壁色蒼青；

復有各色的鳶尾，（四三）玫瑰，茉莉，在樹隙之間

秀挺，

成一種細工雕嵌，精妙難名；

腳之下，則有紫堇，番紅，海仙（四四）諸品，嵌繡爲

茵，

比極貴重的彩石鋪成，煒煌尤勝。

那其間，其他生物，無論飛禽，走獸，甲殼，蠕形不

敢進，

因他們對人類異常畏敬。（四五）

至其內寢，則愈神聖，愈闕靜，

雖說來荒唐難信，

便是那普在的潘神，

便是那雪爾凡（Σε）無時不清醒，

以至於寧甫，馮奴（Με）也都不得進。

當那日，作媒的天使使二人締結婚姻，

那爲新婦的夏娃，便在此深幽宮禁，

把花朵，花圈，香草，點綴在好合牀褥，

同時天上歌班，則把婚歌詠；

她那時裸身之美堪憐甚，

比那自諸神稟受一切才能的判多拉（Π）尤

加一等；

只是，啊，這二人的悲劇，又何相似之太甚！

原來判多拉，後被黑梅斯神帶領，（Με）

帶領給雅弗的不賢子姓，

以美色惑盡世間人，

藉對那盜竊育夫冥火者報仇洩恨。

如是，他二人既到那蔭蔽的臥寢，

並皆立定，並皆仰首向蒼冥，

眼見得天穹，空氣，上天，下地，

以至星辰之極，皓月之輪，

盡都是上帝的工程，

因對他虔拜口宣稱：——

「啊，全能的造物主，晝夜都由你造成；（Με）

我等在晝時——如今已盡——

有指定的業務勞動，

勞動在我等的互助互愛之中，歡樂甚，

這歡樂，實冠你所規定我們的一切福幸；

你又造成這歡愉地境，

在我們，覺它寬綽多餘贖，

你於此有豐厚的恩情，可惜少人與分，

枉教落地沒收成。

但你曾許我二人，得有一充實地球的種姓，

他將和我等，共把你這無窮之善讚美揚稱，

無論當我們日間覺醒，

或當我們，如現在，正求你賜與睡眠恩。」

說此時，他二人同心一意無差別，

但一片敬心虔潔，更無他儀飾，(一〇)

這最使帝心歡懌；

然後攜手相將進至極內室，

更無煩脫卸吾曹所着的累人衣飾，

便並頭兒臥在床席；

我料想，那亞當，定不把嬌妻遠撇，

那夏娃，也不把夫妻之愛的神祕典儀拒絕；

他們並不識，偽善徒，嚴肅地，所謂地位，純真，與

貞潔，(一一)

實則彼所謗為不潔，即上帝之所謂潔，(一二)

有的是奉命而行，

而大眾亦任行勿禁，不為穢毀。



原來我人的造物主，囑使我人繁殖；  
然則誰復主張人道絕，

除非是我人的毀壞者，神與人間之敵？（三五）

福哉，結婚之愛，此中神祕難分解！

你是人間後裔的真正源泉，

你是樂園中的唯一超常特色！

賴有你，我人的淫慾乃祛除，

得自拔於獸羣之外；（三六）

賴有你，基以忠直單純的理性，

倫常的關係初開，

父子兄弟的恩情始恢大。（三七）

我自當不將你，論作污邪有罪戾，

或認你，不宜居這極端神聖地；

你這家庭歡愛的不竭之泉，

你的牀純潔無污玷，（三八）

正若古今來聖人族長所自宣言。

這牀間，愛神放出黃金箭，（三九）

這牀間，他把長明燈點，（四〇）

又搖着紫色的翼兒，在這裏統治而獻宴；

他不到，由娼婦買來的淺笑之間，

那其中無歡，無愛，無情戀，但供作不時消遣；

也不到，各樣的宮闈淫艷（四一）——

或為雜沓舞婆娑，或則共嬉蒙假面，（四二）

又或則，中宵開舞宴，

或則忍凍情人，把「夜樂」向高傲的美人兒

獻，(二六一)

徒博得被她嫌厭——

此等處，愛神都不踐。

唯時他二人，已被夜鶯溫撫，擁抱而眠，

屋頂的薔薇，紛落在他們裸體間，

須待明朝方補遍。(二六二)

睡着罷，有福的夫妻！

但若你不求更多福，不欲更多知，

方算是至樂無窮的境地！

其時，夜已把她的圓錐陰影，(二六三)

移上這月下穹窿的一半路徑，(二六四)

諸嚙略哨，(二六五)都按慣常時刻，出了象牙門，

武裝排列如軍陣，豎立司更；

於是加百列，乃對權力稍次的一靈這般下令：

「烏齊兒，(二六六)你把他們抽一半，

到南部梭巡嚴密毋稍緩；

這一半，則去巡行北段：

我這巡迴路線，會合在極西端。」(二六七)

於是兩軍火燄一般(二六八)的分判，

半向盾方，半向矛方急轉。

那其中，(二六九)近他身畔，有二精靈壯健多謀算，

他把他們呼喚，將任務叮嚀一款款——

『伊楚烈，齊風（二七）你二靈，展翼加緊，

把這園內搜尋，無使一隅獨賸；

主要是那兩個美麗生靈的住境，

諒他們，如今已安然臥寢。

今傍晚，有自落日之中來報信，

說見有地獄的精靈潛來此境，

（這事誰能料付？）

必逃自地獄的關門，帶着不良的使命：

你若見他時，須即抓擒，送來受訊。』

說着，他自把那光輝隊伍率領前行，

使得月光都眩暈；（二七）

那二靈，則逕向那臥房而進，

去把欲尋之物搜尋。

迨至時，便見他作一蟾蜍模樣，貼近夏娃身畔

而蹲，

正試行，藉魔術，向她的想像器官鑽進，

因可以，隨所欲，造成幻想，幻形，和夢境；（二七）

或將「毒」向她吹進，

冀可以點污了她的動物精神（二七）——

原來這精神，乃自清血提昇，

有若清川之上微風習習生；——

此着果成，則至少可引起騷擾不平的思付，

以至虛空的希望，虛空的目的，縱欲求於非分，

緣自負而膨脹，驕慢隨生。

於是，那精勤的伊楚烈，把長矛輕觸其身；  
爲的是凡贖品，都見不得上天的靈品，  
經一觸，便不由不回復原形。

他既現形，便駭然一躍把身騰。

譬有一堆火藥，(二五)量可把大桶充盈，

正欲貯之藥庫，準備謠傳的戰爭，

忽落上一火星星，

那煤烏的顆粒，便突變火花飛迸，

使空中着火燒焚；

彼時那惡魔，化成本相驟昇騰，也正似這般形

景。

那兩個美容天使，見這猶醜魔王驟露形，

也不由却退心奇而目瞪，

却並非驚，便如是對他將話進：——

『你這是何叛逆的精靈，

既判往幽冥地獄，何故脫逃來此境？

又何故變幻容形，仇敵一般的坐等，

坐等在這兩個睡眠人的頭枕？』

那撒但滿懷輕侮將言應：——

『然則我，你們竟不認？

你們當初，也知我不與你們同等，

我坐處，你們不敢飛昇！

今既不相認，便是你們自己無名之證，

料必是，天使羣中最下層；(二五)

不然時，你們果識我，何故還相問？

又何故把這般廢話作開端，

而不知其無益，與把空言作論正相等？」

於是齊風亦將輕侮還輕侮，這般對應——

「叛逆的精靈，你休忖，

以爲自己的形容未變更，

或未嘗減損光明，

仍似你在天時正直清純，別個還能相認。

須知那時的光彩，已因你不求向善，早與你離

分；

你如今，正似你的罪孽，

和你那受刑之地，一般污濁不光明。

只是，來；爲的我等此行亦奉命，

你當得，自去和他說個清；

因他的責任，是要保得這地方不受犯侵，

這幾人（美）不蒙害損。」

那嗟嚟啞如是言；

他那嚴重的呵譴，在青春之美見出森嚴，

因使得，他的無敵姿容愈益添。

那魔鬼立在當前，羞慚滿面，

心感着「善」何等的森然，

眼見着「德」之賦形，何等的可羨——

而自顧，乃有這般失陷，

主要是，光輝消滅，業已如斯明顯，

因覺得心痛如煎；

却仍似並無餒怯，又開言——

『倘如我必須爭鬪，

也須好手對好手，

我要找那差遣你來人，

不和你這被遣之人爭好醜；

或者你們大眾一齊來，

庶幾我的光榮多些兒成就，少些兒丟。』

於是無畏的齊風乃對言——

『你心中的懼念，將省却我們的試驗，(二七)

實則你這樣惡徒，只消一極小的精靈也能戰；

爲的你因心惡，故必身孱。』(二八)

那魔鬼默然不應，心內不勝怒忿；

却如驕馬受韁，傲然前進，

把口中鐵勒不住齧齧。

他自知無須爭抗，不用逃奔，

因上天的威嚇，已把他的心兒攝鎮，

否則他一無所懼。

不一會，便已近那西端地境，

那兩隊半匝周行(二九)的巡卒，正當會併，

併作了密隊一行，等待着後命。

於是首領加百列，在陣前，對衆揚言作大聲：『

啊，朋友們，我方聽見有敏捷步聲，向此方

急進，

如今又瞥見，伊楚烈與齊風穿過叢林，  
還有同行的第三個，儼然有王者風神，  
特不過輝光已衰損；

看他的態度，和那樣形容凶狠，  
似乎是地獄之君——

料沒有一場爭鬪，他不會離開這地境。  
你們都站穩，因他面上，已凝着挑戰神情。」

他話猶未竟，那二靈早已至近，

便把帶來何人，獲在何境，

方在何事，怎樣躡身，

敘述得殊爲簡淨。

於是加百列現出嚴厲神情，

對他如是將言進：——

「撒但，你爲甚，衝破那特爲你定的限境，  
而來擾亂他人的職任？」

我不贊成學你樣，破壞此方的法禁，

却有權力和權利，把你闖進的緣由質問；

你來意，似在破人眠寢，

並對上帝使住園中受福的這幾人兒欲犯

侵。」

於是撒但面呈侮慢神情，這般對應：——

「加百列，你在天時，本嘗有賢慧之稱，

我在當初也承認；

但經你如今這一問，使我懷疑不敢信。

試問你，居彼者，誰肯甘心吃苦辛？

縱然是判罰在幽冥，

又誰不欲覓出路，因求自脫身？

就是你，也必如斯，可斷定，

且必任何去處，都要冒險而行，

總求能遠離苦境，

冀速把安逸代替苛刑，

把悅樂來償悲悶；

我就因尋求此等，故而來此境。

在你，但知有善，罪惡未嘗更，

自當覺此舉殊無理性。

至若說，那束縛我們的，(26)意將不允，

則彼須將鐵門關鎖更加穩，

方可以把吾曹，在那黑獄之中長閉禁。

你今所問，我都已答覆分明：

至其餘，他們的報告都可信；

他們見我時，確是在那地境，

我却並不存侵害之心。」

他如是傲慢而言，那勇武的天使頗為激忿，

因便冷笑微微，這般的對應：——

「啊，自從那撒但沉淪，(27)」

天上便弱一個能將賢否分！

他，本因愚而墮隕，

今復因愚越獄作歸程，



問他何故不經允准，

擅敢越出幽冥的禁限前來此境，

他對於這問者的是否聰明，

竟認真的懷疑判不定！

但是他，却把避苦逃刑之舉判作聰明甚！

你儘這般判斷罷，儘這樣自作聰明！

終必有那因你逃亡而起的怒忿，

加七倍來對付你這般亡命，

並把你那智慧重新打退到幽冥，

好使你再受些兒教訓，

庶知無論如何的苦痛，

都不得與那無限的惹來忿怒去爭衡。

可是你又緣何只獨行？  
(二三)

那諸靈，不都和你越獄同來，却爲甚？

豈他們的苦痛較輕，比較的無須逃遁？

抑或你不能耐苦，獨異他靈？

啊，勇敢的首領，逃亡第一人！

你倘曾對你的同難者，把這逃亡用意預申明，

斷不會獨自奔亡來此境。」

這席話，那撒但厲色顰眉，這般對應：

「無禮的天使，你且聽！

非是我不能耐苦，非是我畏受艱辛！

想當日，你我周旋在戰陣，——

你的長矛難取勝，

賴有那齊迸的迅雷幫襯，(二八三)——

你也知我是勁敵，最爲勇猛。

但你這一席濫言可證，

你不因已往的失敗，過去的艱辛，

經驗上有何進境，

仍不配做忠實的首領——

尙不知己所未經的險徑，

決不可使大家冒險而進。

因此我，我一人，先自擔承，

飛行那荒曠的深淵，(二八四)偵視這新造的世境

——

因它在地獄，也已闕傳有信，——

冀於此覓一較好的住場，

並把我那些被難精靈，在這方的地面或半空

(二八五)安頓：

唯當我等來估領，

將不免又須你，和你這華麗諸軍，(二八六)再試一

回本領；

實則你們的事務，本不是戰爭，(二八七)

却只消服侍你們的主在天頂，

只消對他的寶座讚美歌吟，

而在習慣的距離(二八八)卑躬示敬。』

於是那戰士的天使急忙將話應：——

『你先強說避苦痛，是自己聰明行徑，

今又自招到此，乃爲探偵——

似此隨言隨自食，足見你不當爲首領，

却顯出原來是謊者，正符合撒但之名；(二六)

且這「忠實」一言，又怎能相稱？

啊，名不可以不正，如今這神聖的「忠實」之

名乃被污損！

試問你所忠者何人？

豈不謂你那叛衆——則盡是鬼黨魔羣，

正配你這般的首領！

你豈以離叛那至尊公認的權能，

便是你的紀律，便是你的教訓，

便是你所誓守的忠信？

且你這奸刁偽善者，如今似以擁護自由爲己

任，

而不知當初在天上，對於那可畏之君，

又誰似你那般阿諛謙恭卑賤甚？

然則你除却有取代之心，尙有甚緣由可問？

但我如今忠告你，你聽分明：

你速去！還向你來處飛行。

倘自這時辰，這神靈限內還見你蹤影，

我便把你鍊曳到冥坑，

將你牢牢封禁；(二七)

定使你從今，再不敢藐視地獄關防之不緊。

他這般的恫嚇，撒但絲毫不在心，

只增添了怒忿，這般將話應——

「你看園的嚙嚙，說話猖狂甚！待我做你的俘囚，方談得鎖鍊來拘禁！」

如今，你自己且須謹慎，

須備我這高強手腕，要使你感着沉沉重擔難

勝任——

雖則那上天之主，常在你翼上跨乘，(一九)

雖則你共你同僚，慣在軛下困，

慣牽引他那得勝的車輪，歷過星羅的天徑。」

當他這般的大肆嘲笑，

那天使的光輝隊伍忽成火赤，

將陣勢排開若眉月，

開始把抱執之矛環之如緝褶。(二〇)

那矛之稠，有若稻田方熟備秋收，

一片垂鬚的穗簇盡低頭，

隨風擺蕩飄流；

旁立着，那多慮的農夫心內愁，

生怕場中打落唯皮殼，希望全休。

那一方，撒但也提防，

聚起了全身力量，龐然挺脹，(二一)

有若騰涅立夫亞特拉，(二二)毫不驚惶；

其軀偉岸，直上達穹蒼，

「恐怖」飾翎毛，坐在他的冠上；

掌握中，也執着若盾若矛模樣。

那時形勢，恐怖的行爲殆必至，

且殆必，竟使星辰穹境也騷然，不僅樂園而止，或至少，各元行，因這猛烈的衝突，盡被紛紛裂

址。

却猶幸，永久神，爲防止這場可駭的訂爭，

在天掛出金天秤，(二五)

那天秤，如今猶在「處女」「天蠟」兩宮(二六)

之間垂兆朕，

初以權衡創造的萬品，(二七)

使虛懸的大地與空氣均衡；(二八)

今則把戰爭和國運，一切事兒平準。

他在兩端置二碼，一示戰鬪，一示息爭：

就中前者忽飛昇，使秤秤兒陡昂挺；(二九)

加百列見此情形，乃向惡魔這般將話進：

「撒但啊，你我彼此相知都甚明，

知你我這力量都非屬自身，乃由天所贈；

然則誇耀刀兵的能力，豈非愚甚！

爲的你所能，超不出上天所允，

而我，雖能將你似泥般蹂躪，(三〇)也不得自稱

能。

你若還不信，可從那天上的兆徵看出你的運

命，

且看你的斤量，何等微輕，(三一)

你若反抗時，必如何柔荏！」

於是那惡魔仰望天心，

見自己的秤盤果昂挺，

便更無言，口內喃喃而遁；

同時夜之陰影，也隨他逃遁無形。(1011)

(一)「親見啓示(Apocalypse)的」謂約翰。新約的啓示錄係約翰得見基督啓示的紀錄，故其第一章云：「耶穌基督的啓示……曉諭他的僕人約翰。約翰便將上帝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來。」

(二)自第一行至十五行，係作者之感概。此時撒但已近人間致命的誘惑將近開始，故作者希望人間早得警告，藉可避免也。

(三)啓示錄一二之九：「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又同章第八節：「在天上就有了戰爭……龍也同他的

使者去戰爭，並沒有得勝，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又同

章第十二節：「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就氣忿忿的下到你們那裏（人間）去了。」撒但之喪失樂園為第一次戰敗，啓示錄第十二章所述為第二次失敗，故曰「二次敗亡。」

(四)啓示錄一二之一〇——一二：「我（約翰）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你們（住在天上的）都快樂罷，只是地與海有禍了！」

(五)啓示錄一二之一〇：「因為那在我們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擲下去了。」又「惡魔」原語 *diabolos*，本有「誹謗者」及「進讒者」之義。

(六)自此以下十八行描寫撒但心中分裂的悲哀。

(七)參看卷二描寫撒但毅然獨往人間的氣概。

(八)箴言二六之二七：「控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輾石頭的，自己必反輓在他身上。」

(九) 第一卷撒但語云：『良以心是自家的宅宇，它可以化地獄作天堂，也可以化天堂作地獄。』

(一〇) 此以下十二行係撒但因仰見太陽而發之怨語。失樂園初擬作悲劇體，此段即其楔子，相傳爲一六四二年所作。

(一一) 此以下十九行，寫撒但追憶墮落之原因而受良心之譴責。

(一二) 馬太七之六：『不要把聖物給狗，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

(一三) 此以下五行意謂真實的感恩即是酬恩，然真實的感恩同時又永覺有所虧負。

(一四) 此以下二十行寫撒但欲將自己犯罪的責任轉嫁他人，而終於不得不詛咒自己。

(一五) 第一步，他以爲自己地位太高而起野心，因而歸咎於運命。

(一六) 在內的誘惑謂自負，在外的誘惑謂野心。

(一七) 撒但自問。

(一八) 爲惡由於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由於天上的愛，故又歸咎於愛。

(一九) 至此終於歸咎自己。

(二〇) 此以下八行寫撒但對自己憐憫。

(二一) 此以下二十八行寫撒但因絕望而轉思和平，先言和平的方法，次言和平之結局，而終斷定和平亦屬無望。

(二二) 撒但自知不誠和解之無效，蓋一旦復居高位，則不免野心又起，二度叛逆，禍必更甚。

(二三) 謂和平後二次反叛。

(二四) 謂上帝。

(二五) 此以下言絕望之餘終於甘自暴棄。

(二六) 撒但自謂地獄已屬己，故言與「天上王分疆劃地」，又信將來新造的宇宙亦得歸己掌握，則神所有者但贖天堂矣，故曰「殆將把過半的版圖治理」。

(七)「假借的容顏」指三卷末撒但幻作青年基路伯之事。  
(八)約翰福音八之四四：「因他〔撒但〕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九)「亞西利亞的山巔」(on the Assyrian mount) 即奈勿提茲山，見三卷末。

(十)伊甸，樂園所在之地。創世記二之八：「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之人安置在那裏。」

(十一)劇場坐位作階級形，故似斜坡上之層林。

(十二)創世記二之九：「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眼目，其上的菓子好作食物。」

(十三)「來源」謂樂園；風聲幽咽，有如「欲訴」。

(十四)摩贊俾克 (Mozambique 或 Mozambique) 在非洲東岸，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對面。

(十五)沙巴 (Saba) 聖經作示巴 (Sheba) 紀元前五世紀阿剌伯南部古國名。又示巴，古女王名，嘗以香物獻所羅門者。

(見列王上第十章)

(十六)多福阿剌伯 (Araby the Blest) 即 Arabia Felix 指古阿剌伯東南隅之地。

(十七)據外典托比特書 (book of Tobit) 阿斯摩第阿 (Asmodeus) 乃一惡魔，居於米太 (Media) 愛一女子名薩刺 (Sara) 者。薩刺七次與人結婚，其夫皆為阿斯摩第阿所殺。最後薩刺與托比特之子托比阿斯 (Tobias) 結婚，遵天使拉斐爾 (Raphael) 之教，於結婚夜取魚之心臟焚之，阿斯摩第阿聞臭，逃至埃及，為天使所縛。

(十八)約翰一〇之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

(十九)「猥鄙的雇傭人」係指一般僧侶。約翰一〇之二一—二三：「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

(二十)創世記二之九：「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



(E1) 鵜 (cornorant)，即鵜鷗，乃一種食食的海鳥，見賽亞書三四之一。

(四) 生命樹象徵真實的生命，即永遠聖潔的生命。唯撒但坐於其上，並不能恢復生命，却只在造死。

(四) 「善用」，言若能從此樹之暗示，則可以悔罪自新也。

(E2) 浩蘭 (Auran 即 Hauran) 爲帕勒司廳之一省，在約但河之東，大馬色之南。以西結書四七之一八：「(以色列的) 東界在浩蘭，大馬色……」

(E3) 西流基 (Seleucia) 在底格里斯河之右岸，爲敘利亞四名城之一，亞歷山大之將西流庫·尼卡它 (Seleucus Nicator) 所建。

(四) 提拉撒 (Tolassar) 在米所波大米之西部，以賽亞書三七之一二：「屬提拉撒的伊甸人。」同語又見列王紀下一九之一二。

(E4) 「伊甸」本有樂土之義，園中則比樂土更樂。

(四) 智識樹 (Tree of Knowledge) 即創世記二之九所謂「分別善惡之樹」。人類之有死，由於亞當竊食善惡樹菓而起。

(四) 知善同時即不得不知惡，故善之智識，其代價甚高，上帝所以禁食智識樹菓，即以此故。

(五) 不以樂園之丘所阻而變其道。

(五) 創世記二之一〇：「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爲四道。」

(五) 詳見創世記二之一一—一四。

(五) 即上文所謂由伏流滲出之泉，其色若青玉也。

(五) 赫斯柏喇斯所掌園中有金蘋果，已見三卷註。

(五) 人類犯罪，地亦被詛咒而生荆棘 (見創世記第三章) 故想像人類未墮落之前，薔薇無刺。

(五) 潘 (Pan) 爲希臘神話中牧者之神。恩惠 (Grace) 與優雅及歡喜，爲擬人化之三女神。時間 (Hours) 爲象徵季序

的女神；言時間跳舞，即所以形容季序之變化。

(五九) 恩那 (Enna)，西四里之都會。下述之故事發生於其附近之田野，拉丁詩人常歌詠之。此及下文之達夫泥、尼沙島、安馬刺山等處，爲自古相傳之名勝，用作樂園之陪襯者。

(六〇) 普洛塞賓 (Proserpine)，古神話中之美人，栖里茲 (Ceres) 之女也。冥王普盧托 (Pluto) 見而愛之，帶入幽界，其母栖里茲尋之，窮世界不能得。

(六一) 狄士 (Dis)，即冥王普盧托。

(六二) 達夫泥 (Daphne)，敘利亞北部奧倫替 (Orontes) 河濱之一優美森林，阿坡羅神廟所在。相傳昔有女妖名達夫泥，阿坡羅神愛之。女妖奔逃，阿坡羅神追而執之，遂化爲桂樹，故曰後以桂樹爲阿坡羅之聖樹。

(六三) 卡司達利安泉 (Castalian Spring)，爲達夫泥林中之一泉，相傳飲其水者可得詩之靈感。

(六四) 尼沙島 (Nysaian Isl)，即 Nysa，在利比亞，脫里登

(Triton) 河繞之地極豐饒優美。傳說利比亞王有名亞捫 (Ammon) 者，後稱利比亞之育夫 (Jovo)，先與里阿 (Rhea) 結婚，後與阿摩齊 (Amalthea) 戀愛，而生巴克士 (Bacchus)，但恐里阿妬，故藏匿母子於尼沙島上。

(六五) 賈猛 (Cham)，即聖經中之含 (Ham)，乃挪亞 (Noah) 之子，見創世記一〇之一。其後含爲亞非利加人之始祖，故埃及稱爲含之地（見詩篇一〇五之二三）。密附頓以與亞捫合爲一人，殆即據此理由。

(六六) 巴克士爲希臘所奉之酒神，故若年華方盛。

(六七) 安馬刺山 (Mount Amara) 在埃及尼羅河之上流，正當赤道之下。阿巴姓 (Abassin) 即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之王，恐諸子叛逆，於此山之頂造三十四宮殿居之，藉相隔離。山上氣候溫和，故嘗被誤認爲樂園。

(六八) 愛西渥皮線 (Ethiopian Line) 即赤道。尼羅士 (Nilus) 即尼羅河。

(七)「亞述的園林」即樂園，以亞述乃伊甸之主要部分也。

(六)人類直立的姿勢即爲似神的象徵之一。

(五)詩篇八之五：「賜他爲榮耀尊貴爲冠冕。」

(四)詩篇八之六：「使萬物……都伏在他的脚下。」

(三)見創世記一之二六—二七。

(二)因其爲造物主光榮之肖像故。

(一)以下言兩性之意義，作者蓋完全依從聖經之主張而定男女可以平權者，惟因此故，近代人常詬病之。

(七)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七—九：「他是上帝的形像和榮耀，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並且男人不是爲女人造的，女人乃是爲男人造的。」

(七)海仙花 (Hyacinth) 即風信子，乃一種堇青色之花。荷

馬詩中常以之譬喻頭髮，殆因顏色相似故。

(七)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一〇：「女人……應當在頭上有服

從權柄的記號。」又一四—一五：「你們的本性不也指示

你們，男人若有長頭髮，便是他的羞恥嗎？但女人有長頭髮，

乃是她的榮耀，因爲這頭髮是給她作蓋頭的。」

(七)此數語暗罵一般僞爲聖潔的祭師。

(六)凡人間盡是亞當的後代。

(五)凡女子盡屬夏娃之諸女。

(四)操勞之後，方知涼風吹扇之可樂，但操勞之程度，僅足使知涼風可樂而已。

(三)以下言人類未墮落前，諸獸皆柔馴可狎，其狀與萬物復活之後正似，如以賽亞書一一之六—八所狀寫：「豺狼必與綿羊羔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羣；小孩子要牽引他們。牛必與熊同食，牛犢必與小熊同臥。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斷奶的嬰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

(二)高第烏斯 (Gordius) 爲弗里家 (Phrygia) 之王，其車

轅上有一繩結，當時有一種預言流傳，言誰能解此結者當爲亞洲之主，亞歷山大大帝乃以刀斷之。

(六三) 蛇尾作結，已示其欺人手段之證據，惜亞當未之注意也。

(六四) 「海洋之島」(Ocean Isles)，指大西洋中之亞速爾羣島 (the Azores)。參看本卷後文。

(六五) 東西兩半球如秤之兩盤，日落如一秤盤之沉，同時其他一盤——即有星之夜——昇上。

(六六) 希伯來書二之七：『你叫他比天使稍劣(原譯微小)一點。』

(六七) 或則撒但與人類共居地上，或則人類隨撒但同居地獄。

(六八) 地獄亦上帝所造，故不當拒絕。

(六九) 以賽亞書一四之九：『你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動，來近接你，又因你驚動在世曾爲首領的陰魂，並使那曾爲列國君王的，都離位站起。』

(七〇) 「感謝」乃反語。

(九) 爲私情雖有所不忍，爲公理之不得已，則不得不使人類墮落。

(二) 暴君作惡，恆以「不得已」三字爲藉口。

(三) 「犧牲」謂亞當夏娃。

(四) 參看彼得前書五之八。

(五) 初次聽見人類的語言，故曰「新聲」(new utterance)。

(六) 以主體論，夏娃爲與亞當共同享樂之人，且亦唯夏娃得分與享樂，故曰「獨一無雙的分與人」；但以客體論，在亞當覺得夏娃實爲構成一切快樂的要素，故曰「一切快樂

的獨一無雙部分」。第三行即申說第二行之意。

(七) 「力」(power)，謂上帝。

(八) 創世記二之七：『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九) 不食禁菓即爲服從之徵，上帝所要求者唯此而已。

(一〇) 創世記二之二三：『那人說，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可以稱他爲女人。』

(101) 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九：「女人乃是爲男人造的。」

(102) 創世記二之二一一二二：「耶和華上帝使他(亞當)

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

(103) 哥林多前書一一之三：「基督是各人的頭，男人是女人的頭。」

(104) 此以下爲女子最初的自覺。

(105) 創造，出生，復活，都似覺醒，死則似睡眠。

(106) 自以下言女子之美的自覺。

(107) 「它」水中之影。

(108) 此聲音乃天使所發，見後。

(109) 創世記三之二〇：「亞當替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爲她是衆生之母。」按「夏娃」(Eve) 有「生命」之義。

(110) 天使在前引導，不見其形。

(111) 篠懸樹(platane 即 plane tree) 日本譯名，舊譯

楓楊樹。

(112) 男性美之發見。

(113) 雅歌二之一六：「良人屬我，我也屬他。」

(114) 見前註一〇二。

(115) 朱匹忒(Jupiter)，羅馬之主神，墨娜(Juno) 爲其妻。此處以朱匹忒爲空氣之擬人化，墨娜爲地之擬人化。

「青濃雲」即降雨之意。

(116) 伊甸本是樂鄉，而其互相擁抱之情景，則爲更樂之鄉。

(117) 居樂園已屬有福，而復得享受戀愛，則爲福上福。

(118) 「極端的經度」(utmost longitude) 謂極西處。

(119) 「岩柱」謂門兩側之懸崖。

(120) 加百列(Gabriel)，原語義爲「神的人」，乃警衛樂園的天使長。在聖經，加百列本與戰鬥之天使米迦勒相對待，而爲宣傳和平之天使，見於但以理書第八章及路

加福音第一章等處。密爾頓則認加百列爲居米迦勒之下

的戰士，如見於前第三卷，及後第六卷。

(三二) 古時以爲星及流星皆蒸氣所成，亦蒸氣所養。

(三三) 由流星出現的方向可知暴風所來的方向。

(三四) 猶太祭師分班掌職，由抽籤定之（見歷代志下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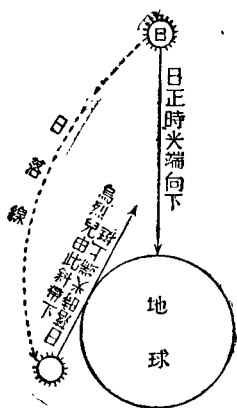
一四），故想像天使之職掌亦如此。

(三五) 天使之創造在人類前，故人爲上帝「最近的」像影。

(三六) 卽奈勿提茲山。此處前後數行並參看第三卷。

(三七) 日光照地，則尖端 (point) 向下；日斜時，則其光線的

尖端向上 (cruised)，如圖——



(三七) 「他」烏烈兒。

(三八) 亞速爾羣島，在大西洋中，爲伊甸之西極端。（參看前

註八四）。

(三九) 「領袖之星」(prime orb)，謂太陽。此以下五行，表示

作者的天文觀念對於托勒密 (Ptolemy) 之天動說及

哥白尼 (Copernicus) 之地動說尙不知所適從。此兩說

之交錯，在失樂園中屢屢見之。

(四〇) 「他」太陽。

(四一) 「碧玉」謂羣星。「奕如生」言其鮮明活潑。

(四二) 赫斯柏喇斯 (Hesperis)，希臘語「夕」之義，此處

作「夕星」解，以與曉星露息發 (Lucifer) 對待。此星在

定更時於羣星爲最明。

(四三) 「露」取其可以蘇息疲勞之義。

(四四) 創世記二之一五：「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

園，使他修理看守。」

(二二) 見本卷註一〇二。

(二三) 夜鶯之囀。

(二四) 星與月。

(二五) 夏娃由亞當身上造出，故亦是人間之女。

(二六) 「全冥」，「洪荒也」。

(二七) 軍隊換班警衛，恆吹喇叭，分一夜爲數更，謂之「分夜」  
(to divide the night)。

(二八) 「栽植者」(Planter)，上帝。

(二九) 「鳶尾」(Iris)，花名，舊譯澤蘭。

(三〇) 「紫堇」(Violet)，「番紅」(Crocus)，「海仙」

(hyacinth)，並花名。

(三一) 人類未墮落前，凡百生物均對之畏敬。

(三二) 雪爾凡 (Sylvan 或 Sylvanus)，在拉丁神話，爲

田野及森林之神。

(三三) 寧甫 (Nymph)，爲山林流水之神，馮奴 (Faun 或

Fauns)，爲田野及牧者之神。

(三四) 判多拉 (Pandora)，諸神所造之女子，使之爲禍人類者，義爲具有「一切才能」。

(三五) 據希臘神話，巨人雅弗 (本當是 Iapetus，密爾頓誤作諾亞之子 Japheth) 有二子，其一為伯羅米修士 (Prometheus)，甚賢明，其一為厄匹米修士 (Epimetheus)，則愚闇。伯羅米修士爲欲造福人類，自元神育夫處盜得真火。育夫大怒，因於地上造一美女，而命諸神賦與一切才能，名爲判多拉，使黑梅斯送與厄匹米修士。厄匹米修士不聽其兄之警告，竟與結婚。判多拉遂開出帶來的一箱，放出一切災禍及於人類。育夫被盜之仇乃報。

(三六) 詩篇七四之一六：「白晝屬你，黑夜也屬你。」

(三七) 尊重禮拜之純粹性，而排斥虛文的儀節，乃密爾頓的精神的表現。

(三八) 掃除地位 (place)，純真 (ignorance)，真潔

(punity)等偽善者的觀念，乃是宗教改革的特徵之一。

(二五)使徒行傳一〇之一五：『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上帝

所謂潔淨的，你不可當做不潔（原譯俗物）。』

(二五)提摩太前書四之一—三：『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

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他們禁

止嫁娶。』

(二五)人與獸之唯一差別，在其一曉得神聖的結婚之愛，其

一則否。

(二五)夫婦關係乃父子兄弟等一切親愛關係的源泉。

(二五)希伯來書一三之四：『婚姻人人都當尊重，牀亦不可

污穢。』

(二五)希臘神話愛神邱匹德(Cupid)手持二箭，其一金頭，

中人卽生愛情，又其一鉛頭，中人使愛情消失。

(二五)相傳結婚之神亥門(Hymen)手中提燈，謂之「長

明」者，言有恆之意，與下文「不時消遣」之「不時」相

對。

(二五)暗指查理士二世(Charles II)宮闈醜事。

(二六)「雜沓」謂男女混合之跳舞。「假面」謂假面劇，爲歌

劇之先驅，當時宮庭及貴族宴會時多行之。

(二六)「夜樂」(serenate或serenade)夜間在女子窗下

演奏之音樂，奏者露立戶外，故須「忍凍」也。

(二六)夜間花落，至晨則有新花彌補之。

(二六)太陽向空間投影，故地球之陰影爲圓錐形。

(二六)此圓錐陰影，在太陽之反對方向，繞地球之周圍迴轉，

而尖端直指月光造成的穹窿。地面某一點若與圓錐之尖

端正對，則其時爲真夜中；若圓錐尖端適在上行路之一半，

則其時爲日落與真夜中之中間，卽晝夜平分之時，當下午

九時之頃。

(二六)創世記三之二四：『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噤嚙蛇。』噤

爾頰常以司更爲噤嚙蛇之任務，卽據此。



(二六) 烏齊兒 (Uzzai)，嗒嚒咆之一，義爲「神的勢力」。

聖經中譯作烏薛，則爲人名，見出埃及記二五之一八等處。

(二七) 加百列命烏齊兒帶一半嗒嚒咆巡行樂園之南，已則帶其他一半巡行其北，而指定極西端爲會合地點。

(二八) 嗒嚒咆爲燃燒之靈體，故如「火球一般」。

(二九) 卽矛方之中，加百列自帶之一隊。

(三〇) 伊楚烈 (Ichriel)，義爲「神的發見」。「齊風」(Zephon)，義爲「探索」。

(三一) 言其隊伍之光輝甚強，卽月光見之亦眩暈也。

(三二) 幻想，幻形，夢境等，有由神直接造成者，有由覺造成者，但亦有全無意義者。

(三三) 中古時，小亞細亞之著名醫生格林 (Galen，約紀元後 130—200)，分人類精神爲三種。其一謂之「自然的精神」(natural spirit)，係一種由血而昇之汽，其部位在肝，爲營養，生長，產育等「自然的」機能之要素。其二謂之

「生機的精神」(vital spirit)，由「自然的精神」在心

臟混合吸入的空氣變化而成；其中具有種種「生機的」

機能，能以熱與生命由血管供給全體。其三即「動物的精

神」(animal spirit)，則由「生機的精神」在腦中變

化而生；其中包含理性的要素，而具有種種「動物的」機

能，能以運動及感覺的能力由神經分布全體。故就通俗的

意義說，「動物的精神」就是思想感情的活力。

(三四) 第六卷中言火藥與大砲是惡魔所發明。故火藥可以

聯想叛逆的天使，與表示神力之雷相對待。

(三五) 下層天使不得與上層天使常見，故不認識。

(三六) 「這幾人」，指亞當夏娃。

(三七) 「試驗」，戰鬥之意。此行意謂撒但將因恐懼而服，無待

戰鬥。

(三八) 約翰一書四之一八：「愛裏沒有懼怕。」故凡惡者必

孱弱。

(二七) 南北兩隊均只行半周。

(二八) 「束縛我們的」謂上帝。

(二九) 此段句句都含深刻嚴重的諷刺，讀者注意。

(三〇) 加伯列姑且承認撒但逃亡的理由爲當，但以爲亦不應單獨逃亡，而不顧及同難。此又深一層的諷刺。

(三一) 第六卷中言：天上戰爭之第三日，基督以千萬迅雷驅逐叛逆者。

(三二) 謂洪荒。

(三三) 「半空」(mid air)，天與地半中的空間，是屬墮落天使所掌管。故以弗所書二之二云：『……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三四) 諷其徒有外觀。

(三五) 此下四行亦含諷諷之意。

(三六) 對於尊長之禮貌，立處不得太近，亦不得太遠，而須有一定之距離，故曰「習慣的距離」。

(三七) 「撒但」本有欺誑之意。

(三八) 啓示錄二〇之一一三：『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着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他捉住那龍——』

……也叫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擲在無底坑裏，將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

(三九) 撒母耳記下二二之一一：『他〔耶和華〕坐着嘒嘒噴飛行。』又詩篇一八之一〇亦有此語。

(四〇) 「抱執之矛」(ported spears)云者，以雙手執雙矛，爲交叉形，抱而執之胸上，作欲擊之勢。『綉褶』原文“*hem*”，乃縫紉衣緣之意。此處言諸天使手執交叉之矛，作眉月之陣勢，包圍撒但，頗似衣緣上交又線之綉褶也。

(四一) 精靈之體可以隨意脹縮，參看第一卷。

(四二) 騰涅立夫 (Tenerife) 加那列羣島 (Canary Islands) 上挺聳之高峯，其高一萬二千呎。亞特拉 (Atlas) 摩洛哥 (Morocco) 之山，高一萬三千呎。

(一五)「天秤宮」，星座名。此以天秤平衡之觀念，始見於荷馬詩中。

(一六)「處女」(Astraea)「天蠍」(Scorpion)，爲黃道十二宮中之兩宮，天秤宮居其間。

(一七)以賽亞書四〇之一二：『誰會用手心量諸水，用手虎口量着天，用升斗量大地的塵土，用秤稱山嶺，用天平平岡陵呢？』

(一八)約伯記二六之七：『帝將大地懸在虛空。』與空氣均「衡」則不墜。

(一九)前者之秤碼，卽表示戰鬥之秤碼；「忽飛昇」者，因此碼甚輕之故。

(二〇)以賽亞書一〇之六：『我(亞述)……要將他們踐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樣。』

(二一)但以理書五之五，二五，二七：『忽有人的指頭顯出，在王宮與燈臺相對的粉壁上寫字……所寫的文字是「彌

尼，彌尼，提客勒」……講解是這樣……「提客勒」就是  
你被稱在天平裏顯出你的虧欠。」

(二二)撒但既去，黑暗隨消，而黎明至矣。

原 书 空 白 页

## 卷五

### 提綱

曉色始露，東方漸紅，女告其男，云有噩夢。亞當不悅，而溫慰之，乃偕出門，往力田事；先於門畔，祈禱移時。帝欲人類，有罪難諉，命拉斐爾，先施訓誨，使知意志本自由，服從乃正軌，並告敵人已近，防範須嚴，更將原委，亦一一言。天使受命，乃降樂園，亞當遙見，出戶迎延。既至其廬，餉以園菓，夏娃

親擷，既精且夥。乃於席間，主賓談論，先述帝命，言敵已臨，嗣徇所請，乃告詳情；謂言誰是敵人，緣何起釁，如何初叛，以何原因。繼述敵領其軍，退入北境，激動大衆，戴己興兵；中有一靈，名押比疊，忠誠未昧，不肯從逆，諫阻不從，乃獨與撒但決絕。

於時曙色東天始展，薔薇步，

逐地播栽閃耀珠，(一)

那亞當，慣在此時醒寤；

原來他的睡眠有若氣輕虛，

乃是清純飲食與夫和藹氤氳所孕育，

故但經黎明將扇舉，

使木葉微騷，煙川微咻，

枝頭烏雀把清脆的晨歌囀出，

便可將他夢寐悄悄祛除。

他既醒，心內驚疑甚，

爲見夏娃猶自睡沉沉，

亂髮蓬鬆頰火頰，似是因未能寧寢。

他於是，半舉身兒側倚凭，

眼含着篤愛神情，

情脈脈俯視在她身，

見其美，無分眠與醒，總有種特殊風韻常存；

於是他將她手兒觸撫輕輕，

出聲和婉甚，有若西風噓拂繁花境，

恁般地悄語溫存——

「醒來罷，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的最新發見

品；

你是上天最好最終的賜贈，

你是我常新不厭的歡欣！

醒來罷！晨光已明，新鮮的田野在喚召我等；

你我將枉送曙時光景，

不及見你我栽培的樹木怎樣萌生，

佛手的叢林怎生長盛，

沒藥如何滴露，香蘆怎樣流馨，

自然的彩色怎鋪陳，

花上的蜜蜂兒，把甘露如何吸吮。」

這悄語使她寤醒，

却舉目驚惶，向亞當諦審，

把他擁抱，恁地將言進：——

「啊，唯有您，乃使我思慮休寧，

您是我的光榮，我得您方是十全無恨！

我今見您容顏，共晨光來復，好不心欣；

緣我宵來曾入夢，乃是生平所未經；

倘這果真是夢境，

則殊異常時情景——所夢乃非君，

也不是日間的操作，又不是來朝的預計工程；

却夢見愁煩共罪管，

迨至這惱人凶夜，初未嘗涉我胸心。

那時彷彿有柔聲，

在耳畔，喚我去散步遊行；

我當時，心謂是君。

那聲道，「夏娃啊，你緣何獨寢？

這時光，正佳勝，清涼幽靜；

只除却夜鳴之鳥方清醒，

轉出了至美的戀情歌韻，偶破幽岑；

這時候，日輪方滿盛，

光比平時更勝，將萬物成一片朦朧影——

倘無人賞，寧不是辜負這番美景？

那天中衆目<sup>(5)</sup>未瞑，

倘不因看你，更看何人？

你便是「自然」的願欲所存，

見你在，萬物歡欣，

都爲你的美貌嬌容所吸引，

魂銷目注不思停。」

我聞言，心謂依君之命，即便起身，

起身時却不見君。

我於是自行前去把君尋，

獨自個，彷彿經過了許多路徑，

猛可地，走到那禁食的智樹之根。

那樹兒似乎美甚，彷彿比日間遠勝；

方心異，將它細審，

忽見樹旁立着一人影，

其形其翼，似你我常見的天上來人；<sup>(6)</sup>

他的露濡鬢髮滴下芳津。

他也對那樹兒諦審，

言道，「美樹啊，你這般載實過盈，

怎不肯讓人來減輕你的負擔，嘗味你的精英？

寧對神<sup>(7)</sup>人一般都不允？

豈智識如是被看輕？

抑或由於妬惱，或因別有居心，

故將欲染指的一齊拒攔？

我却不管誰來禁，



再阻不得我，把你這嘉惠受領，

不然時，你緣何植在此境？

說罷，他更不思忖，

便冒險，伸臂摘來，納諸唇吻。

我聽這狂妄言詞，繼以這大膽行徑，

直嚇得渾身寒冷；

他却心中喜不勝，口裏宣稱：——

「啊，神菓，你的味兒本佳甚，

今將你這般摘取，則更覺甘美無倫；

你於茲禁人染指，似乎只有天神分，

却不知你原可將人化作神！

然則又緣何這般慳吝？

寧不知嘉惠施之愈衆，必愈豐生，

造作者初不因而自損，轉足使人愈尊敬！(○)

啊，幸福的生靈，美貌如仙的夏娃，您聽，

您也試嘗新！

您如今已然有幸，還可把幸福添增，

世間值得如斯無似您。

您嘗此，從今便到神間作女神，

再不受地球拘禁，

時可高翔空際如吾等，

或時而藉汝功德，逕上天庭，

去看羣神怎樣生存，

您便也和他一樣生。」

說着，他走近我身，

便將那摘落的菓兒一部份，直送至我的唇吻；

那一股可喜的芬芳，使我饑涎難禁，

我彷彿不由自主，竟已嘗新。

我於是，與彼高翔直上雲霄頂，

下瞰茫茫大地闊無垠，

成一片廣漠陸離光景。

我方以那樣高昇，那般變幻，心內疑驚，

我的引導人忽爾失其踪影，

於是我，彷彿便又下沉重入寢。

啊，我醒時，乃覺此不過一場夢境，

心中何等歡欣！」

如是，夏娃陳述夜來的情景，

亞當情惻惻，這般將話應——

「啊，我至肖的像影，我尤愛的半身，

你夜來夢裏遭煩惱，使我心中也不寧；

這怪夢，令我心憎——

我恐是惡念所生；然而惡念自何生？

你是生來純淨，惡念不容存。

只須知心靈裏，有許多差小機能，

輔助着中樞的「理性」。

那其間「想像」的任務，與「理性」，只差一

等；

凡外界形形色色，由五官而傳進，

她(二)便從中構成了假像，虛形，

然後由「理性」將它們或合或分，

構成吾人一切肯定與否定，

而命之爲「知識」，「意見」，各樣名稱。

及至「自然」憩息時，「理性」也便退入私

### 巢去休寢。(三)

往往當她不在，效顰的「想像」便醒來模倣

### 她的行徑；

常誤合殊形異影，

將風馬牛無關的新舊言行硬相牽併，

因而產生了怪狀畸形，

大多是見於夢境。

你這宵來之夢，我今思忖，

也有類似你我昨夜所談之事(二)攙和進，

却又添上些稀奇的事情。

只是你無用傷心：

須知凡惡念，無慮在神人心境隨生隨泯，

但未經心嘉允，便不致構成咎戾，着落汗痕；

所以我希望，你所眠時怕在夢中形，

醒時斷乎不允准。

你所以無須自懷；

且這時光景，應比朝晨初啓顏，更歡愉而朗靜，

### (三)

你莫把愁雲籠罩使無欣。

你我如今且起身，

去到那林下，花間，泉畔，操作趁清新；

想那羣花一夜來，都爲你貯馥屯馨而等，

這時候，當正關他們至妙芳門。」

他這般鼓舞着他的美貌佳偶，

她也便祛解煩愁，

却有兩行柔淚默默而流，

隨將鬢髮揩除勿令留，

則復有珠顆瑩然，含睚欲透。

他心知這淚兒，乃悔恨與恐惶的徵候，

心知她心裏深虞會獲咎，

因便和她親吻，慰使重收。

於是疑雲怖霧盡消除，

乃相將同赴田間去。

既出得蔭翳幽廬，同進入曦陽朗處，——

那時朝日猶然未上昇，

兀把車輪沿海際徘徊容與，

含露的曦光，與地面齊平射注，

致彼樂園東部，共伊甸的駘蕩郊原，曠然畢露，

便於此，他二人敬謹卑躬作禱儀，演出各般禮

數，

這乃是每朝所必舉；

原來他二人讚美在天造物主，

並不乏多方的儀注，神聖的歡愉；

或則獻得體的言詞，或則誦臨時的讚曲，

盡都是卽席構成，由唇吻暢流而出，

或係散章，或爲韻句，

比之須琴笛依和，更是和諧中律呂。(二五)

於是他二人如是開場致頌語——

『猗歟，衆善之根，您實全能，(二六)

這盡是您的光榮作品！

想這萬有工程您手成，已這般奇妙難名，

則您自己的神明，寧復言詞所克盡！

您今坐在諸天頂，吾人不得瞻仰您容形，(二七)

或從您這些至卑作品，隱約纔窺一二分；

然而這芸芸萬倫，

莫不稱道您的難名至德，神聖權能。

稱道啊，天使們，光明之所生！

因你等居在天庭，和他親近，

長日不冥，(二八)把合唱的和歌環彼座兒歡咏。

在地上，則你衆生靈，也須把他的功德宣稱，

宣稱復宣稱，以至無窮竟。

你，至美之星，(二九)

不是黎明的屬下，乃是黑夜隨從的殿軍，

夜去晝來的信實保證，

以閃耀的小球一顆，冠在那微笑的侵晨，

你也須在你圈中致頌聲，

趁朝晨初起，曙色方新。

你，太陽，這大世界的眼目共靈魂，

須承認他是你的主人；

當你作不盡的途程，

朝昇而暮沉，至於亭午行天頂，

都須得將他讚美莫休停。

月，你時而遇會東方的日影，

時而與恆星結伴飛行，

（原來恆星雖固定，却也隨圈飛逝不留停，）

(10)

暨你等五顆遊星，(11)

作神祕的舞姿而進動，並也不乏歌聲相伴行，

(12)

你等都須讚美他從黑暗裏喚出光明。

空氣，暨你衆元行，(13)

自然胎裏最初生，

你等以狀態繁多的四合形，循環無竟，(14)

混成庶類，養育羣倫，

須隨你等無窮的變化，

俾對吾人大造物主的讚美常得更新。

你等，霧與汽，方自山中湖上騰，

白濛濛，昏濁濁，直待陽光來照映，

將你那毛樣的衣裙染着金，

你須爲禮敬這世界偉大的作者而興：

或則裝點清天昇作雲，  
或則漑沾旱土降爲霖；

無論降和昇，莫忘却將他功德宣稱。(三)

還有你等羣風來四境，

或高唱，或低吟，都須吹出頌揚聲。

你諸松，暨羣木，也須搖動梢頭示禮敬。

你羣泉，暨你等流時，嚙出諧和韻，

都協歌聲作頌聲。

你一切含生之屬，也須加入共謳吟。

你羣鳥，當你謳歌高舉上天門，

須在你調中和翼上，都載着讚美而行。

還有你，水棲陸住衆生靈，

或則昂然舉步，或則匍匐而行，

都去向山谷林泉一問詢，

當知其已能隨我歌吟而響應，

已把謳歌教練成，

藉證我，是否晨昏嘗闕頌歌聲。

福哉，宇宙之君！

仍願您，唯將善德多多賜我等；

倘黑夜曾將邪惡貯存去藏隱，

則願您將它驅散，若如今光亮逐昏冥。

如是，他二人口禱心虔，

不一刻，便已如常意泰然。

乃忙至田疇事早作，在那露裊花間；

其地有，一行行菓樹茂蔭，

橫挺出肥枝碩幹，

須得人工常剪伐，方免得不實柯條空糾纏。

或又把葡萄給榆樹，牽合姻聯；

她既成年得所天，便伸臂將他攀挽；

並帶着纍纍之實，納作裝奩，

藉裝點，他的不華空榦使鮮妍。

如是，夫妻方黽勉，

被天上至尊之王所見，聖意垂憐，

乃將拉斐爾召至當前；

他是個交際的精靈，善行方便，

嘗偕托比阿斯同作旅，

俾與那七度結婚的女子成就姻緣；

他道：『拉斐爾，你常聞信，

如今地上如何不安靜，

都只因撒但逃出幽冥，

經過那黑暗的深淵，騷擾了樂園的地境；

昨夜裏，他使那人間夫婦不得安寧，

欲待要由彼二人，將人類一時滅盡。

所以你須得一行；

盡今朝半日時間，去和那亞當作一番友誼的

談論；

你見他時，他當正避午炎，退息在臥房或樹蔭，

或進餐，或休養，藉寬解一日勞辛；



你和他談論，須使他知怎樣保持幸福的處境，

這幸福，原得由他祈願所無憾，

原交給他的自由意志自行處分，

無如他的意志雖自由，卻可變移非穩定。

以是故，你須對他警告，命他戒備留心，

慎勿因自信太深，致趨邪而乖正；

並告他危險已臨，來自何人，

是如何的仇敵，新近沉淪自天頂，

方計畫，使他人，也墮落，由一般幸福的地境。

他用暴力罷否，不行，

因如是，則必遭抗拒心難逞；

他用的是欺蒙，誑語，誘惑在冥冥。

這一點，你須對彼說分明，

庶免他故犯天刑，

卻藉口言之不預，冀可原情。」

那無疆的天父如是言，

已教正義無虧欠。(三〇)

那生翼的聖靈既受命，也便不耽延；

他本立在數千天國的「灼靈」(三一)間，

把輝煌羽翼將身掩，

至此乃輕輕舉起，飛過中天。

那天使的歌班分避在兩邊，

讓他通過清蒼的天路，飛逝而前；

迨至天關，金鍵上天門旋轉，自闕闕然，  
原來那裏面，有至上匠人的神技存焉。

由茲外瞰絕雲煙，  
也沒點星辰礙眼，

他因得見那地球，(三三)與其他光耀的星球無

間，

又得見「上帝之園」(三三)有香柏冠在衆山

巔，

那光景，譬如伽利略夜中舉鏡遠窺天，(三四)

彷彿見月中的鄉國丘田，

卻不似這般明顯；

或譬自息克雷提羣島間，(三五)

辨識得提洛薩摩(三六)初現，只不過朦朧一點。

他於是向那裏，往下斜飛，

通過天空渺渺曠無涯，

航行在二世界之際，(三七)

御極風(三八)前進徐徐不已；

然後搖急扇，簸揚着爽人的空氣，(三九)

終飛入鷹隼翱翔的範圍，

羣鳥見之，似一隻「長生鳥」(四〇)於中展翅，

爭凝睇，若常那不羣之鳥自齋遺體，

飛往埃及的底比斯，(四一)去安置在光耀的太

陽宮裏。

霎時間，他落在樂園東部之巖，

仍將撒拉弗生翼的原形顯現。(四三)

他凡有羽翼三雙，(四四)把神聖的儀容護掩：

一對兒護着闊雙肩，

垂下掩胸前，有若帝王的裝點；(四五)

一對兒圍在腰間和腿上，

若曾在天中浸染，金色斑斕。(四六)

第三對生於兩踵間，

若羽甲護防雙脚，色似天顏。(四七)

他宛如美雅之子，(四八)立在那巖巔，

一振羽毛，使四處天香都遍。

那司值的衆精靈，登時盡識他顏面，

咸起立，對他的威儀和使命，敬禮恭然，

緣料他必受至尊的差委，來至其間。

他於是，走過他們的輝光營帳，

進入那幸福的原場，

經過些成叢的沒藥，花氣的芬芳，

暨肉桂，甘松，香樹，一片衆芳鄉；

因此處，自然正在盛年方放蕩，

恣弄着她那處女的好尙，

放出馨香無量，非法則或藝術所能阻擋。(四九)

真箇是幸福無疆。

唯時亞當坐在他的清涼幽閣門邊，

遙望見，他自衆芳林下來前，

時值驕陽在天，直射下灼人的光線。(五〇)

使得地球胎裏都溫暖，

實則亞當無用恁般炎。

那夏娃，在室內，正當治食時間，

方將佳味菓兒備作膳，

藉把真純食慾填；

供解渴，則取飲於乳樣流泉，

或佐以葡萄，漿菓，美味芳鮮。

於是亞當將彼招呼恁地言：——

『夏娃啊，你快來看，

這樣的事情值得你寓眼，

看那東方羣樹間，

是個何等光輝的形像向這方行趨；

好像在正午時分，又一度晨光爛。<sup>(三)</sup>

料多應，他自天庭，

帶給吾人什麼重大的諭令，

他將肯，屈作吾家一日賓。

你加緊，盡搬取你所貯藏食品，<sup>(五)</sup>

要豐盛，須合款待天賓示禮敬；

我們儘可以，將人所贈還供賜贈人，

將慷慨受於人的慷慨供應，

因這里「自然」肥沃，繁滋不盡，

而且愈加剝削愈豐生。<sup>(五)</sup>

這就教我們無須慳吝。」

於是夏娃恁地將言應：——

「亞當，你是大地的聖潔之型，<sup>(善)</sup> 你受上帝

的氣息而生！<sup>(善)</sup>

你我如今居此境，

枝頭四季菓常存，無須多貯屯；

只除非，有經節貯而堅硬，

可以使滋養加增，可以消過餘水分。

只是我如今，將加緊，

去向一樹樹，一枝枝，一瓠瓠，一族族，選求佳品，

來款待你我這天賓，

庶使他見時當承認，

上帝施恩在地上，無異天庭。」

說着，她便神情匆遽，急忙自去，

一心想着，應如何作東道主；

欲配合至精口味，何物宜於選取，

欲免得衆味雜陳失倫次，應進以如何順序，

方可以變化無窮，一味味引人入佳處。

她於是匆忙奔走，

搜索着一樹樹的柔嫩枝頭，

那其間，地母所生的萬菓一齊有，

無論東西印度所滋生，<sup>(惡)</sup>

或其間本都普匿<sup>(惡)</sup>的海濱所繁茂，

以至於阿爾辛諾阿<sup>(惡)</sup>園中之秀，

粗皮，滑皮，有鬚，有殼，她一樣樣都攝在手，

在食臺堆積如山阜，準備作豐羞；

供飲料，則把葡萄搗作不醉的醇酒，(五)

又將羣菓把漿抽，從菓核榨出芳鮮的乳油，

各盛以清觴潔豆；

然後在地上播散薔薇，

以及那不待薰的芳叢氣臭。(五)

時則吾人的偉大祖先，舉步而前，(六)

去迎接嘉賓降自天；

他獨特自身的容德完全，

更沒有隨從裝體面：

他的威儀具在一身間，

比之於王侯扈侍，僕馬聯翩，金光輝閃，

徒教觀者口張而目眩，

更見得顯赫莊嚴。

及迨近前，他雖則胸無懼念，

卻是謙恭敬肅，禮貌矜然，

有如對長者，鞠躬敬謹恁開言：——

『啊啊，天國的居民，

（因若非天國，容不得您這般光耀之形，）

您既自上天的寶座，屈貴降尊，

暫別那天中的福庭，

光臨這下方的樂境，

還望您惠然俯肯，偕吾等——

緣吾等僅有二人，

主有這寬餘境地，乃緣上沐天恩——

偕吾等，去憩息在那蔭翳幽亭，

坐嘗這園裏的至佳出品，

直迨至午炎退去，酷日漸西沉。』

於是那有德精靈驕然恁地將言應——

『亞當，我今日之來本訪君；

且以你這般身分，

以你這所居地境，

縱然是天上精靈，也非不可常常受你的邀請。

那末你就向前將路引，

到你那亭廬之蔭；

爲的自今迄晚幾時辰，我得自由無事任。』

於是主賓同步至田廬，

其上有小花裝點，香氣縈紆，

有若婆摩那（六）的亭閣，怡然呈喜豫。

那夏哇，則除卻自身本素，裝飾全無，

其嬋娟而美好，勝如林裏仙姝，

卽相傳伊達山頭裸體爭妍的三神女（六）

無論其中最美的，也殆難如；

她那時款待天賓，亭亭而佇，

無用面衣明節操，不因羞恥致顏朱。（六）

那天使，贈她以「福哉」二字的見面語——

原來這神聖的敬詞一句，

及後爲第二夏哇的多福馬利亞，方再受神人

贈與。（六）

『福哉，人類之母！

你那善育的胞胎，行將使世界子孫滿布，

將比這臺上堆陳的庶菓，更加繁廡！』

原來那食臺，乃是碧草青青的一墩土，

四周坐位用苔敷；

臺面上布滿四隅，

整個的秋收於焉悉聚，

雖到那其間，春秋攜手恆同舞，不判須臾。(六)

食未進，先談論，不愁筵冷，

吾人的始祖，恁般開始將言進：——

『天國的來賓，請嘗這恩品，

這是我們的養育者，

為供給我們的食用和欣賞，命地生成，

我們受彼常施無量恩。

這或者不合精靈作食品；

惟是我知有一層，

知萬物，同受一在天之父給養而生。』

於是天使這般將話應：——

『此所以，凡他給與一部分具有靈質的人的

食品，

即在至純的靈質也能受領並知恩。

(啊，須使對他的讚美永遠謳吟！)

且那些智的本質，也和你這理的本質一般需

食品。(六)



你和我身上，都具有較低的感覺機能，

藉以見聞，嗅，觸，味，以至品味，消化，營養等，

因而將有質化作無形。(六七)

爲的你須知，凡被創造的，(六八) 都須得給養資  
生。

以論各元行，則恆以較粗的養較精：

地養海，而地與海並爲空氣的養分，

又復以空氣，養那精氣所聚的羣星，

就中最先受養是月輪，爲的月輪之精最低等；

所以她的面容現有黑斑痕，

這就因，那蒸氣，未經她化爲本質，渣滓猶存。

就是那月輪，也未嘗不自她那潮濕的大陸噴

### 出水分，

以供給較高等的星辰。

那太陽，以光明供給萬倫，

亦還受萬倫的溼氣，以相報稱，

迨入晚，則與海洋共食同食。(六九)

雖則如今天上那些生命樹，仙菓紛生，

並有葡萄供給瓊漿取不盡，

雖則我輩每晨向那枝頭刷甘露，

使地上珍珠滿佈紛紛，

然而神，又於此另頒恩品，

俾與上天比賽，別覺有歡欣；

你休忖，我的口味兒精細，難令如心。」

於是主賓坐下一同將食進；

那天使，並不僅貌同進食實非真，(七)

也不是，猶在霧中僅露朦朧影，

如一般神學家通常所臆忖，

卻是真有知飢衝動若常人，

也有消化熱。將所食變質滋身：

滋身有餘賸，在精靈，盡能散發無稍梗；(七)

故莫怪，一般經驗的煉金人，

謂能藉烏煤之火燒焚，

把金屬的多渣鑛質，化作有如出鑛的純金。

唯時夏娃赤裸着全身，

侍在桌旁供食品，

並把芳甘飲料，傾入他們的洋溢之樽。

啊，真個是樂園宜有的天真！

縱教神之子，見她時真個銷魂，(七)

也是無容深怪，大可原情。

然而在此輩胸心，但有無邪的純愛存，

也絕不知懷妬恨，

因妬恨，乃是情人被損害，陷入了的地獄幽冥。

如是，他二人既食既飲，未致「自然」勞頓，



那亞當心裏忽然思忖，

要趁這非常會晤的機緣，

曉得些上界的情景，

與在天庭居住的精靈，

爲的他心覺他們，優秀過自家遠甚，

他們的輝煌形體，神聖光明，

以至於高崇的權力，都比人間遠勝。

於是他對那天國的使臣，

將這番謹慎的言詞進——

『上帝的同居者，您這般光寵我凡人，

我自深知您的恩；

您竟肯到這卑廬之下屈貴降尊，

並嘗這凡塵的菜品，

這菜品，本不合供奉精靈，

您卻享受得雖在天庭作盛宴，也不過如此歡

欣

然而怎可以相提而並論！』

於是那有翼的主教(七)將言應——

『啊，亞當，你須知有個全能神(七)』

乃是萬物所由出，也是萬物所歸根(七)』

他造萬倫，本皆盡善無分等，

倘不是自行污損。

原來有一元始的物質，乃是萬物之根，

這物質稟有種種形，

並有種種質，等級不齊均，

若在有生之倫，則又稟有種種不同的生命；

這種種，各在它種類所宜的界限，

有活動的範圍劃定，

它們的地位與職任愈與神相近，

則其體愈加提淨，愈多靈質愈清純，

終至由實質完全進作靈。(七)

故從根，抽出較輕的綠莖，(六)

又從莖中抽出葉，愈益輕靈，

最後則有美滿光華的花朵，噴出馥郁的精英：

這花與其葉，經人類的營養逐漸提純，

則臻為動物的或智識的活精神。(五)

因而給以生命與感覺，想像與理解，各般屬性；

(八)

於是「靈魂」接受了「理性」，「理性」即

是「靈魂」的本身，

其間有「推論的」與「直觀的」之分；

「推論」大都屬你等，「直觀」則多半屬吾

們。(九)

這不過是程度的區別，種類無分。

所以如今，神所認為於你相宜的食品，

我並不拒絕，却也似你將它變質自滋身：

這事毫無足怪驚。

將來許有時，人類竟能分食天使的食品。(十)

並不覺其不適資生質太輕；

或又許，你由這些實質的養分，

經過一段期間的進境，

終能把你的身體全化爲靈，

也生翼憑虛，飛昇如我等，

可隨意，或在此間，或把天上樂園作住境，

只須你，始終從順無違梗，

只須你，對於你所由生者的愛，保使完全勿變

更。

如今未到那時辰，

你且把這樂境中無以復加的幸福，享受儘如

心。」

於是，人類的祖先將話應：——(八三)

『啊，仁惠的精靈，慈祥的上賓，

多承教訓，使知吾人智識應遵的途徑，

知在這由中心布及周圍的自然梯子上，(八四)

靜觀那被創造的萬類羣倫，

一步步，終能達到神。

但您說：「你須始終從順無違梗，」

這一句附帶的警告，還望您細說分明。

想他用泥土造成我等，

又使我等安居在此境，

凡人間欲望所得思尋的幸福，

此處充盈到極頂，

難道我們竟會不從順，

或竟能離棄愛他心？」

於是天使將言應：——(八五)

「天與地之子，你聽！

你今有幸福，原來靠着神；

你要繼續這幸福，則靠你自身，

就是說，靠着你的服從心，須把意思拿穩定。

我因而給你那警告，你可牢牢記在心。

神造你，本完全，卻非是不能變更；

他賦你，以善性，卻交給你自己的力量去保穩

——  
你的意志天生是自由，

並不受制於嚴酷的必然，難脫的運命。

他所責於我等，

乃爲自願的服役，非是強迫的從順。

若然時，他必不嘉納，而在理，也難行；

因若人心無自由，意志完全由命定，

只有個不得不然，不容選擇他途徑，

則何以試他的服役是否由心？

卽我自身，暨一切天使之羣，

立侍座上神，聖顏常得近，

卻也正無殊你等，

只當我從順心誠，方得維持樂境。

除此外，更沒有其他保證：

我輩自由服役，因我輩自由愛敬，

愛與否，皆惟意志之是聽，

而我們的或安穩，或沉淪，也就因而決定。

我們有的已沉淪，沉淪入不服從的絕境，

因而自天頂，墮落進極窄的幽冥。

啊，這是從何等崇高的福境墮入何等的災

禍！

於是我人的大始祖乃謂彼言——(六)

『神聖的教師，我聽尊言不知倦，

比之聽夜裏歌吟的基路伯

把仙音縹緲放出自附近山間，

更覺得耳愉心忭。

我非不知志意共行爲，皆屬自由可更變；

然而我等常常自思檢，

覺對造物主的愛慕衷忱將勿緩，

也將永不忘服從之念，

爲的他那唯一須遵的命令，正直無偏。(七)

這信念，及到於今無不然，

迨聽您所談天上事，心始疑焉，

卻尤願，更把詳情聽一篇，

您若肯講時，料必是離奇怪誕，

值得凝神恭聽，肅靜無喧。

且我等儘有時間；

不看那太陽，旅程纔及半，

那一半，猶未升躔！

那亞當這般求請，

拉斐爾略略躊躇，便將話應——

「啊，人類的祖先，你這是難行的賜命——

(五)

這工作，惹人傷感覺難行；

爲的第一層，那些戰鬥精靈的事蹟盡屬無形，

我將如何述與人間聽？

第二層，我提起這些本來榮耀完全的天使——

且沉淪，

怎得教人不痛心？

第三層，洩露這另一世界的秘密，論法殆非應，

我怎可發其祕隱？

然而因你故，可免這洩露祕密的罪咎；

我將以實體比喻虛靈，

儘人間所能領悟，敘述給你聽——

實則這地不過是天之影，(六)

其間諸事都相似，非僅如人間所付。

「當初這世界尙未生存，(七)

在如今這諸天(八)之所周行，

這地球懸掛中心的空境，

盡屬曠莽的「洪荒」所佔領。

那時雖屬無初亦無竟，(九)

卻也把過去，現在，未來，分測萬般的動進，

故亦有時日之分。

有一日，值天之「大歲」更新，(十)

上帝以勅令，召集清火的天使之軍，



自天之四境，排作明光陣，

各由其教主率領，

齊集在全能神寶座之前，紛紜數不盡。(四)

十萬萬旌麾旗幟並高擎，

介在前鋒與後隊，空中招展鮮明，

並以分別各教政，教團，階級的第等；

或有將，鮮耀的紀念徽章織旗面，

藉把卓異的愛慕熱心行蹟彰明。

如是一匝匝，一層層，衆靈環立定，

那重重之陣，神妙難名，

無疆的天父居在中心，

聖子坐其旁，幸福所包孕，

有若自火炎的山頂，光輝眩目難辨審。(五)

帝乃開言宣命——

「你等諸天使，光明之所生，

你得位，治權，君臨，德性，權能。(六) 悉聽，

悉聽我這永不變更的詔令！

我已把，我所命爲獨子的誕育在今辰，

並已將他塗膏。(七) 在這聖山頂，

如今坐在我右旁，你們可細審。

我命他做你們的首領，

又指我自身而誓。(八) 誓令在天之衆都對他

屈膝受命，

都認吾兒作「主」毋違梗。(九)

你們須在他的攝政下，團結得一德一心，  
庶可享幸福至無窮竟。

有誰對他不從命，卽是對我不從命，

也卽是破壞全羣，

當卽日逐出神旁，逐出福景，

而使墮入全黑的幽冥，深深的陷進，

永不得贖罪超生。」

『全能神如是宣命，

大眾聞言都似甚歡心，實則也不盡。(20)

那一日，也如別個莊嚴的祭辰，

衆皆歌舞在聖山之頂——

那舞神祕難名，

唯有那羣星圈裏，行星恆星之運行庶幾相近；

其動作有如迷陣，乖錯縱橫，

然在極不規律處，正見得規律分明；

並有種神聖的和音，流出迷人韻，

就是天神自聽也歡欣。

於是黃昏將近

(因我等也有晨昏，

卻非因必要，乃因有趣令常更，)

我等乃罷舞歡然共進餐：

一圈圈大家站定，餐桌紛陳，

蔘地裏堆着天使的食品，

紅玉色的瓊漿泛溢，

有若珍珠，鑽石，沉重黃金，

是皆鮮美的葡萄之菓，天上生成。

大眾將身偃息在花上，把小花兒冠在頂，

且食且飲，交歡甚，

狂嘯着歡樂，長生，(101)

那其間，壓飽但以過度爲境界，故爾不虞逾分，

(101)

盡在那恩垂庶類的王前，

承他賚賜豐多無所吝，與衆共歡欣。

及迨到芬芳之「夜」帶煙雲，

吐自那，光與影所由生的神之高嶺，

於是燦爛的天顏，乃變做怡情的暮景

(因彼處，「夜」來時，並不帶一屑而暮黑沉

沉，)(102)

遂有薔薇色的露珠，撫使大家都欲寢，

只除卻神日常開不眠；(103)

於是滿布着那遼闊平原的四境，

滿布着，比這地上平原遙廣的天神的院庭，

那天使之衆，都散作一隊隊，一羣羣，

張開了帳幕，在那些生命樹間的活躍溪濱，

幕地裏，便見無數的天營建列，帷幄紛陳，

大眾納涼風，都在其中休憩；

只除卻那些當值的精靈，

環聖座終宵更迭，不住作和諧讚美聲。

然而那撒但，卻並非因是而醒——

撒但是他現在之名，

當日在天名號已無聞。

他雖不是天曹的首領，

其權力，其蒙恩，其地位，則皆卓異羣靈，

然而對神子深懷妬恨，

只因那一日，他見他的巍巍之父與以殊恩，

命爲彌賽亞，(一〇五)命作塗膏的帝君，

遂致一念驕矜，心覺此景此情難可忍，

並以爲自家體面蒙傷損。

於是當夜半微明，正適睡眠清靜，

他深懷惡意與輕心，決把全軍撤盡，

拋撇了至尊寶座，不加禮敬，不加依順，

又喚醒，比他稍次的一精靈，(一〇六)

這般的祕密將言進：——

「親愛的伴侶啊，你如何竟能寢，

竟得安然使目瞑？」

寧不憶那天上全能神，

昨日方由他口裏宣出如何的詔命？」

你有所思忖，向來都對我言明，

我心有所懷，也對你向來無隱；

你我醒時竟是一條心，

如今怎可以，因你獨眠致闕梗？」

你亦見，如今已布新法令：

在治者法令既更新，

則在你我受治者，也可把初心變更，

須將你我的不測前程着付，重新來討論。

唯此處詳談殊不穩。

你可去，召集我們所領的全軍，

謂言我有命，須不待天明，

衆悉搖旗隨我，過作歸程，

如飛迅，趕至你我北方的轄境，(25)

準備歡迎款待，我們的新冊之君，

歡迎那偉大的彌賽亞，和他的新命令，

爲的他方欲得意自鳴，

迅將教政盡巡行，親去頒行新法令。」

「那虛偽的大天使如是叮嚀，

把惡感化向他同僚的無備胸懷輸灌進。

他便召集手下掌權的諸靈，

或逐一對他宣命，

悉如方才所囑，謂言「至高者」如今有命，

須不待昏宵盡，

便把教政的大旗拔起開行；

又微示內裏原因，

故意的曖昧其詞，激起大家妬憤，

而又若悉由公正，毫沒私心。

那諸靈，聽這偉大掌權者的慣常信號，命令聲

音，

悉皆從順無違梗；

只因他在天上聲名誠大震，

而地位，亦誠尊：

他面目，有如領導星羣的曙星，(107)

大衆悉爲所誘引，

又善以誑語欺人，遂得天軍三之一都來歸順。

唯時，那窺見至隱的無極明睛，(108)

從那神聖的高嶺，

從那夜夜在前燃點的金燈，(109)

無待其光照映，已見叛逆之興——

已見首先謀逆是何人，

如何展布在晨之諸子間，(110)

以何羣衆之組合，來抗彼至高之命；

因微哂，顧其獨子這般將話進：——

「啊，吾子，我於你得見我充分的光榮之

影，

你是我一切權能的承繼人，

你我如今時已近，

應確認你我的全能，

並確知以何武器，來保穩我們夙所享有的主

權與神性：

爲如今崛起一敵人，

竟欲自營尊位，來與我們相抗競，

奄有那遼闊的北方轄境；

而心猶未逞，更欲動刀兵，  
藉試驗我們的權利威能。

你我須商忖，速集殘餘的軍力對付這貼危境，  
謀防禦，須用全軍，

庶免得不知不覺間，

把我們這聖地，聖所，聖山，喪失在俄頃。」

「於是那聖子，以清明寧定的神情，

輝光神聖，朗靜難名，將話應：——

「啊，威能之父，您今嘲諷您的敵人，

笑彼徒勞紛擾空謀忖，誠哉秉公正！

這事榮耀及兒身，

他們的憎恨，適足以顯我的光明；

爲的他們將見我秉承王柄，

就只因制服彼等的驕矜，

終必自明，我能否將您的叛軍平定，

抑見得在天中最算無能。」

「那聖子這般對應，

時則撒但與其全軍，業已飛行遠進，

其衆有若夜間侵曉的星辰，

或若太陽鑲嵌在葉上花間的露點，紛紜數不

盡。(三)

他們經過了許多地境，

乃係撒拉弗，君主，得位，三等精靈之所領，

倘若以亞當，你這全領地和它比競，

則譬若這園林，

與那貫徹全球的全海陸，比例無寧等。

他們既已將各地飛越更經，

終至於北部極邊的地境，

那撒但，便據尊位在一高山頂，耀若火炎焚，

有如一山駕在一山頂，(二二)

上有高樓尖塔，乃係金剛石築，黃金雕刻成。

若依人類方言命此建築品，

是即大明星的宮禁。

他未幾，因欲僭擬至尊神，

與天中宣布彌賽亞的山頭同等，(二三)

遂與以「聚會山頭」的命名，(二四)

因於此，他畢集屬下諸靈，

偽言把招待君王臨幸事大家討論，

乃如是巧肆誹謗，亂偽爲真，

鼓動衆靈的聞聽：——

「得位，治權，君臨，德性，權能——

倘這些威嚴稱號，尙不至徒有其名；

因如今，遵詔命，已另有其人，

將一切權力盡皆壟斷在一身，

使我等，在「塗膏之王」名義下權威被剝損；

只爲他，你我乃有此番半夜的行軍，

匆忙聚會在茲境，

要討論，應如何應付這番新寵幸，



應如何將彼歡迎，

備他來接受我們這未償的跪債，俯伏的恭誠！

想我們屈事一人，已嫌太甚，

今則命，事其人並須事其影，

這加倍的勞動，怎生能忍？(二二)

但我們豈竟不能更思忖，

思忖個較良計策，藉自勵其心，

並藉以擺脫這羈維之困？

你等豈甘心俛頸，願屈膝而受命？

想你等將必不甘心，

倘我未曾錯認了你等，

或你等也自知皆屬天上居民和子姓，

初未受何人管領，

且知即使未能盡平等，

也一樣是自由身，

爲的階級與流品，

並不與自由相軋，却可相容而並存。

然則無論據理或據義，

誰得對其同輩(二三)僭自稱君？

因即使權力光輝或不如，

論自由則皆平等。

且我們即無法律，也不犯罪告，

又誰能加我以法條和律令？

況因是(二四)竟欲做我們的主人，望我們的崇

敬，

這直是侮辱我們的顯號尊稱！<sup>(二二)</sup>

爲的這些名稱，皆示吾們應治人，不合治於

人。」

他這般無忌憚，大放猖狂言論，

至此，撒拉弗中有一靈，

名爲押比疊，<sup>(二三)</sup>乃站立起身——

原來沒一個，比他敬事神明更熱忱，

比他更服從神聖的命令；

他以一陣熱忱的烈焰，

這般地逆彼如潮怒憤聲：——

「啊，褻瀆，虛偽，驕矜的言論，

在天中，誰也不期得聞聽；

尤其不應出自你，你太忘恩，

寧不知你的地位，已比同僚遠顯尊！

方今神宣誓，命天上諸靈，

對其當然授與王權的獨子，盡須屈膝恭身，

並須以相當禮敬，認彼爲合法之君；

這詔命未嘗不公正，

你豈可以不虔譏謗蔑神明？

你說道，不公平，顯是不公平，

不應以法律束縛自由身，

不應使平等受治於平等，

不應使一人對大衆，握有無窮的權柄！

那末你豈反圖造法治尊神，(三)

豈欲拿自由問題和他去爭論？

不知你本由他造成，

那天上諸靈的生造，本都憑彼歡心，

他們的存在，也悉由他規定！

然而我們憑經驗的教訓，

盡知他何等慈仁，

於我們的善處與尊嚴，如何慷慨無稍吝，

全無意，欲把我們貶損，

却只望我們，在一首領下，更團結，更相親，

藉可提高我們的福幸。

且即使如你所忖，

把平等君臨平等認作不公平，

你亦豈自以爲與那受生之子真平等，

雖則你光榮偉大，把精靈的德性皆備於一身？

須知那威能之父，實憑他創造萬倫，(三)

正與憑自己一言創造萬倫等，

就是你，也是憑他創造成，

以至一切等級的天上精靈，

盡憑他而得榮譽，

盡憑他而享有得位，治權，君臨，德性，權能等等，

榮耀名稱——

這都屬顯要的權能，

並不因受治於他而暗晦，却反可，更彰明；

爲的他來做首領，即係降尊來加入你我之羣；  
他的法令即是我們的法令，

我們對他的禮敬，仍復歸還到自身。

然則你須停止這種不虔的怒憤，

莫把他們誘引；

須速去，使那被激怒的父與子怒氣消平，

趁赦宥猶能求獲，及早求尋。」

「那熱憤的天使這般言語，

只無如他的熱衷，沒個精靈贊助，

都認做不識時宜，或認做特奇而莽魯。

那背信者，見此情形心甚愴，

愈倨傲，恁般的對話——

「依你說，你我原來被造成，

且係下手的作品，父傳諸子的工程？

這是何等新奇的理論！

你這學說的來源，我等頗思一聽！

誰曾見這創造工程的進行？

當造物者賦你以此身，你豈尙能記省？

我等則不識，有時曾不似如今；

也不知曾有物先我而存，

但知當運命途程走滿一周巡，

我等乃憑自己的活力自起自生，

係屬這天國的熟產，清火的兒孫。

我等的權威屬自身；

我自己的右手，將教我等以至高的行徑，

(三四)

要憑實證，試驗誰為我等的僑倫。

那時你將自明，我等願否上前懇顧乞哀矜，

試看究屬合掌或合圍，(三五)將那全能寶座深

環巨。

這報告，這消息，你可去送給那塗膏的帝君，

且速飛行，免及禍災來阻梗。」

「他說罷，便有如深處水流鳴，

自那無限軍中四起呼鳴聲，盡為他響應。

但那熱烈的撒拉弗，並不因而氣冷；

他雖則只孤身，被仇敵四周圍困，

却無所懷，恁般大膽將言應：——

「啊，上帝的叛者，被咒的精靈，

一切善，如今於你皆無分，

我見你的沉淪數已定，

你這不幸的黨徒，也被你這背信的詐謀牽涉

進，

業將你的罪與罰，盡皆傳染不能清。

從今後，這如何擺脫神之彌賽亞羈轡的問題，

可無須再勞思忖。

那些寬容的法律，如今不復能允准，

却有其他不利於你的詔書，一發更難返命。

當初那拒絕你的金杖，

如今已變做擊破你叛逆的一條鐵棍。

你方纔的忠告，(三三)誠哉善甚；

但我不因你的忠告或恫嚇，

纔離去這萬惡所叢的營帳自飛行；(三三)

却只爲天威震怒行將近，

怕頃刻化爲烈火，皂白無分：

只因他的迅雷不久將臨你頭頂，

乃是吞人的烈火，凶險無情。

到那時，你已當知誰能滅絕你，

便也可痛心覺悟，你實誰人創造成。」

「那押比疊這般談論，談論裏忠義昭明；

一羣皆不義，唯彼獨忠誠；

身處這無數虛僞者之羣，

他能不動不搖，不爲威脅，不被誘引，

終保持忠，愛，熱衷忱；

他雖則只孤身，

却不因羣衆和榜樣，入邪而乖正，

也不變堅定的初心。

他於是自羣中拔起前行，

一路上受着敵意的侮慢，他只是卓然堅忍，

也不畏暴力攻侵；

然後也報以侮慢神情，

將背向，那些毀在須臾的傲岩營。」

(一) 謂露珠。

(二) 飲食清淡，空氣溫和，則睡眠輕清不滯濁。

(三) 言黎明之微風使木葉與川流微微作響。

(四) 西風爲春之和風。

(五) 參看雅歌二之一〇——一三。

(六) 參看四卷第十七節末。

(七) 謂衆星。

(八) 哥林多後書一一之一四：「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

(九) 天使自謂爲神。

(十) 使徒行傳二〇之三、五：「施比受更爲有福。」

(十一) 「她」指想像。

(十二) 「自然氣息」即睡眠之意：人當睡眠，則「理性」休息而「想像」作。

(十三) 「昨夜所談之事」指四卷第八節亞當對夏娃之語。

(十四) 上文以理解與同情寬慰夏娃之道德的苦悶，至此復借

自然之美鼓舞其心。

(一) 密爾頓主張祈禱在於心誠，不在儀式，故即席構辭，無論

散文韻語，均無不可。

(二) 此一篇偉大之讚美辭，可作詩篇第一四八篇的詳細註

解。

(三) 提摩太前書六之一五——一六：「那萬王之王，萬主之

主……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

(四) 天使居天上，但有日而無夜。

(五) 謂金星，即啓明星。荷馬謂之「天上萬星之至美者」，伊

利亞特二二之三、一八。丹第謂之「爲愛而行的美麗遊

星」。(煉獄一之一九。)

(六) 言恆星在其圈中雖不動，但其圈則飛逝不停。

(七) 希臘語 Planetes 本有「徘徊者」之意味。五遊星爲

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就中金星已於上文特別提出，茲

復合併呼告之。

(三)古時詩人與哲學家皆想像星辰圈中有音樂。柏拉圖於其共和國中已提及之。哥德之浮士德卷首，亦嘗提及。至於星中之樂何以人間不聞，則自來說者不一。柏拉圖以為其音繼續不止，故不可聞。密爾頓則以為人類之感覺因犯罪而麻木，故不得聞。由後之說，則亞當夫婦未墮落以前固當聞之矣。

(三)見二卷註。

(四)「四合形」(quaternion)，謂四物合成之形。元行之數為四，此四元行以各種不同方式互相組合而成變化無窮之萬物，故曰「循環無竟」。

(五)此中兼寓基督一生經歷的象徵。

(六)葡萄牙與榆樹結婚之喻，賀拉西(Horace)與味吉爾(Virgil)等人詩中已有之。

(七)「她」謂葡萄，「他」謂榆樹；葡萄攀附榆樹，故為女性。此與吾國古詩「兔絲附女蘿」之譬喻相似。

(六)拉斐爾(Raphael)義為「神之治療」(the healing of God)，見於外典(apocrypha)，與米迦勒及加百列並為天使長，但聖經中不見其名。

(七)見四卷第四節「阿斯摩第阿」註。

(八)預對人類警告，則於正義無虧矣。

(九)ardours，義「為光明灼爍的精華」，即撒拉弗也。希伯來語 seraph 本有此義。

(十)地球居天門外宇宙之中心，故自天門望之，適見其正面。

(十一)即樂園。

(十二)見卷一卷三關於伽利略之各註。

(十三)息克雷提(Oyclades)為愛琴海(Aegean Sea)中環形之羣島。

(十四)提洛(Delos)為息克雷提羣島中心之一島。薩摩斯(Samos)亦島名，在小亞細亞沿岸，並不屬息克雷提羣島。

(十五)前此均在天上飛行，至此乃飛行於天地之間，故曰「二



世界之際。」

〔三六〕「極風」(polar winds)謂地極之風。

〔三七〕言鼓翼迅飛，如簸穀之扇揚起空氣也。

〔四〇〕「長生鳥」(phoenix)埃及宗教相傳爲日神「臘」

(Ra)之化身，其形如鷹，其壽五百歲，至日自焚而死，乃自其遺體灰燼中復活，故得循環長生。

〔四一〕埃及之希力奧坡力(Heliopolis)地方崇拜長生鳥最甚，故相傳此鳥死後自運其遺體至此處之太陽宮中，密爾頓蓋認此處卽上埃及之底比斯城(Thebes)也。(按此與希臘之底比斯異。)

〔四二〕飛時作長生鳥狀，至此方現原形。

〔四三〕以賽亞書六之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個翅膀，用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脚，兩個翅膀飛翔。」

〔四四〕帝王之裝飾爲紫色，是言其上兩翼乃紫色也。

〔四五〕天空受陽光映照作金色。

〔四六〕即天青色也。

〔四七〕美雅(Mina)爲希臘大神宙斯(Zeus)的使者黑梅斯(Hermes)之母。黑梅斯以美著名。

〔四八〕法則爲自由之對，藝術爲自然之對。

〔四九〕此處及後節敘亞當接待天使，係模倣聖經中敘述亞伯拉罕接待耶和華一段。創世記一八之一：「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裏，向亞伯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伯拉罕坐在帳棚門口。」

〔五〇〕言天使輝光四射，若晨光之燦爛。

〔五一〕創世記一八之六——八：「亞伯拉罕急忙進帳棚見他的妻撒拉說，『你速速拿三亞細亞麵調和作餅。』亞伯拉罕又跑到牛羣裏，牽了一隻又嫩又好的牛犢來……又取了奶油和奶……擺在他們面前。」

〔五二〕上文云：「寧不知嘉惠施之愈衆，必愈豐生。」

〔五三〕希伯來語，「亞當」本有「地生」之義，又創世記說他

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成的，故言「大地的聖潔之型。」

(四)創世記二之七：『耶和華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

(五)言全地球所產之菓樂園中無不有之。

(六)本都 (Pontus) 在小亞細亞之東北部，黑海沿岸，以產胡桃及其他菓類著名。「普匿的海濱」 (Puni coast) 即非洲之迦太基 (Carthage)，以產無花菓著名。兩地均東西印度之間。

(七)希臘傳說，阿爾辛諾阿 (Alcinous) 爲社利亞 (Scheria) 之國王，其國有園，菓樹繁茂，荷馬之奧德賽 (Odyssey) 第七卷中記之甚詳。

(八)「不醉的醇酒」 (inoffensive must)，葡萄酒未經醱酵之謂。未經醱酵，故飲之不醉。

(九) Odours……unflamed，香氣出於自然，不待薰而後有。

(二)創世記一八之二——五：『亞伯拉罕就從帳棚門口出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容我拿點水來，你們洗洗腳，在樹下歇息。我再拿一點餅來，你們可以加添心力，然後往前去。你們既到僕人這裏來，理當如此。』」

(三)波摩那 (Pomona)，羅馬的菓實女神。

(四)希臘神話，天上作一金蘋果，上刻「與最美者」數字，於是赫喇 (Hera)，亞典娜 (Athena)，阿富羅底 (Aphrodite) 三女神爭美，而使伊達 (Ida) 山頭的牧者巴里 (Paris) 判之。結果，蘋果爲阿富羅底所得。其他二女神不平，因釀成特羅亞戰爭。伊達山在特羅亞 (Troy) 附近，今小亞細亞西北部。

(五)創世記二之二五：『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六)馬利亞 (Mary)，耶穌之母。路加福音一之二六——二

八、「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到一個童女那裏……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天使進去，對她說，「福哉（原譯我問你安）蒙大恩的女子！」」

（六五）樂園中無分春秋。

（六六）「智的本質」謂天使，因其受神的智慧而生；「理的本質」謂人類，因人類憑理性生存。詩篇七八之二五云「大能者的食物」，意即天使的食物。又人復活後的生活，與天使的生活相似（見路加福音二一之三六），而基督復活後仍食物，此可證天使亦需食品。自此行以後至本節末為萬物營養論。

（六七）以有質的食物化作無形的精神。

（六八）天使與人類並為被創造的。

（六九）太陽入晚落於海洋內，故若與海洋共食。

（七〇）外典托比特書載天使拉斐爾對人說：「我變做你的樣子，但不飲食，你只看見我的幻影。」古代一般神學家據此，

遂以為天使之進食，不過貌似，而非真食，又以為人見天使，猶在霧中，只能見一朦朧之影。

（七一）天使食物，將可同化之部份同化為靈質，其不能同化之餘賸部份，則散發之，故可譬煉金家（alchemist）由多渣的礦質提取純金。

（七二）「神之子」，謂天使。創世記六之二云：「上帝的兒子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聖經學者據此，就有人說天使是好淫的。密爾頓並不主張此說，不過借它來作反托罷了。

（七三）言未致飲食過度；「自然」指消化力。

（七四）「有翼的教主」（Winged Hierarchy），諸天使所組織的教政（Hierarchy）之長。

（七五）此段為萬物進化論。蘇革蘭的教士馬齊生（Mathewson）云：「凡被造物，無論為靈魂為物體，都由一種元始的物質而成。此物質係由一種永遠無限的靈的本質直接發

出。……它有許多的種類變化，而根源只是一個。它在形式上，以上述的階段逐漸分化，即由等級最低的無機物而至植物，至動物，至人類，終至於天使。天使的性質最與神相近云云，可爲本段作註解。

(六) 羅馬書一一之三六：『萬物都是本於他，……歸於他。』

(七) 前哥林多書一五之四六：『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靈的。』

(八) 根滯重而莖較輕清，是爲由質趨靈的最初徵候。

(九) 即動物的或人類的生機。人類爲智識的動物，故以「智識的」和「動物的」相對待。

(十) 「生命與感覺」屬於「動物的」，「想像與理解」屬於「智識的」。

(十一) 「直觀」是無用理論幫助而能直接達到真理的本能，天使自謂直觀是他們的本能，但人類也不是絕對不能直觀，故用「大都」「多半」等字樣。

(十二) 神造人的最初目的，是叫人的生命能毅進化，能毅由肉體變爲靈體的。但因亞當犯罪，這種進化就不能實現。後來神爲達到這個最初的目的起見，許人復活，因使仍能由肉體化爲靈體。

(十三) 由食事談到萬物營養論，由萬物營養論談到萬物進化論，至此乃漸入人類服從的問題，層次極其自然。

(十四) 由一元的物質爲起點，變化出自然的萬類，可譬由一圓圈的中心布及周圍。現在由萬物的現象尋溯它們的本源，又可譬由一張梯子一步步爬上，終於爬到圓圈的中心，而可以見到神了，故曰「自然的梯子」(the scale of nature)。

(十五) 此段爲自由意志論。

(十六) 自此由自由意志的問題渡入天使墮落的故事。

(十七) 「唯一的命令」，即禁食智識菓樹的命令。

(十八) 此後數卷，由拉斐爾口中將天使叛逆事迹給亞當聽，此

段卽爲此長敘述的序言。

(六) 無形的天之世界爲永久的實在世界，地之世界不過爲其所投影之陰影。故希伯來書一一之三云：『我們因着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上帝話造成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九) 此以下敘聖子之冊立。

(九) 此爲世界之天，非至高的清火天。

(九) 在天地創造以前及新天地出現以後的永久世界裏，並非無時間觀念。蓋一切的運動與一切有持續性的事物，仍得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區別，不過彼時的「日」的觀念，是跟現在不同的。

(九) 伯拉圖以天體各種運行一度完畢爲「大歲」(Annus magnum)，此等運行周而復始，亦如人間之有新年，而神之冊立聖子，乃在「大歲」之首也。

(九) 參照列王上二二之一九，及約伯記一之六。

(九) 參看出埃及記一九。

(九) 諸天使名號，見卷一註。

(九) 「基督」之名在希伯來語原有「塗膏者」之義。

(九) 人間之賢皆指上帝之名，故上帝唯有指自身而賢。

(九) 腓立比書二之一〇——一一：『叫一切在天上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爲主。』

(100) 以撒但深懷嫉妬。

(101) 詩篇三六之八——九：『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因爲你在那裏有生命的源頭。』

(101) 言儘可饜飽，但不使過度耳。

(101) 啓示錄二一之二五：『在那裏(天上)原沒有黑夜。』

(102) 詩篇一一三三：『那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102) 「彌賽亞」(Messiah)，卽塗膏者或基督之義。

(103) 卽別西卜。參看卷一。

(104) 以賽亞書一四之一三：『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

方的極處。」

(二〇八) 以賽亞書一四之一二：「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

竟從天墮落！」

(二〇九) 謂神之眼。

(二一〇) 啓示錄四之五：「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着。」

(二一一) 見註一〇八。

(二一二) 參照詩篇一一〇之三：「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二一三) 參照以賽亞書二之二：「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

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

(二一四) 以賽亞書一四之一四：「我要升到高靈之上，我要與

至上者同等。」

(二一五) 以賽亞書一四之一三：「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

方的極處。」

(二一六) 言屈事上帝，已覺不堪，今復須兼事上帝之子，則更難

忍受矣。

(二一七) 撒但認基督爲同輩，意即否認其有特權。

(二一八) 謂因宣布法律。

(二一九) 即「得位」、「治權」、「君臨」、「權能」等稱號。

(二二〇) 押比疊 (Abdiel)，原有「神之僕」的意義。這名字

見於列王上五之一五，乃係人名，與此無關。

(二二一) 以賽亞書四五之九：「禍哉，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他

不過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塊瓦片。泥土豈可對搏弄它的說：

「你作甚麼呢？」所作的物豈可說：「你沒有手呢？」禍哉！

那對父親說：「你生的是甚麼呢？」或對母親說：「你產的

是甚麼呢？」

(二二二) 「他」，謂聖子。歌羅西書一之一五——一六：「愛子

是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

爲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

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

着他造的，又是爲他造的。」

(三三) 即天之大輪循環周迴時。

(三四) 詩篇四五之四：『你的右手必顯明可畏的事。』

(三五) 「合掌或合圍」原文 beseeching or besieging，係用音似義反語；前者「哀求」之意，後者「攻擊」之意。

(三六) 謂撒但勸其離去的忠告。

(三七) 民數記一六之二六：『他（摩西）吩咐會衆說：『你們離開這惡人的帳棚罷。』』

## 卷六

### 提綱

拉斐爾嗣言，米迦二靈，奉帝差遣，與魔接戰，初次相遇，勝負即見。會夜休息，撒但與徒，會商良策，乃創魔機，次日再接。米與諸靈，遂受小劫，但終復振，拔山相擲。唯茲戰局，依然未訖。迨第三日，帝遣其子，親自出征，蓋勝利之榮，爲彼保存。帝子秉承威能，遂臨戰陣，先命諸軍，悉皆立定，獨駕車乘，手握雷霆，直入敵中，所向披靡，追奔逐北，遂至天涯。於是天壁坼裂，諸魔駭墜，直落幽冥，永受其罪。

帝子大捷，奏凱而歸。

『那無畏的精靈』後面沒追兵，

在天中廣闊郊原徹夜行，

及迨朝晨經環轉的時間喚醒，

把薔薇紅手開出光明的戶門。』

原來天上神山有洞窟，與帝座密近爲隣，

那其間黑暗與光明，

更番來住無時定，——

因使全天上，也有若晝宵更迭，光景常新；

光明既出行，馴服的黑暗便自他門進，

靜待時辰，再出來掩羃天境，



唯是其間的黑暗，不過似下界的黃昏。③

彼時朝晨前進，

有若天之最高頂，裝飾着清火的黃金；

她到處，昏宵隨汎，

盡被那東方光線穿透無痕；

時則遍郊野，密布光輝列陣軍，

復有戰車多乘，刀兵若火，烈馬如焚，

彼此相輝映，最先入他的視境。

他便覺戰局已成，戰勢已緊，

並知他所欲當作新聞，前來報信，

原來天上早知情。

他於是，欣然加入那友好諸靈，

那諸靈，也便欣喜高呼將彼迎，

爲的千萬精靈皆墮落，

唯有他隻然獨返未沉淪。

大衆對他贊譽不停聲，

將他帶至聖山頂，面對至尊神；

便聽得一陣金雲裏，發出這般和藹聲音——

「善哉，神之僕！④堪嘉你義戰身經！⑤

你因衛真理，竟以孤身敵叛羣，

詞鋒力勝彼刀兵，

又因證真理，致落得衆謗叢身，⑥

比遭暴力尤難忍；

原來你，早已恁存心——

但得蒙嘉許，無忤對神明，  
便不恤舉世都言你矯情。

如今勝利更易得，還待你來成，——

你以這友軍之助，還去攻侵你敵人，

定可以榮耀歸來，再不若當日受欺凌，蒙恥恨；

如今那叛羣，不肯把正理（三）認爲律令，

並不肯，把那德合君臨的彌賽亞認作其君，

你可以用強力悉教順命。

米迦勒，你是天軍的大君，（七）須亦同行，

還有你，加百列，（八）勇武宜居第二等，

率領我無敵羣兒並出征；

我這武裝的聖徒，千千萬萬都成陣，

與那無神的叛黨數惟均，  
你等並皆率領。

舉烈火，恃凶兵，毋畏懼，向敵攻侵，

直追至天之絕境，

逐出了神居福地，去到那受罪幽冥，

那其間，早已廣闢炎炎混沌界，待受彼沉淪。」

「那至尊之聲如是言；

便有雲頭起使全山暗，

復有濃烟陰慘慘，

把無情火燄布彌天，

這便是聖怒始萌的徵驗；（九）

同時有縹緲號聲嘹亮自高傳，

也一樣驚心忱膽。

這令既傅，那衛天戰士，便作起方形雄陣，鞏固

剛堅，

靜肅肅，把光輝隊伍，合着樂音的節奏而前。

那樂音，激起大家的豪念，

都願隨其首領，去冒險衝艱，

爲神與彌賽亞拼茲一戰。

如是，衆以不破的剛堅團結而前；

無論山橫，谷阻，遇森林，逢溪澗，

都難把他們的完整戎行阻間；

原來若輩行軍，乃是高高離地面，

有那馴柔的空氣，受彼矯捷的履踐。

就譬若，各色飛禽列隊行，被召來伊甸，

來受你取名呼喚。(10)

彼時他們歷過天中多數的區疆，多數的地面，

誦廣袤，都比這地球十倍遠。

終則遙望北方水平線，

極巨兩邊緣，有一烈火的地區出現，

戰爭狀況分明見；

更近視，則見無數剛矛森豎露鋒銛，

戰盔密集，盾形萬變，

上繪着圖形種種，並表示傲意誇言，

顯見得撒但之軍，正在紛忙備出戰；

原來便在那一天，

他們欲待或攻或襲，去奪取神山，

並使那嫉妬天國的驕橫野心者，將他寶座佔

但至半途間，乃見得他們的計議原來皆妄念。

在我等，想諸天使當初同在天，

在歡愛的祭筵常見面，

有若一家兒子，同歌頌無疆天父，彼此無嫌，

今忽爾敵愾相臨，干戈相見，

宜若離奇難信然。

而實則鼓譟之聲一時傳已遍，

進擊之聲亦已闐，

更容不得和平思念。

居其中，高據如神僭，

則有那背信者，坐在他那與日光齊耀的戰車

間，

儼然一偶像，神樣威嚴，

四面有火炎的嗥嘯，與金盾圍環。

他於是降自光華的座間——

因其時兩軍漸逼，只賸得些微間隙勢殊貼；

兩前線適相對面，

各成長陣，煞可怕不盡懸延。

那撒但，趁兩軍猶未接戰，

走至那雲似的先鋒隊伍前，

身披着黃金和鑽石，闊步昂然。

押比疊，彼時立在那心切高勳的勇士間，

眼見得這般情景，心覺得再也難堪，

便將自己的無畏胸懷這般探檢：(三)——

「啊啊，上天怎可以信實不存，而至尊的

肖貌依然見！(三)

爲甚的德心虧敗，而威勢猶全，

不教那至妄的顯出至孱，

縱然貌似剛強難可剪？

我也曾試其理性，而知其虛僞非堅，

今又欲賴天之佑，將他的威能試驗；

料當初真理之辯，我既把上峯佔，

如今比武力，也應無失陷；

兩皆佔勝着，理所當然。

如今理性須同武力爭，論事雖然堪鄙賤，

但說理性之必勝，則實有至理存焉。」

「他心裏這般默念，

便自那武裝同伴，向對面舉步而前，

正遇着，那大膽的讎仇在半路間；

他經這阻擋，怒火愈加添，

便更不猶夷，這樣的向他挑戰——

「啊，傲慢的，怎便遇見你？

你心冀，到你野心所向的崇高地，

全無阻擋能如意——

以爲神座已經無護衛，

以爲他左右，因怕你能高舌利，都已將他棄。

真愚矣！曾不想舉兵叛彼萬能神，是何妄冀！  
他可以無窮地，

使不斷的軍隊出自至微物裏，(三)

用來敗你的愚計；

他隻手，所向曾無涯際，(四)

儘可別無依，一擊便能結果你，

並使你全軍陷溺幽冥底！

况你見如今天上精靈並未皆從你；

猶復有知重信義，敬神無貳意，

特你當初未見耳；

故當日我在你羣中，竟似我不該獨違衆議；

你今日見吾曹心自知；

當省悟，時或一人獨醒萬人迷，  
然而已遲矣。」

「於是那巨敵隨將侮目橫，  
恁般將話應——

「你這背叛的精靈，料當遭不幸；

却喜我無用再搜尋，

你這逃兵，正值我興師雪恨，

自來領你應得的獎品——

來嘗我這激怒的右手，第一遭兒試本領；

也只爲，你當初，舌頭上感受了反抗精神，

值天上神明三之一，正聚會宣揚神性，

你竟敢和他們作梗！

彼時他們都覺身中神力存，

你卻偏對誰都否認全能性。

你今先你同僚進，

欲從我身上取得勳名，善甚，善甚；

庶幾因你的成功，<sup>(二五)</sup>顯示餘人的滅亡運命。

如今這片刻休停，<sup>(二六)</sup>

意在使你心中見個明，

(因我倘不答，你不免又要誇口稱能。)——

我當初，以為「自由」與「天國」在我輩精

靈，<sup>(二七)</sup>

總必認為一而二，二而一，彼此無分；

但如今，乃知頗不乏生成惰性，

寧願爲人執役，做那種伺候的精靈，<sup>(二八)</sup>

訓練就，專工侍宴與謳吟；

你今所率領，也就是這種天國謳歌隊裏人——

——

欲將「奴性」來與「自由」爭，

且看今日輸贏怎樣分。」

「他說罷，押比疊神情肅厲，這般簡括將言

應：——

「背信者！你仍是乖理違情，諒來終不醒，

遠離了真道的路徑。

如今服事神與自然之所命，<sup>(二九)</sup>

你竟污以奴性之名，豈得云公正？

凡治者價值宜居第一倫，比受治者都優勝，  
則神與自然必皆如是命。

至云奴性，則言服事不賢人，

或事那，曾對優於己者叛逆而背信，

如你手下諸靈今事你，乃爲奴性，

因你也並不自由，卻爲你自身役使，寧非與奴

等(100)

而猶敢辱罵吾曹服事神。

你且到地獄中，自家國裏去爲君；

讓我在上天，服事那無窮受福神，

讓我常依順，他那最值得服從的聖命。

然而那地獄，也怕不能由你去管領，

只可望，在其中，鎖鍊加身。

如今，我如你所云，方自逃亡歸本汛，

你這不敬的盃纓，且受我這禮敬。」

『說着，他便作壯然的一擊，將手高擊，

無滯頓，隨風疾迅，

便落在撒但的傲慢冠頂；

縱教目之疾，思之敏，

也難防這猛攻侵，而况乎其盾？

那撒但，接連十步將身向後傾，

第十步，始屈膝賴重矛支穩：

就譬如地球上，有那地底風，(三)橫決水，

衝掃得一山離鎮，



併其上羣松半個沉。

那叛逆的得座諸靈，

見其最多能的首領，猶受着這般挫頓，

莫不大驚，而怒轉加甚；

我軍則充滿着歡喜，呼聲，

與夫勝利的希望，戰鬪的雄心；

唯時米迦勒，命將天使長的號筒鳴。

那號聲嘹亮周天境；

一般忠信的軍隊，則將喇噉哪（三）謳向至高

神。

那敵衆，非是旁觀無動靜，

卻也一般凶猛，加入這彌天的震驚。

時則咆哮喧嘩兩並興，

直迄於今，天上未嘗再聞聽；

兵器與甲冑相擊，作成可怖不諧聲，

狂癩的車輪，則逐麟麟戰車而怒震；

那衝突之聲堪懷；

在當頭，呼呼火箭橫飛如焰迸，

橫飛得火傘般罩在兩軍頂。

在這火傘下，兩雄軍一齊突進，

各挾着破滅的攻侵，難遏的怒憤。

一時滿天，上大起譁聲；

且使其時地已存，（三）

也必遍全球徹心的受震。

原來也難怪如斯之甚——

那時兩方面，各有數百萬凶猛的精靈鬪狠，

即使其中最微者，也能役使各元行，(二四)

而將其一切部門之力完全備在身，(二五)

而況是，無量數的軍軍相火併，

則其力，將復增加至何等！

行且造成恐怖的嘩紛，

致其快樂的本來居住境，(二六)

縱非全毀滅，也當擾亂難安頓；

猶虧得那全能無極君，

自彼鞏固柵營在天頂，

暗把他們節制，勿使盡其能。

雖則以數論，一支小隊便似大團兵，

以力論，一卒堪能當一軍；

作戰時，衆皆受指揮之命，

而實則，個個都能做首領，

人人堪作指揮人；

俱精曉，何時宜進，何處宜停，

怎樣轉移陣勢，如何開闔軍形。

無人願退卻，沒個思逃遁，

也沒有示畏怯的失宜行選；

個個皆知賴自身，

有似夫勝利之決，全然在彼手中心。

那其間的功績，頗多足以永垂名，然而說不盡；

爲的那戰局蔓延廣甚，

且又是變化紛紜：

時而在實地，步戰相迎，

又時而矯翼高翔，致使全空皆受震，遍是火縱橫。

那場勝負久難分；

原來那一日，撒但曾顯奇能，而敵鋒過競，

直迨突過了撒拉弗猛攻的混陣，

始見米迦勒刀落處，連仆諸軍：

只看他兩手高揚使雄勁，

力鋒銛利勢難京。

他於是，急忙招架這猛烈攻侵，

舉起他那十層鑽石製成的龐大堅剛盾。

米迦勒見他至近，把手稍停，

心冀得，將彼元凶降伏或成擒，

便可把天中內亂隨平定，

因以其火炎的顏面，睜視的神情，

先對他這般將話進——

「你這造孽者，天上本無名，

不待你如今倡亂，一向無聞，

你看如今這爭鬪紛紜，是誰皆痛恨，

雖則疚心最甚，當然莫過你自己，與你的狐羣

你會如何擾亂天中幸福的安寧，

曾如何致使「自然」生出迄未前聞的災咎；  
你曾如何把自心的惡狠，

注入了千萬精靈，

致本來正直忠誠，

都變做好邪無信！

只是你休想擾亂這安寧聖境；

天已將你擯出封疆難再進；

這暴行，這紛爭，是那幸福所居的天庭所難忍；

你所以，須與你的萬惡徒羣，

速去到幽冥孽境，

並帶你所產生之「惡」也同行！

自去紛爭入混沌！

莫待這復仇利刃對你行刑，  
或自天神飛下更速的處分，

那時你苦痛應須加等。」

「那天使之君如是言；

那敵魁對語也恁誇然——

「你既力難敵我，休想把虛言恫嚇，使我心寒。

縱我軍中最微者，你豈曾使他奔趨——

即或你將他打倒，也必仍能再起遼難殲——

乃以我更爲易與，便這般傲語誇言，

思欲把恫嚇之辭將我從茲趕？

你休錯想這場爭鬪如斯便可免；

你謂此爲罪惡之爭，我則命之爲光榮之戰；

故我等，蓄意要將勝利佔；

或竟把，這天國，變做你所捏造的地獄冥間，

縱不由吾管，也期得自由居住，不受拘牽。

如今，你儘把全身力量顯，——

並求那名為「全能」的來幫你這邊，——

我決不逃奔，卻會將你遠近都尋遍。」

「於是談判告終，雙方接戰，

那情景不可名言；

因縱具精靈的妙舌，也誰能狀述毫纖，

抑將甚凡塵顯事來徵驗，

而使人間想像，得領悟神力無邊？

原來那二靈，無論或行或止，

都與神明酷似，

其武器，身材，舉止，盡堪把偉大天庭自主持。

彼時各揮着烈火之刀，

在空中作可驚的翔遠；

方期待驚惶佇立時，(三七)

兩巨盾赫然對峙如明曜；

衆天使，趁兩手猶然未緊交，

都急忙退避奔逃，

留下個空場寬綽——

心知深不穩，處在這般的戰鬪氛飄。

若將大事比作小，

就可譬「自然」失卻和調，

衆星座裏起兵塵，

其間兩行星，突進自不祥的至險相衝道，(二〇)

戰鬪在雲霄，而致其軋轉的星圓混擾。

唯時那二靈，並舉其僅次全能的雄臂緊迫相臨，

都期一擊可將全局定，

更無須再舉，也且無能；

其氣力之雄，避防之敏，並似無軒輊能分。

唯是米迦勒所提之劍，

乃領自神之武庫間，(二一) 經淬鍊，

鋒所向，無銳無堅。

那劍猛然猝下，遇撒但手中之劍，

將它劈做劃然的兩半；

卻仍不住休，急把刀鋒轉，

深劈入，開裂了他全身的右偏。

在撒但，這是苦楚初嘗第一遍，(二二)  
只不住將身扭曲盤旋；

原來他身受那利刀過處，創裂痛難言。

只是靈質分離不能久，便復相黏；

深創裏，有精靈所具的丹漿涌若泉，

致使那光輝鎧甲全被污濺。

一霎時，有壯健精靈多數，

從四面馳來救助，

突入其中作掩護，

更有的，用盾將他共昇，  
奔回戰線外間放的兵車。

衆將他安置於其處，

他因痛楚，忿恨，羞慚，切齒不住，

覺自己並非無敵難誇詡，

且受茲懲處，威風大去，

覺其欲與上帝齊能的信念，也難憑據。

唯其創無何卽癒；

爲的精靈活力，乃遍在全身各部，

非如脆弱的凡軀，

只存在心、首、腎、肝、或臟腑，

故除非絕滅命難殊；

且其流動的組織，也不受致命的刀斧，

正如空氣靈虛不可誅。

其生活，全身是心，全身是首，全身是耳，全身是

目，

全身是智力，全身是感覺；

得隨意把四肢生育，

顏色，形容，大小，盡得隨心所欲，

其質地，並得隨宜而厚薄。

『唯時他部份，也著同樣的不朽功勳，

正當加百列戰鬪逞威能，

隨着軍旗凶猛，

深入入魔王摩洛的厚陣。

原來那摩洛，激成他的怒憤，恫嚇聲聲，說欲將他縛曳在車輪，

並對這天上的聖靈，妄肆狂言大不敬。

然而不俄頃，便被直下腰肢兩劈分，

因帶着破碎的武裝，異常的痛楚，大吼而奔。

在兩翼，則烏烈兒與勒斐爾，亦各破其誇

言之敵，——

雖則皆碩大無朋，各披着金剛的堅甲，——

一個叫阿斯麻代伊，一個叫亞得米勒，

四

並皆是得座的精靈，孔武而多力，

心不願比諸神差劣，

卻學得卑鄙的思想，當彼逃奔如勿及，

身負着可慘的創傷，連鎖鎧一齊徹裂。

復有押比疊，對於那目中無神的衆敵，

也非是旁觀閒立，

卻以接連的打擊，

擊敗了亞利伊勒和亞略，

以至那暴烈的勒米埃兒，盡使焦焚，炸裂。

除此外，我尚可列舉數千人，

使其名，傳不朽，在這凡塵；

但那些被選精靈，

都以天上聲名爲滿足，更不望人間的頌稱。

他一派，則雖於戰事，也曾著異績奇能，



求名之心亦切甚，

卻經判定，剝奪了榮華的天國，神聖內聲名，

使居於幽暗的遺忘境，永遠無聞。

緣武力，既經與真理及正義離分，

便不足頌揚獎進，

但值得詬病，污名，

卻兀自恃虛榮，求榮心切甚，

欲因不名譽事希將名譽尋：

因此上永遠默無聞，便是他們的定命！

『於時敵中最強的既已治平，

那陣勢便形不穩，

被穿出許多侵入的路徑；

霎時潰亂不成形，秩序因而大紊；

遍地上，散布着碎甲繽紛，

無數的戰車並御者，

與夫吐沫的烈馬，成堆的仰臥翻身；

那些個退縮在後陣，則皆已異常憊困，

全隊裏更無抵禦之能，

又有的恐怖初受，苦痛初經，

則皆失色驚惶狼狽奔，

都只因不服從之罪，致獲這般災皆，

初本恐怖，逃亡，痛苦，都不致身親。

至於那不可侵犯的諸聖，則大異這情形，

方以完整的立方堅陣而前進，

鞏固難傷損，周防不可侵；

也只因純潔天真，未嘗犯罪，未嘗違命，

故有這般長處，堪能勝敵人；

當戰時，縱或因力迫須將地位更，

卻久久不知勞倦，也不虞創痛加身。

「於是昏夜啓程，引來黑暗周天境，

將可感的休戰與沉靜，鎮住堪憎的戰鬪聲。

那勝負兩軍，並退入她(3)的昏茫庇蔭。

在戰地，米迦勒與優異諸靈共紮營，

而於周匝放哨兵，

盡皆是搖火輝煌的嗾略咏。

那壁廂，則撤但與其叛衆遙遙遁入昏冥境，

卻也無寧靜，連夜召開會議聚諸靈，

迨至半中間，乃這般將話進，初未見其氣冷：——

「啊，親愛的伙伴們！

你等已經受試驗，在阡危之境，

知不是武力所能制勝，

已見得，不特爭取自由乃理所該應——

如此要求不足論，——

並也值得吾曹心所更欲逞，

尊榮，權位，榮譽，聲名。

你等在這勝負未卜的戰鬪，業已支持一日程，

(且既已支持一日，又何嘗不可永相衡？)

對手是，天主自其座下差來征討吾曹的最力  
軍，

以爲儘足降服吾曹使歸順，

卻誰知並未得如心；

然則那向被認做全知的至聖，

從今後，似可當他有時料事也非明！

今我等武裝單薄，誠也曾受了苦痛和傷損，

這苦痛，乃是吾曹向所未嘗經，

但既身經，便覺實無足懼；

爲的我等如今已自明，

我等這清火之軀，實不受致命的傷損，

也不得滅絕銷形，

且縱遭破裂，不久便合併，

自有本身元氣療治便無痕。

然則此番的小小災浸，

欲求補救之方，也自不難思忖：

或者把武裝加固，武器加精，

下次再交兵，便可以於我有利，於他有損，

抑使這本無可分的軒輊歸平等。(四二)

倘尙有其他未見的原因，致彼佔優勝，

則趁吾曹心力未損，理解猶清，

經適當的探討商尋，當可以發其祕隱。」

「他言罷，復坐下；

繼有尼斯洛 (四) 自羣中起立發話，

他在「王侯」 (五) 班裏是精華。

那時他，方脫自凶殘的戰鬥，狼狽無加，

兩臂成殘不可擊，

面現着慘沮神情，這般答話：——

「你是吾曹對於新主 (四) 權威的解放

人，

你是吾曹爭取自由神權的領袖！

但吾曹，須和那不平等的刀兵苦鬪，

須和那不知苦痛無所感受的 (五) 作爲對手，

則亦難乎其爲神，這不平的工作 (六) 難堪受；

今茲既有此災禍，自必終於傾覆。

爲的那征服一切的苦痛，既萎卻吾曹至強手，

則雖勇武威能不可當，亦復何須有 (七) ？

若論生涯的愉樂，殆不是吾曹所必求，

原不必牢騷不知足，倘得能無慮無憂；

然而這苦痛，乃是災殃之首，禍患之尤，

他若過分時，使吾曹萬難忍受。

故有能發明利器，去破吾曹未創的讎仇，

或使吾曹堪以和他作對手，

則我將與吾曹的解放者 (八) 一般感激在心

頭。」

「於是撒但神色夷然將話應：——

「你所認爲吾等必需的利器，我業已發明成。

你看如今吾等所處這光明清火墩——

這一片廣漠的天境，

上飾着仙花，菓木，珍寶，黃金，——

誰見他這些表面的繽紛，

而不欲窺知其所由來的底蘊？

原來這種種，本皆是黑暗芻形的物質，深藏在

地心，

係由靈氣與火泡而成，

直追與天光接觸純煉，

方始向四周的光耀呈現這絢爛之形。

今此黑暗原形物，吾等可從深處去搜尋，

內有冥都火焰深藏孕；

吾等將他放入長圓空中的機器，深深填塞緊，

在他端之孔以火燃引，

他便膨脹而暴怒，有聲若雷鳴，

遠遠的，將一種凶惡的器械射入敵人之陣，

凡當去路的，將莫不被他擊倒，碎作紛紛，

彼時那敵衆，必疑我已把那唯一駭人的利箭

奪取自雷神。

我等這工程，費時當不永。

無用到天明，吾曹心願當能遂。

如今，你等須自振，莫使心中恐懼存；

大衆齊心協力，毋慮事難成，

更不可失望灰心。」

『他言至此竟；

這席話，使大衆蕭條的意興重萌。

沮喪的希望復醒。

一個個，盡皆驚歎那發明，

而忘卻他怎生便做發明人；

因凡事未經發見，大多心謂萬難能，

既經發見，便又似乎容易甚！

（但或者你這族類中人，

到將來惡意充盈，

便有的包藏禍心，

或感得惡魔的計付，

也創出類此的器械，爲禍人間的子孫，

藉以懲其戰鬥相殘的傾性。

彼時大衆齊自會場奔去從事那工程，

沒個稽留空議論；

數不盡的衆手齊擎；

不一刻，已將那天國之士撬開一大層，

見其下自然的原料，尙存胎裏未完成；

於中覺得硝磺的泡沫，衆乃將他攪混，

調製有妙法，配合亦均勻，

遂做成一種純黑的顆粒，運入庫中存。

一部分，開掘了暗伏的礦苗和石脈（

（原來地球上，也有這般的內臟（五）能尋，

藉把那機器，和破滅的飛丸並製成；

一部分，則把那觸火成災的導線準備也完竟。  
如是，當夜之視下，(三)不到天明，  
他們已密把功程盡做成，部署都齊整，  
靜悄悄周防謹慎，絕不露風聲。

「於是，當美麗的晨光已在東天現，  
那得勝之天使，盡皆興起不遲延，  
促裝晨號響彌天。

一霎時，便已武裝齊整金光閃，  
把輝煌隊伍整列齊全。

其他的，則自曙光映照的山巔四向看，  
使輕裝斥候，到各處各方尋檢，遙把敵蹤探，  
看他駐紮在何方，逃奔那一面，

抑或仍備戰，行蹤止或前。  
不一刻，便見他(三)漸近的旌旗招展，  
那隊伍舒緩卻剛堅。

於是嗟略咏中第一能飛的蘇斐兒(三)  
以最高速度忙飛轉，

如是大聲叫喊半空間——

「戰士們，速速整裝備戰，敵已在當前！  
我輩料他早已遁逃不敢戀，

誰知可省得我輩窮追這一天。  
今可不愁他再圖逃免，

爲的他此來隊伍密密雲般，  
又看他容顏慘淡，足見得意決心堅。

你們一個個，都把鑽石戎衣穩穩穿，  
兜盔將首牢牢掩，  
將圓盾平持或高舉，  
把捉須堅；  
因若我所猜果驗，  
則今日當不下紛紛微雨點，  
卻將有如颯火箭響連天。」

「他既這般告警，  
衆亦自皆警覺，更無滯頓，  
片時列隊都齊整，  
即便見秩序無紛，  
齊受整裝號令，列陣前行。  
無何見相去不遙程，

敵衆有如山壓，重步行相近，  
在一中空立體裏，曳着那惡魔的機械而行，  
周遭以重隊圍繞層層，  
藉把那狡謀藏隱。  
迨至兩軍見面，對立移時無動靜，  
已而撒但突在當頭現出身，  
便聽他如是大聲宣令——  
「前衛軍，將前線向左右兩邊分，  
好教那憎惡吾們的見個明，  
知我等求和心切甚，  
且亦胸懷坦率，準備歡迎，  
只消他樂受吾們的提議，而非相拒深：



卻無如這一層，也怕難包定。

雖然，天爲吾們作見證！

便在如今證個明！

看我等分所該爲，概然做盡。

你等，(五七)今於茲各有任命，

都須得依命而行，

輕輕地觸動吾們之所陳，

卻須得大聲兒，俾衆咸聞聽。」

「他這曖昧其詞的譏諷猶未竟，

那前線便已中開左右分，

向兩旁退卻紛紛。

於是我們發見其中有物新奇甚，

乃是三層列柱疊架在車輪，

鐵鑄銅鑲石斲成，

(爲的它甚似列柱之形，

抑或似中空物體，由山上林間砍斫的縱椽列

成，)

倘不見它張口獠獐對我等，(五八)

預兆虛空的休戰，(五九)難憑。

那物後，各有撒拉弗手搖點火的細條站定；

我等則躊躇未遽進，

凝神細審，詫異在中心。

但這爲時亦不永；

爲的突然間，大衆齊將那細條伸進，

在一狹小的火門觸動極溫文。

驀地裏，一片火光彌漫全天境，

倏又被濃煙掩罩變昏冥，

盡由那長頸的機關噴迸；

它那怒吼之聲，使空氣的全身臟腑齊遭震，

同時將彼腹內污邪積食噴，

便是鏈鎖的雷霆，鐵丸的雹陣，

盡對準那得勝之軍，擊來勢猛，

無論當初雙脚如磐石，

遭此的沒個立身能穩，

論千的倒仆紛紛，

大小精靈一齊滾，

披甲的更易先傾。

因若身無甲冑，則此輩體本虛靈，

可以急收縮，速抽身，閃避殊靈敏，

今則不得不散亂紛紜，逼取潰逃之徑，

而仍不足以弛其密陣。

試思若輩其時將奈何？

若還仍突進，

則不免又被擊回，傾覆再遭顏面損，

將益被輕視，而授敵人以笑柄，

因其時，已見另有成羣噬貉喙，

方準備把第二列巨雷轟迸；

又若即敗退休兵，

則若輩心中更難忍。

那撒但見此兩難情景，

便如是含讖帶諷語其羣——

「啊，朋友們，你看那驕橫得勝軍，(66)

當初來勢本兇猛，

卻緣何忽不前行？

想吾們開坦心胸共前線，準備歡迎，

願提條款說和平，

在我寧非仁至而義盡？

他卻忽變心飛遁，

頓起了非非之想，欲待要舞踏歡欣。

然而這舞踏，似不免輕佻過分；

殆以我願求和解，因而喜不勝。

但依我忖，倘教他再把吾們的提議聽，

結果多應易促成。」

「於是彼列以同樣譏嘲語氣將言進——

「首領，我等所陳條款勛兩本非輕，(67)

又且是內容結實，力量充盈，

果不出吾人料忖，

業教他全數稱心多數滾。(68)

誰曾接受的，勢不得不徹頭徹尾的了解。(69)

分明；

只因未了解，故更有這般贈品——

只看他步行不正，便是明徵。」

「如是，衆人更迭譏嘲心自喜，  
意興蓬蓬起，以爲勝利必在己；

心謂以彼所發明，與那「無敵威能」抗比，也

殊容易，(六四)

因覺其雷(六五)無足畏，

且當其衆(六六)佇立暫遲疑，

便對他全部譏嘲不已。

但他們佇立不多時，

被憤怒終於激起，

也因憤怒故，發見了一般兵器，(六七)

以之對付這鬼魔惡計，正自相宜。

啊，你看上帝威能真可奇；

他所付與諸天使，

是何等的奇能，何等的優異！

那時他們便拋卻手中兵器，身輕如電掣，

向羣山奔趨翔飛。

(原來地球上有所山谷高低，形形色色堪娛

勢，

也只自儀型天體。)

他們隨把羣山左右先搖曳，自根拔起，

並所載巖、崖、林、澗，也悉無遺，

便抓住那鞏確的山尖，舉起在手裏。

那叛衆見此情形，

自不免膽落心驚，

迨至近，見羣山之底朝天頂，

倏便把他們那萬惡的三列機關壓鎮，

並他們所有的「自信」(六)

也被這羣山的重量埋掩深深；

隨又侵及他們的本身，

便有巨大的山角峒嶙，

自空中沉沉拋下，落在他們的頭頂，

壓倒了那披甲的全軍。

他們的鎧甲，卻也無補毫分，

都被壓碎作紛紛，

向他們的本身蝕進，

因而痛楚難熬忍，

紛起了可慘的呻吟；

雖則精靈之體本至輕純，

卻也頗掙扎多時，脫不出這般拘禁；

原來本是至純體，

今則因犯罪，不復虛靈。

至若那殘賸之軍，(七)

則亦倣用這武器，忙把隣山拔自根。

於是半空中羣山鬪併，

往來投擲勢紛紛，

兩軍戰鬪在地基之下，山基之蔭。(八)

好一番堪悸的砢訇！

若以戰聲來比擬，當只似市井尋常競技聲；

駭人的混亂疊起層興。

那時諸天勢欲被破損，

行且全遭毀壞無完境；

只是那穩坐天庭聖所的萬能君，

早將此事通盤付，

本料到有此大紛爭，

卻放任而勿禁，

意欲使心中大願藉此而成，(七)

俾彼塗膏之子，得以報仇洩恨，榮譽加身，

而宣布一切權力移交他受領。

他於是對他寶座的繼承人，這般將話進：

「我的榮耀之光，我的愛寵之子；

我之神的存在不可見，在你面上顯示，

我以詔命而行的事業，在你手中可視；

你便是全能之次！

自從米迦勒率領衆精靈，

前往服馴不順命，

計我上天時刻，業有二日功程。

這其間，兩軍鬪勢殊凶險，

也是這般勁敵相逢所必然：

只因我任彼所爲，不加拘檢；

且你也當知，他們的創造，本皆平等無差間，

只除因犯罪，威能消滅——

這卻也未會明見，

爲的我，尙把其刑寬緩；

因此上，這場戰鬥，行且延長至無限，

終沒個解決時間。

你看這疲勞的戰爭，

業把戰爭能事做完成，

並已縱開紛亂的怒憤，

竟把山頭拔起作刀兵；

這形勢，足以造成荒亂在天庭，

且亦危及宇宙的全境。

如是者二日已去，第三日理應屬汝。(三)

因我已預爲你部署，

故爾至今熬忍住，

心欲你終止這場大戰膺榮譽，

也只因這事非你無能處。

我會把無量的恩惠威能，移栽在你身，

欲使天堂地獄，並知你能力無倫，

教你把這場禍亂終平定，

藉顯出，你值得爲萬物繼承人。(三)

繼承人，並將神聖膏塗作帝君。(三)

也是你權利所該應。

所以你便須行；

你靠着你父的威能，最有威能；

你將我的戰車登；

驅遣那震撼天基的迅疾輪；

將我的全軍率領；

帶同我的弓箭，雷霆，我全能的各樣刀兵，

結束你腰圍，健股上將刀拮緊；(五)

去追逐那些黑暗的兒孫，

將他驅出諸天境，

去到那無底的幽冥，

使於中學習慢神明，

並輕慢塗膏之王彌賽亞，如彼心情。」

「他言竟，把直接的光線全照在其子之身。

他則把乃父神情，

不可名言地盡在容顏反映；

於是那爲子的神靈這般將話應——

「啊，我父，啊，上天座位之至尊，

至初，至高，至善，至聖，

您常求榮耀您兒子，

我亦常求榮耀您，乃理所該應。(六)

您若心欣，宣言您心願以我而稱——

實則也只爲我的福幸——

我便認爲光榮，踴躍，全部的歡欣。

您給與權柄權能，我謹受領，

迨到您終於總齊了萬品，

我已永遠屬於您，

而您所愛的一切，也悉已屬我之身。(七)

那時我仍樂於交還這權柄。(八)



至於您所憎，則我亦懷恨，(六)

且能裝起您那種威嚴凜凜，

一如裝起您那和悅的神情，(七)——

我萬事都成您的影：

今不久，將仗着您的威能，

把那些叛逆的肅清出天境，

驅逐到爲他預備的禍崇宮廷，

去受幽冥的鎖繫，(八)不朽的蟲侵，(九)

都怪他不合叛離對您服從心，

而不知對您服從，便是全般的福幸。

到那時您的聖者們，無復奸邪廁混，(十)

遠離了不潔之境，

都將您的聖山環巨，

把至誠的哈喇囉(十一)對您謳吟，

至高的讚美曲對您歌詠，

而我居中爲首領。」

『他言罷，向王杖深深屈首，

便起自所坐光榮的右手；

於是第三日神聖的晨朝初透，

滿天盡已曙光浮。

那爲父之神的戰乘突然起走，聲若颶風颶，(十二)

三

閃出了濃烈火光，內外重輪而疊輳，(十三)

無待曳而走，自有本身靈氣能推轂，(十四)

卻有四噤嘮咂之象爲之護守。

那四像，各具奇形四面容，(九)

遍體與翼上，並嵌着眼目如星斗；(九)

車輪上，亦以綠玉裝成眼目形，(九)

而其間，則有火光閃透。(九)

當四像之首，有個水晶般徹朗的穹蒼，(九)

上把個青玉的座兒承受，(九)

乃係純琥珀所鑲成，

把雨後彩虹之形雕鏤。(九)

唯時聖子陸登這座上，

身披着天之全武裝，(九)

乃是輝耀的「烏陵」(九)所製，

非凡神器，異樣堅剛。

勝利坐其右，身插着鷓鷹的翅膀。

他身畔，掛着弧弓與箭囊，

箭囊裏，有三箭的雷霆穩貯藏；

從他身上，有濃煙怒噴，烈焰盪漾，

並有可怕的火花四放。(九)

他以千萬精靈隨從前往，(九)

勢焰遙遙可望；

復見有神之戰車二萬輛，

各半分行在兩廂，(九)

(這數目我係聞人講。)

彼時他，駕着噤嘮咂的翅膀，(九)

在那水晶模樣的穹蒼，

坐於青玉寶座上，

威儀甚壯，遐邇咸能瞻仰，

卻仍是自家隊伍先得見容光。

他們一見那天使揭來的輝耀高揚，

認是彌賽亞在天的兆象，(101)

一時驚喜都逾望。

於是米迦勒聽彼指揮，

立將散在兩翼的隊伍收回，

悉於頭目(102)下合成一隊。

唯時神聖的權威，把他前去的路途準備；

他下令，命那被拔的羣山悉歸原位；

衆聞聖聲親囑，莫不帖然歸；

於是天容仍復放光輝，

山谷間也花朵葳蕤，嫣然呈嫵媚。

「他那不幸的敵衆見此情狀，卻依然強項，

集合他們的兵力，仍欲舉兵叛抗，

誠不亮，使希望孕於絕望。

豈天上的精靈，也容得這般乖妄？

但亦有何朕兆，能信服傲慢的心腸，

抑又有何奇蹟，感化得頑強的迷罔？(103)

因此他們非特不覺悟，反爾更頑強，

目見他如此光榮，心殊快快，(104)

妬念隨而熾旺，

心懷着與彼競高的想望，

依然備戰氣昂昂，

冀得力攻或詐取，振起軍行，

終教父子二神受其創，

或寧瓦碎共淪亡；

故今當決戰之期已在望，

他們都不圖退卻，不願逃亡。

時則巍巍神子開言講，

如是告他左右衆戎行：——

『爾列聖，都作光輝行列靜立無稍紊；

爾武裝的衆天使，都在這方站定；(25)

今日係休寧，無須上戰陣。

爾等於戰事都已忠心，已得神嘉允，

業已爲他的正義而爭，心無所懼；

且爾之所行，如爾所稟受，不能尅勝。

唯彼萬惡黨徒的處罰，則屬他人，

這報復須由他自行，

或由他指定之人代彼施刑。(26)

今日之事，並未嘗委派多人，

更無須羣衆參加進；

爾等但須立於此，看我把神之震怒加彼蔑神

羣。

因彼所侮蔑，乃我而非你等，

卻又對我深懷嫉妬心，

凡彼之忿怒，皆因我而生；

都只爲那天國，權威，榮耀所歸的天父，(二〇九)

曾以光榮加我身。

因此故，他派我來對彼行刑，(二一〇)

庶得如他們的願心，

俾與戰陣上，來和我較量輸贏——

看勝利屬他全體，抑屬我孤身。

彼既凡事都憑氣力量分寸，

捨此外別無所競，

也不顧優於己尙有誰人，

故我也不能以他事(二〇九)和他比勝。」

「那聖子既已這般告語，

容顏上頓呈了恐怖，嚴厲不堪目觀，

滿胸懷盛怒，直向敵人而去。

突然間，那「四個」(二一〇)把星嵌的翼兒展布，

相連成影，森然可怖；(二一一)

那凶險的戰車，也便將輪鼓，

其聲若湍激洪潮，也若萬軍之步。

他，直向那大不敬的敵中驅去，

景象陰森如夜午。(二一二)

當那火焚的輪下，清火之天全震無寧處，(二一三)

唯有神之寶座巋然安固。(二一四)

不一刻，他便已身在敵軍中，

右手裏，握着雷霆一萬筒；

他將它拋向前衝，

使敵衆靈魂皆受痛；

一個個駭愕怔忡，

頓失了抵抗，頓失了猛勇，

手裏空持的兵器，也失落無蹤。

一時得座靈，撒拉弗，紛紛伏地不敢動，

他則把兵車轆送，

將那些乘盾，殘盔，以至帶盔的萬首，盡輾入輪

蹤；

那居輪下的，恨不得再被山頭埋種，

藉可當他這怒鋒。(二五)

復有那暴雨狂風似的怒箭，射在兩邊，

也一般的凶險，

發自那四面的「四個」，以多眼而著顯，

又發自同以多眼著顯的活輪間；

原來這兩件，乃屬一靈所貫串，(二六)

而各眼俱皆發電，

將毒火射至萬惡敵羣間，

致使他氣力凋孱，

本來元氣皆消殄，

落得個頹唐，力竭，煩惱，沉懸。

然而他所施之力猶未半，

雷攻僅半路，便教中斷；

爲的他意不在殲除，

只欲把他們自天放竄。

他所以，使那傾覆的重新立起，

有如穀糠的牛羊，聚成一隊，

迫逐令前行，中心威惴惴，

威凌並恐嚇，從後窮追，

直追至水晶牆下，(二七)天國邊陲；

那牆便自闢恢然，捲旋向內，

現出個通至「洪荒」的廣寬門隧。

衆見那光景恢奇，(二八)莫不駭然卻退，

卻又被後面追兵迫逐回；

於是，衆皆自天邊直墜；

後有無窮的怒火，直迫至無底坑中身受縛。

「地獄聽見這不堪入耳的聲音，

地獄看見全天跑出自天庭，

她也不勝驚駭，意欲逃奔；(二九)

而無如嚴厲的運命，

已將她的黑暗根基打得深，

已將她牢牢縛緊，她欲逃時不得行。

那敗衆，墮落了九日晨昏；

致迷亂的洪荒大震，

覺他們墮過自家的荒亂境，

其間混亂應須增十分；

這般的潰走，實將「毀滅」環繞自家身。

終則地獄大張吻，

將他們全部收留進，(二二〇)

然後將門復閉緊——

這地獄，是他們適宜的住境。

充滿着長燒之火難消泯，

乃是災殃共苦痛的家庭。

於是離災的天國大歡欣，

旋將牆上的裂罅修整，

仍合併，恢復原來的形景。

那唯一的勝者彌賽亞，既把敵人放擯，

乃駕兵車奏凱作歸程。

那列聖，當初旁佇默無聲，

作他這偉烈豐功的見證，

今悉歡呼前進，將彼歡迎；

當其以棕梠作傘，(二二一)結隊前行，

各輝煌的團體齊把凱歌吟，

又對他本身歌詠，頌之爲得勝之君，

尊之以聖子，聖嗣，聖主，各樣名稱，

謂是允宜掌柄，德合君臨。

他在這讚頌聲中，車騎通過中天境，

直入巍巍天父的宮禁；

天父當時高坐在天庭，

把光榮的地位交他受領；(二二二)

他到於今，仍在那幸福的右方坐穩。(二二三)

「如是，我已如你之請，



把人間之事喻天庭，

將人類所本難知，都對你詳言無隱——

天使因何不和睦，

天上因何起戰爭，

那從撒但作亂的野心者，又如何自致沉淪，——

也期你鑒前車，能警省。

那撒但，如今又嫉妬你的處境，

正圖謀將你誘引，也使背違神命，

庶和他一般剝奪了幸福，

而分受他的刑罰，與無限災禍；

這是他唯一的安慰，唯一報復的途徑，

因若得你和他陪伴受災刑，

便算他已侮蔑了至尊之命。

你須勿聽他的誘引，

並對你的弱者（三）也先告警；

我今告你這番叛命的處懲，

便是個可怕的榜樣，你聽後當能深省。

須知若輩地位本安穩，今則竟沉淪。

你今記取，毋犯天刑，慎哉其自懷。』

（二）指前卷之押比聲。

（三）希臘人以「時間」及「節序」為看守天門者，見荷馬

詩。又「薔薇紅指的朝晨」一語，在荷馬詩中亦屢見。

(三) 此上七行，可參看前卷第二十八節中。

(四) 「押比疊」之語意與「神之僕」適相符合。

(H) "better fight" 蓋「義戰」之意，聖經原譯「美好的

仗。」提摩太前書六之一二云：「你要爲眞道打那美好的

仗。」提摩太後書四之七云：「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了。」

(六) 詩篇六九之六——七：「以色列的上帝啊……我因你

的緣故受了辱罵。」希伯來書一一之二六：「他看爲基督

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六) 密爾頓認基督教之「正理」(right reason) 卽

「良心。」

(七) 但以理書一〇之二三：「忽然有一位大君中的一位米

迦勒來幫助我」註云：「大君，就是天使長。」同二十一節

云：「你們的大君米迦勒。」又同書十二之一：「那時保佑

你們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註云：「原文作「大

君。」又啓示錄一二之七：「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

(撒但) 戰爭。」

(六) 已見卷四註。

(五) 參看出埃及記一九之一六——一九。

(四) 創世記二之一九——二〇：「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

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

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動物，那就是他的名。那人便給

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此處「你」

謂亞當。

(一) 謂默念也。

(二) 此段爲押比疊心中默念之詞。意謂本質與形貌須能相

稱，而深怪撒但信實既虧，德性既敗，形容威勢尙無減於初

之可異。又以爲凡至敢膽大妄爲者，貌似剛強，而實則至弱，

故終必敗。

(三) 馬太三之九：「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

子孫來。』

(四)民數記一一之二三：『耶和華的膀臂豈是縮短了嗎？』

(五)此處「成功」，蓋反語。

(六)言己未卽下手者，意在對彼答語，因若不答，則押比疊又將以己爲理屈矣。

(七)撒但以爲背叛卽自由，忠信卽奴隸。

(八)希伯來書一之一四：『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爲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嗎？』

(九)自然卽神之聖業，故神之命令與自然之法則恆必一致。

(十)押比疊以爲事神非卽其奴性，唯被役使於叛逆者則爲奴性，因叛逆者乃自身之奴隸故。

(十一)地震的現象。

(十二) Hosanna，頌神詞也。

(十三)此項戰爭起時，地球尙未創造。

(十四)啓示錄一四之一八：『有一天使……是有權柄管火

的。』同一六之五：『我聽見掌管衆水的天使說……』同七之一：『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樹上。』是知諸天使有權役使四元行也。

(十三)四元行所單獨活動或組合活動之各部門的力，盡具備在天使之身。

(十四)天使的本來居境，卽天上。此言果使諸天使均各盡其能力以戰，則天上雖不必因之毀滅，亦必不得寧也。

(十五)此爲抽象品性之擬人化。四卷之末段云：『恐怖插翎毛，坐在他的冠上。』

(十六)「相衝道」(aspect of opposition)，謂星辰相互的方位成一百八十度角者；此等方位主人事之凶，故曰「不祥」。

(十七)耶利米書五〇之二五：『耶和華已經開了武庫，拿出他惱恨的兵器。』

(三〇) 鑿質本不知苦痛，因犯罪之故，鑿質不純，始知苦痛。參看後註。

(三一) 已見第一卷。

(三二) 烏烈兒已見卷三。彼時亞當未知發言者爲拉斐爾，故拉斐爾以第三人稱敘述已事。

(三三) 阿斯麻代伊 (Asmadai)，即阿斯摩第阿 (見卷四) 之別名，後爲拉斐爾所縛。

(三四) 亞得米勒 (Adramelech) 爲烏烈兒的對敵。列王下一七之三：『西法瓦音人用火燒焚兒女，獻給西法瓦音的神亞得米勒和亞拿米勒。』

(三五) 亞利伊勒 (Ariel)，義爲「神之獅」。此名見於聖經者一作地名 (以賽亞書二九之一)，一作人名 (以斯拉八之一六)。其被用爲魔鬼之名，自密爾頓始。

(三六) 亞略 (Arioch)，「猛獅」之義。見創世記一四之一及但以理書二之一四。

(三七) 勒米埃兒 (Ramiel)，有「神之高舉」之義，出處未詳。

(三八) 謂忠於天之精靈，見卷三註。

(三九) 謂叛逆之精靈。

(四〇) 夜。

(四一) 言本身的力量本無軒輊可分，只因兵器不齊，致有勝負。今若加精兵器，則至少可以不分勝負。

(四二) 尼斯洛 (Nisroch)，尼尼微 (Nineveh) 人所奉之神。見列王下一九之三七及以賽亞三七之三八。

(四三) Principalties，天使稱號，已見卷一註。

(四四) 謂彌賽亞。

(四五) 謂米迦勒等；以未犯罪，故不知苦痛，無所感受。

(四六) 謂須與較強的兵器相抵抗。

(四七) 言雖有勇武威能，以苦痛故，亦無川矣。

(四八) 謂撒但。

(四)謂人類。蓋拉斐爾已預料人類將來之罪惡。

(五)大礮初發明時以石爲彈。

(五)喻礦脈。

(五)原文 under conscious night, 直譯應爲「在知覺的夜之下」, 意謂彼等所爲夜皆知之。

(五)謂撒但。

(五)蘇斐兒 (Zophiel), 義爲「神之斥候」。

(五)「平持」遮身, 「高舉」掩首。

(五)此節故作曖昧語氣; 所謂「提議」, 所謂「所陳」, 並指礮擊而言。

(五)語其部下, 令即開礮。

(五)言若不見其「張口猙獰」, 則竟認爲列柱矣。

(五)「虛空」兩字寓有雙關之意, 謂其礮內空虛, 休戰之語亦空虛。

(六)此節盡屬嘲諷的暗語; 所謂「舞蹈」, 係嘲諷天使受砲

擊而奔逃。

(六)此節亦多暗語; 「條款」意謂礮擊。

(六)「滾」, 原文 stumble, 兼有「迷混」之義, 與上文

「稱心」(amuse) 但深淺不同。

(六)「了解」, 原文 understand, 亦含雙關之義; 明謂了解所陳之條款, 暗則作 stand firm (植立) 解。

(六)言以彼發明之大礮即上帝亦不難破。

(六)上帝之雷。

(六)上帝之衆。

(六)指後文之山。

(六)必勝之自信。

(六)撒但部下未被山壓之軍。

(七)此時羣山悉被舉起在頭頂, 故云。

(七)上帝欲以最後戰勝之榮譽留給聖子。

(七)創世記三之一五: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

們的脚跟。』蓋第二日爲撒但打碎基督脚跟之日，但第三日，則基督打碎撒但之頭。又基督之復活亦第三日事。

(七) 詩篇二之八：『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爲嗣（原譯基督），將地極賜你爲財產。』

(七) 詩篇四五之三：『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樂油膏你。』

(七) 詩篇四五之三：『大能者阿願你腰間佩刀。』

(七) 約翰一三之三——三二：『如今人子得了榮耀，上帝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上帝要因自己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的榮耀他。』又同書一七之一：『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七) 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八：『上帝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上帝在萬物之上，爲萬物之主。』

(七) 哥林多前書一五之二四：『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與父上帝。』

(七) 詩篇一三九之二一：『耶和華阿，恨惡你的，我豈不恨惡他們嗎？』

(八) 基督有時爲獅子，有時爲羔羊，見啓示錄五及六。

(八) 猶大書六：『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裏。』

(八) 以賽亞書六六之二四：『他們的蟲是不死的，他們的火是不滅的。』又馬可福音九之四八：『在那裏（地獄裏）蟲是不死的，火是不滅的。』

(八) 啓示錄一四之一……五：『我又觀看，見羔羊（基督）站在錫安山上，同他又有一十四萬四千人……他們在寶座前，並在四活物和衆長老前唱歌，彷彿是新歌……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八) Halleluah, 讚美耶和華之歌。

(八五)此下數行描寫神之戰車係以以西結書第一第十章爲根據。以西結書一之四：『我觀看，見狂風從北方颳來，隨着一朵包括閃爍火的大雲，周圍有光輝。』

(八六)以西結書一之一六：『四輪都是一個樣式，形狀和作法，好像輪中套輪。』又同書十之十，文同。

(八七)以西結書一之一九——二〇：『活物（嗒嚙啣）行走，輪也在旁邊行走，活物從地上升，輪也都上升。靈往那裏去，活物就往那裏去。活物上升，輪也在活物旁邊上升。因爲活物的靈在輪中。那些行走，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這些也站住。那些從地上升，輪也在旁邊上升。因爲活物的靈在輪中。』同書十之十六——十七，文同。

(八八)以西結書一之五——一〇：『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形像來。……他們……各有四個臉面。……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又十之十四文亦同。

(八九)以西結書一〇之一二：『他們全身連背帶手和翅膀，並輪周圍，都滿了眼睛。』

(九〇)以西結書一之一六：『輪的形狀和顏色，好像水蒼玉。』參看上註。

(九一)以西結書一之一三：『至於四活物的形像，就如燒着火炭的形狀，又如火把的形狀。火在四活物中間上去下來。這火有光輝，從火中發出閃電。』

(九二)同一之二二：『活物的頭以上，有穹蒼的形像，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鋪張在活物的頭以上。』

(九三)同一之二六：『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形像，彷彿藍寶石。』又出埃及記二四之一〇：『他們看見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如同天色明淨。』

(九四)同一之二八：『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形狀怎樣，周圍光輝的形狀也是怎樣。』

(五) 以弗所書六之一：『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六) 據出埃及記二八之三〇云：『又要將「烏陵」(Urim)

……放在決斷的胸牌裏。亞倫進到耶和華前面的時候，要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將以色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是似一種助人決斷的物質，但究為何物不可知。密爾頓此處，大約認為金剛石一類的物質。

(七) 詩篇一八之八：『從他鼻孔冒煙上騰，從他口中，發火焚燒，連炭也燒了。』又同書五〇之三：『我們的上帝要求，決不閉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滅，有暴風在他四圍大廳。』

(八) 猶大書一四：『看哪，主帶着他的千萬聖者降臨。』又申命記三三之二：『耶和華……從萬萬聖者中來臨。』

(九) 詩篇六八之一七：『上帝的車輦盈萬累千，主在其中，好像在四乃聖山一樣。』

(一〇) 詩篇一八之一〇：『他坐着嗒嗒嗒飛行。』又撒母耳

記下二二之一，文同。

(一〇) 馬太二四之三〇：『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一〇) 彌賽亞。

(一〇) 睽兆可使人警覺，奇蹟可啓人信心，但對於頑強者則皆無用。

(一〇) 約翰三之二〇：『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

(一〇) 出埃及記二四之一三——一四：『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站住……耶和華必為你們戰爭。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一〇) 羅馬書一二之一九：『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申命記三三之三：『伸冤報應在我。』詩篇九四之一：『耶和華

啊，你是伸冤的上帝。』

(一〇) 馬太六之一三：『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

(一〇) 約翰五之二二：『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



突與子。』

(109) 「他事」謂善與愛等。

(110) 兵車上的四個嘍囉。

(111) 以西結書一之九：『這四個活物的翅膀彼此相接。』

(112) 以黑夜爲偉大之形容，本伊利亞特一之四七。

(113) 約伯記二六之一：『天的柱子因他的叱咤（原譯

斥責）震動驚奇。』

(114) 詩篇一〇三之一九：『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

(115) 啓示錄六之一六：『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罷，

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忿怒。因爲

他們忿怒之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又路加二三之三〇：

『那時，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  
們。』

(116) 見前註八七。

(117) 天與洪荒界之界牆。

(118) 洪荒界之光景。

(119) 以賽亞書一四之九：『你下到陰間，陰間就因你震  
動。』

(120) 以賽亞書五之一四：『故此陰間……張了無限量的  
口，他們……都落在其中。』

(121) 棕梠爲勝利之象徵。約翰一二之一二——一三：『第  
二天有許多上來過節的人，聽見耶穌將到耶路撒冷，就拿  
着棕樹枝出去迎接他。』

(122) 提摩太前書三之一六：『被接在榮耀裏。』

(123) 希伯來書一之三：『他……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  
邊。』

(124) 彼得前書三之七：『你們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  
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